周傳中伸素

生

烈

蒙履

子子說子子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周生烈子

周生烈 纂
張澍鈔 輯

本館據二酉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周生烈子

周生烈子序

按魏志。周生烈。敦煌人。魏初徵士。裴松之注云。姓周生。名烈。陸德明經典釋文。字文逢。本姓唐。魏博士侍中。其說本之七錄。論語序疏作文逸。然敦煌實錄云。魏侍中周生烈。本姓唐。外養周氏。因爲姓。是又非複姓也。所著周生烈子。一名周生子。十六國春秋且渠茂虔永和五年。遣使如宋。表獻方物。並獻書一百五十四卷。內有周生子十三卷。卽是書也。隨志。周生子要論一卷。錄一卷。魏侍中周生烈纂。唐志儒家。周生烈子五卷。蓋已非茂虔所獻之原卷矣。意林引周生烈子四條。其自序略云。六蔽鄙夫敦煌周生烈。字文逸。張角敗後。天下潰亂。哀苦之閒。故著此書。目堯舜作幹植。仲尼作師誡云。余目其書皆讜言正論。雖賸羽殘柯。不忍弃也。輒錄存之。

周生烈子

魏博士侍中周生烈纂　武威張澍鈔輯

天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所以平者。心平也。心所以平者。衡平也。衡所以平者。銖兩平也。銖兩所以平者。豪釐平也。無所不均也。無所不平也。謂之太平。夫天之于物。無所偏以。君之散恩。無所內外。太平御覽。

心者衆智之門。要物皆求於心。太平御覽。

口者言之門。太平御覽。

夫忠謇、朝之把扒。正人、國之掃篲也。秉把執篲。除凶掃穢。國之福。主之利也。太平御覽。

舜嘗駕五龍以騰。唐衢武嘗服九駮以馳文塗。此上御也。困學紀聞。

居堯舜之位而不行唐虞之政者。猶反衣狐白。步牽騄耳。太平御覽。

桀紂是湯武之梯。秦項是大漢之階也。四逆不興。則三順不勝。太平御覽。

夫獵葉之風。不應八節。太平御覽。

行賞不洽。是春半生也。行罰不威。是秋半死也。半生之春。不洽于仁。半死之秋。不專于義。太平御覽。

傅子

傅玄撰

本館據聚珍版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重輯傅子序

隋志雜家。傅子百二十卷。晉司隸校尉傅玄撰。舊新唐志同。晉書本傳。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少時避難於河內。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別。名爲傅子。爲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幷文集百餘卷。行於世。案百四十首。而百二十卷者。或原有缺篇。或數篇合卷。今莫能詳。宋初文集亡。而傅子尙有殘本。崇文總目。僅五卷二十三篇。陳詩庭言。今本十二篇。又佚十一篇。此後不復著錄。乾隆中始從永樂大典。寫出二十三篇。俱有篇名。幷無篇名者六條。蓋卽宋時二十三篇之節錄本。又寫出文選注、御覽、諸子、瓊林、三十六條。合爲一卷。卽今世所行聚珍本也。嘉慶庚午歲。余以唐魏徵羣書治要所載。二十四篇。校補大典本。多出二千五百許字。益以藝文類聚之釋法。北堂書鈔之大本。得二十八篇。又從三國志裴松之注。寫出六千三百餘字。廣爲二卷。至乙亥歲。余校意林。知道藏本差善。然多羼越。以各書互證。知意林所載傅子。皆楊泉物理論也。所載徐幹中論。僅前二條。又半條是中論。其第三條之下半條。及第四條。乃傅子也。所載物理論。僅前四條。是物理論。其第五條。至第九十七條。皆傅子也。其第九十八條至末。乃中論也。余旣作意林考正一卷。手寫數過。頗得傅子端緒。遂徧蒐各書。所引見得佚文數百條。重加排比。以治要大典等書整篇爲二卷。以各書所載。

依意林九十五事。次第類附而閒廁之。爲補遺二卷。合爲四卷。或尙有遺漏。後之人隨見隨補可也。或問補遺與前二卷。小有重複。竊恐未安。曰。補遺就意林。欲見傅子原次目。合而編之。請俟來哲。又問傅子爲內外中篇。有四部六錄。云何區別。曰內篇。撰論經國九流。外篇。三史故事。評斷得失。中篇。魏書底本。而以自敍傳終焉。四部六錄莫考。崇文總目。作四篇無錄。蓋誤。丙子歲正月三日。烏程嚴可均謹序。

例言

傅子之書。自聚珍板印行後。各家紛紛訂補。相傳有光澤何氏治運。傅子後定本。有歙程氏瑤田。修辭餘鈔本。有金山錢氏熙祚。刻入指海三卷本。有歸安楊氏鳳苞輯本。有烏程嚴氏可均輯本。有海寧錢氏保塘輯本。惟錢本已刻。嚴本初僅傳鈔。繼而烏程蔣凝。以嚴氏所纂全上古至南北朝文編目錄。校寫付梓。內亦載所輯傅子全目。今則粵東已將文編刻成。傅子亦仍附刻其中。至此外各本。已久不傳。以現存之嚴錢兩本核之。嚴本體例既精。搜羅又復詳備。故是本悉依其式。其爲嚴本所漏採者。逐條捱次補入。均於當條注明。以清眉目。

嚴本以有篇題者。依羣書治要次序。編列於前。錢本亦同。分爲二卷。餘則逐條類附。標曰補遺。亦分二卷。今於整篇者。仍照嚴式。其從各書所採之佚文。既多出十餘條。而各段各句之注文。又詳細添載。因而篇頁增多。故依崇文總目所稱。統編爲五卷。而改補遺爲闕題。亦不敢如錢本之妄分紀傳序論等目。致貽武斷之譏。

嚴本體例。有已見於整篇。又見於補遺者。或語無異同。或字有增減。雖依類各歸。然究涉煩複。茲於整篇既有之文。卽在當條下注明。或某書引同。或某書引多某字。或某書引少某句。一見之餘。不更重出。非妄

圖夫省便。實效法於點煩。

嚴本似因編定後。未及覆校。故摭拾既繁。不免偶有蹐駁。或亦有出於鈔胥筆誤之處。其無關宏旨者。悉爲隨手校改。惟其間引御覽八百六十九。管寧之遼東而歸也一條。於又無火燼下。忽接一門人忿然曰。至當得鑽火具云云。語氣並不接聯。考之御覽。亦無此三十二字。初疑嚴氏據有別本。及詳細勘閱。始知門人云云。乃御覽引笑林文。蓋管寧條無火燼三字。適在此紙之末。其下尚有一葉。嚴氏所見之本。當係偶缺此紙。採錄時未及檢視。致誤以下葉笑林之文。誤聯於此。雖業據鮑刻御覽。詳爲改正。第嚴本現既傳刻。尚仍沿譌。故爲標識於此。非敢撟後賢之短。聊以釋後人之疑。

嚴本之較錢本爲勝者。非僅引据詳博。卽所採之書。亦皆佳槧舊鈔。觀於錢本自注。其所見北堂書鈔。祇有明人陳禹謨刊本。他可知已。茲因讐校嚴本。故亦不敢因陋就簡。凡可以資攜撫者。借人閱市。均擇精善之本。其書鈔係陽湖孫氏所藏明鈔本。卽經嚴氏所手校。故字句與陳刻本之删節不完者。大有異同。并爲標明。聊示搜訪之苦心。不同稗販之無據。錢氏因不見鈔本書鈔。故於嚴氏所採之大本篇。竟疑爲禮樂篇之異稱。其輯本亦遂失採是文。今考鈔本書鈔第十七卷。明引傅元大本。有象天地以立制六字。與類聚五十四。引傅元釋法篇。標題相同。則傅子有大本篇。嚴說自屬可信。

嚴氏傅子序略有云。余校意林。以各書互證。知意林甚麤越。凡所載傅子。皆物理論。所載中論。僅前二條。又半條。是中論。其三條之下半條。及第四條。乃傅子。所載物理論。僅前四條。是物理論。第五條至第九十

七條。皆傅子。第九十八條至末。乃中論等語。茲考聚珍本意林。載傅子。將物理論羼越其間者。僅五條。餘則唐子五條。秦子卞子各一條。載中論十六條。無所謂第三條之下半條。及第四條。乃傅子。錢氏云。嚴說。蓋據明嘉靖本言之。今官本已更正。載物理論。凡八十三條。錢氏誤云八十條。而嚴氏所云。第五條至九十七條。及九十八條至末之說。條數多寡。又大相徑庭。錢氏云。九字或係七字之誤。其中必有舛錯。未得嚴氏意林考正本互勘。不敢懸斷。特附誌於此。以待博識者是正焉。

傅子目錄

正心　仁論
義信　通志
舉賢　重爵祿
禮樂　貴教
檢商賈　校工
戒言　假言
問政　治體
授職　官人
曲制　信直
矯違　問刑
安民　法刑
平役賦　鏡總敍

附錄四十八條

臣等謹案傅子晉司隸校尉鶉觚子北地傅元撰晉書本傳稱元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別名爲傅子爲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行世元初作內篇成以示司空王沈沈與元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于往代其爲當時所重如此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皆載有傅子一百二十卷是唐世其書尚完至宋而崇文總目所錄止存二十三篇較之原目已亡一百一十七篇故宋藝文志僅載有五卷其後惟尤袤遂初堂書目尚見其名至元明以後藏書家遂絕無著錄者蓋傳本久佚世所見者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所引寥寥數條而已今檢永樂大典中散見頗多且所標篇目咸在謹采掇裒次得文義完具者十有二篇曰正心曰仁論曰義信曰通志曰舉賢曰重爵祿曰禮樂曰貴教曰檢商賈曰校工曰戒言曰假言又文義未全者十二篇曰問政曰治體曰授職曰官人曰曲制曰信直曰矯違曰問刑曰安民曰法刑曰平役賦曰鏡總敍篇目視崇文總目較多其一疑問刑法刑本一篇而永樂大典誤分爲二其宋志五卷原第已不可攷謹依文編綴總爲一卷其有大典失載篇目及他書所徵引者復蒐輯得四十餘條當卽前篇闕佚之文顧未敢以意附會則別爲附錄繫之于後晉代子家今傳于世者惟張華博物志干寶搜神記葛洪抱朴子嵇含草木狀戴凱之竹

譜尙存。然博物志。搜神記。皆經後人竄改。已非原書。草木狀、竹譜。記錄瑣屑。無關名理。抱朴子又多道家詭誕之說。不能悉軌于正。獨元此書。所論皆關切治道。闡啓儒風。精意名言。往往而在。以視論衡昌言。皆當過之。惜其全本。世已無存。而殘編斷簡。收拾于缺爛之餘者。尙得以攷見其什一。是亦可爲寶貴也。乾隆三十九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臣紀　昀

侍讀臣陸錫熊

纂修官中書臣徐步雲

傅子目錄

卷一

治體
官人
舉賢
授職
校工
檢商賈
仁論
義信
禮樂
法刑
重爵祿

卷二

平賦役
貴教
戒言
正心
通志
曲制
安民附錄一條
問政
問刑
釋法
信直
矯違附錄一條
假言

大本
宮室
鏡總敍
卷三
闕題一百三十七條
卷四
闕題五十五條
卷五
馬先生傳
焦先傳
朱生傳
何曾荀顗傳論
傅燮傳
傅幹傳

傅子目錄

傅巽傳
傅嘏傳
自敍

傅子

晉 傅玄 撰

正心篇

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國家。國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彌近。而所濟彌遠。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正心之謂也。心者。神明之主。萬理之統也。動而不失正。天下可感。而況于人乎。況于萬物乎。夫有正心。必有正德。以正德臨民。猶樹表望影。不令而行。大雅云。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也。有邪心必有枉行。以枉行臨民。猶樹曲表而望其影之直也。若乃身坐廊廟之內。意馳雲夢之野。情繫曲房之娛。臨朝宰事。心與體離。情與志乖。形神且不相保。孰左右之正乎。忠正仁理存乎心。則萬品不失其倫矣。禮度儀法存乎體。則遠邇內外。咸知所則象矣。古之君子。修身治人。先正其心。自得而已矣。夫能自得。則無不得矣。苟自失。則無不失矣。無不得者。治天下有餘。故否則保身居正。終年不失其和。達則兼善天下。物無不得其所。無不失者。營妻子不足。故否則是己非人。而禍逮乎其身。達則縱情用物。而殃及乎天下。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樂其和者。自得也。秦始皇築

長城之基以爲固。禍機發于左右者。自失也。夫挾邪心以虐用天下。則左右不可保。亡秦是也。秦之虐君。目玩傾城之色。天下男女。怨曠而不肯恤也。耳淫亡國之聲。天下大小。哀怨而不知撫也。意盈四海之外。口窮天下之味。宮室造天而起。萬國爲之憔瘁。猶未足以逞其欲。惟不推心以況人乎。故用是人如用草芥。使用人如用己。惡有不得其性者也。古之達治者。知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故先正其心。其心正于內。而後動靜不妄。動靜不妄。以率天下。而後天下履正。而咸保其性也。斯遠乎哉。求之心而已矣。

仁論篇

古之仁人。推所好以訓天下。而民莫不尙德。推所惡以誡天下。而民莫不知恥。或曰。恥者其至者乎。曰未也。夫至者。自然由仁。何恥之有。赴谷必墜。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穽必陷。失道必沈。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愼乎所不察。不聞大論。則志不宏。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思唐虞于上世。瞻仲尼于中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相伯夷于首陽。省四皓于商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恥也。存張騫于西極。念蘇武于朔垂。而知懷閭室者之足鄙也。析斯類也。無所不至矣。德比于上。欲比于下。德比于上。故知恥。欲比于下。故知足。恥而知之。則聖賢其可幾。知足而已。則固陋其可安也。聖賢斯幾。況其慝乎。固陋斯安。況其爲侈乎。是謂有檢。純乎純哉其上也。其次得概而已矣。莫匪概也。漸其概。苟無邪斯可矣。君子內省其身。怒不亂德。善不亂義也。

子方惠及于老馬。西巴不忍而放麑。皆仁之端也。推而廣之。可以及乎遠矣。案此另是一條。與上不相屬。舊本惟此數語。疑上下尚有脫文。

義信篇

蓋天地著信。而四時不悖。日月著信。而昏明有常。王者體信。而萬國以安。諸侯秉信。而境內以和。君子履信。而厥身以立。古之聖君賢佐。將化世美俗。去信須臾。而能安上治民者。未之有也。象天則地。履信思順。以壹天下。此王者之信也。據法持正。行以不貳。此諸侯之信也。言出乎口。結乎心。守而不移。立其身。此君子之信也。講信修義。而人道定矣。君不信以御臣。臣不信以奉君。父不信以教子。子不信以事父。夫不信以遇婦。婦不信以承夫。則君臣相疑于朝。父子相疑于家。夫婦相疑于室。大小溷然而懷姦謀。上下紛然而競相欺。人倫于是亡矣。夫信由上結者也。故人君以信訓其臣。則臣以信忠其君。父以信誨其子。則子以信孝其父。夫以信遇其婦。則婦以信順其夫。上秉常以化下。下服常以應上。其不化者。百未有一也。夫爲人上。竭至誠開信以待下。則懷信者。歡然而樂進。不信者。赧然而迴意矣。老子不云乎。信不足焉者。有不信也。故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思不信。況本無信者乎。先王欲下之信也。故示之以款誠。而民莫欺其上。申之以禮教。而民篤于義矣。夫以上接下。而以不信隨之。是以日夜見災也。周幽以詭烽滅國。齊襄以瓜時致殺。非其顯乎。故禍莫大于無信。無信則不知所親。不知所親。則左右盡己之所疑。況天

下乎。信者亦疑。不信亦疑。則忠誠者。喪心而結舌。懷姦者。飾邪以自納矣。此無信之禍也。

通志篇

夫能通天下之志者。莫大乎至公。能行至公者。莫要乎無忌。心惟至公。故近者安焉。遠者歸焉。枉直取正。而天下信之。惟無忌心。故進者自盡。而退不懷疑。其道泰然。後浸潤之譖。不敢干也。虞書曰。闢四門。則天下之人。樂爲之視矣。達四聰。則天下之人。樂爲之聽矣。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能不逆之也。苟有所逆。衆流不至者多矣。衆流不至者多。則無以成其深矣。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有公道必有公制。丹朱、商均、子也。不肖。堯、舜、黜之。管叔、蔡叔、弟也。爲惡。周公誅之。苟不善。雖子弟不赦。則于天下無所私矣。鯀亂政。舜殛之。禹聖明。舉用之。戮父而授其子。則于天下無所枉矣。石厚子也。石碏誅之。冀缺讎也。晉侯舉之。是謂公道。夫在人上。天下皆爲之用。無遠無近。苟所懷無遠無近。死命可致也。惟患衆流異源。清濁不同。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離疏黨別。上之人。或有所好之流獨進。而所不好之流退矣。通者一而塞者萬。則公道廢而私道行矣。于是天下之志。塞而不通。欲自納者。因左右而達。則權移左右。而上勢分矣。昧于利者。知趣左右之必通。必變業以求進矣。昧于利者。案此句。與上文昧于利者句。疑俱有舛誤。變業而黨成。正人守志而日否。則雖見者盈庭。而上所聞實寡矣。外倦于人。而內寡聞。此自閉之道也。故先王之教。進賢者爲上賞。蔽賢者爲上戮。順禮者進。逆法者誅。設誹謗之木。容狂狷之士。任公而去私。內恕而無忌。是謂公制也。公道行。則天下

之志通。公制立。則私曲之情塞矣。凡有血氣。苟不相順。皆有爭心。隱而難分。微而害深者。莫甚于言矣。若人者。將和衆定民。而殊其善惡。以通天下之志者也。聞言不可不審也。聞言未審。而以定善惡。則是非有錯。而飾辯巧言之流起矣。故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聽言必審其本。觀事必校其實。觀行必考其迹。參三者而詳之。近少失矣。問曰。漢之官制。皆用秦法。秦不二世而滅。漢二十餘世而後亡者。何也。答曰。其制則同。用之則異。秦任私而有忌心。法峻而惡聞其失。任私則遠者怨。有忌心則天下疑。法峻則民不順之。惡聞其失。則過不上聞。此秦之所以不二世而滅者也。漢初入秦。約法三章。論功定賞。先封所憎。無忌也。雖網漏吞舟。而百姓安之者。能通天下之志。得其略也。世尚寬簡。尊儒貴學。政雖有失。能容直臣。簡則不苟。寬則衆歸之。尊儒貴學。則篤于義。能容直臣。則上之失。不害于下。而民之所患上聞矣。自非聖人。焉能無失。而能改則所失少矣。心以爲是。故言行由之。其或不是。不自知也。先王患人之不自知其失。而處尊者。天下之命存焉。順之則生。逆之則死。順而無節則諛。進逆而畏死則直道屈。明主患諛己者衆。而無由聞失也。故開敢諫之路。納逆己之言。苟所言出于忠誠。雖事不盡是。猶歡然受之。所以通直言之塗。引而致之。非爲名也。以爲直言不聞。則己之耳目塞。耳目塞于內。諛者順之于外。此三季所以至亡。而不自知也。周昌比高祖于桀紂。而高祖託以愛子。周亞夫申軍令。而太宗爲之不驅。朱雲折檻。辛慶忌叩頭流血。斯乃寬簡之風。漢所以歷年四百也。

舉賢篇

賢者。聖人所與共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舉賢爲急。舉賢之本。莫大正身而一其聽。身不正。聽不一。則賢者不至。雖至不爲之用矣。古之明君。簡天下之良才。舉天下之賢人。豈家至而戶閱之乎。開至公之路。秉至平之心。執大象而致之。亦云誠而已矣。夫任誠天地可感。而況于人乎。傅說巖下之築夫也。高宗引而相之。呂尚屠釣之賤老也。文武尊而宗之。陳平項氏之亡臣也。高祖以爲腹心。四君不以小疵忘大德。三臣不以疏賤而自疑。其建帝王之業。不亦宜乎。文王內舉周公旦。天下不以爲私其子。外舉太公望。天下稱其公。周公誅弟而典刑立。桓公任讎而齊國治。苟其無私。他人與骨肉。其于誅賞。豈二法哉。惟至公然後可以舉賢也。夏禹有言。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因斯以談。君莫賢于高祖。臣莫奇于韓信。高祖之在巴漢困矣。韓信去楚而亡窮矣。夫以高祖之明。困而思亡士。信之奇才。窮而願進。其相遭也。宜萬里響應。不移景而將相可取矣。然信歸漢。歷時而不見知。非徒不見知而已矣。又將案法而誅。向不遇滕公而誅之。則身不免于戮死。不值蕭何。則終不離于亡命。幸而得存。固水濱之餓夫。市中之怯子也。又安得市人可驅而立半天下之功也哉。蕭何一言。而不世之交合。定頃之功立。豈蕭何知人之明。絕于高祖。而韓信求進之意。曲于蕭何乎。尊卑之勢異。而高下之處殊也。高祖勢尊而處高。故思進者難進。蕭何勢卑而處下。故自納者易納。然則居尊高之位者。其接人之道固難。而在卑下之地者。其相知之道固易矣。昔世知居

上取士之難。故虛心而下聽。知在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舜之舉皐陶難。得皐陶。致天下之士易。湯之舉伊尹難。得伊尹。致天下之士易。故舉一人而聽之者。王道也。舉二人而聽之者。霸道也。舉三人而聽之者。僅存之道也。聽一人何以王也。任明而致信也。聽二人何以霸也。任術而設疑也。聽三人何以僅存也。從二人而求一也。明主任人之道也專。致人之道也博。任人之道專。故邪不得間。致人之道博。故下無所壅。任人之道不專。則讒說起而異心生。致人之道不博。則正途塞而良材屈。使舜未得皐陶。湯未得伊尹。而不求賢。則上下不交。而大業廢矣。既得皐陶、伊尹。而又人人用耳目。是代大匠斲也。君臣易位。勞神之道也。今之人或抵掌而言。稱古多賢忠。患世無人。退不自三省。而坐誣一世。豈不甚耶。夫聖人者。不世而出也。賢能之士。何世無之。何以知其然。舜興而五臣顯。武王興而九賢進。齊桓之霸。管仲爲之謀。秦孝之強。商君佐之以法。欲王則王佐至。欲霸則霸臣出。欲富國強兵。則富國強兵之人。往求無不得。唱無不和。是以知天下之不乏賢也。顧求與不求耳。何憂天下之無人哉。

重爵祿篇

爵祿者。國柄之本。而富貴之所由。不可以不重也。然則爵非其德不授。祿非其功不與。二教既立。則良士不敢以賤德受貴爵。勞臣不敢虛干爵祿之制乎。然則先王之用爵祿。不可謂輕矣。夫爵者位之級。而祿者官之實也。級有等而稱其位。實足利而周其官。此立爵祿之分也。爵祿之分也定。必明選其人。而重用

之。德貴功多者。受重爵大位。厚祿尊官。德淺功寡者。受輕爵小位。薄祿卑官。厚足以衞宗黨。薄足以代其耕。居官奉職者。生而食于人。不敢以私利經心。既受祿于官。而或營私。則公法繩之于上。而顯議發之于下矣。是以仁讓之教存。廉恥之化行。貪鄙之路塞。嗜欲之情滅。百官各敬其職。大臣論道于朝。公議日興。而私利日廢也明矣。必善制而後致治。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欲治其民而不省其事。則事繁而職亂。知省其職。而不知節其利、厚其祿也。則下力既竭。而上猶未供。薄其祿也。則吏競背公利而營私利也。此教之所以必廢而不行也。凡欲爲治者。無不欲其吏之清也。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猶渾其源。而望其流之潔也。知所以致清。則雖舉盜跖。不敢爲非。不知所以致清。則雖舉夷叔。必犯其制矣。夫授夷叔以事。而薄其祿。近不足以濟其身。遠不足以及室家。父母餓于前。妻子餒于後。不營則骨肉之道虧。營之則奉公之制犯。骨肉之道虧。則怨毒之心生。仁義之理衰矣。使夷叔有父母存。無以致養。必不採薇于首陽。顧公制而守死矣。由此言之。吏祿不重。則夷叔必犯矣。夫棄家門。委身于公朝。榮不足以庇宗人。祿不足以濟家室。骨肉怨于內。交黨離于外。仁孝之道虧。名譽之利損。能守志而不移者鮮矣。人主不詳察。聞怨興于內。而交離于外。薄其名必將黜其身矣。家困而身黜。不移之士。不顧私聞之怨。不憚遠近之謫。死而後已。不改其行。上不見信于君。下不見明于俗。委死溝壑。而終莫之能知也。豈不悲夫。天下之人。知爲清之若此。則改行而從俗矣。清者化而爲濁。善者變而陷于非。若此而能以致治者。未之

有也。

禮樂篇

傅子曰。能以禮教興天下者。其知大本之所立乎。夫大本者。與天地並存。與人道俱設。雖蔽天地。不可以質文益損變也。大本有三。一曰君臣。以立邦國。二曰父子。以定室家。三曰夫婦。以別內外。三本者立。則天下正。三本不立。則天下不可得而正。天下不可得而正。則有國家者亟亡。而立人之道廢矣。禮之大本。存乎三者。可不謂之近乎。用之而蔽天地。可不謂之遠乎。由近以知遠。推己以況人。此禮之情也。商君始殘禮樂。至于始皇。遂滅其制。賤九族。破五教。獨任其威刑酷暴之政。內去禮義之教。外無列國之輔。日縱桀紂之淫樂。君臣競留意于刑書。雖荷戟百萬。方石城造。案此句疑有舛誤。子已死于外矣。胡亥不覺二年而滅。無盡忠効節之臣。以救其難。豈非敬義不立。和愛先亡之分也哉。禮義者。先王之藩衛也。秦廢禮義。是去其藩衛也。夫齋不貲之寶。獨宿于野。其爲危毀。甚于累卵。方之于秦。猶有泰山之安。易曰。上慢下暴。盜思伐之。其秦之謂乎。

貴教篇

虎至猛也。可威而服。鹿至麤也。可教而使。木至勁也。可柔而屈。石至堅也。可柔而用。況人含五常之性。有善可因。有惡可攻者乎。人之所重。莫重乎身。貴教之道行。士有仗節成義。死而不顧者矣。此先王因善教

義。因義而立禮者也。因善教義成而禮行。因義立禮設而義通。若夫商、韓、孫、吳。知人性之貪得樂進。而不知兼濟其善。于是束之以法。要之以功。使天下惟力是恃。惟爭是務。恃力務爭。至有探湯赴火而忘其身者。好利之心獨用也。懷好利之心。則善端沒矣。中國所以常制四夷者。禮義之教行也。失其所以教。則同乎夷矣。失其所以同。則同乎禽獸矣。不惟同乎禽獸。亂將甚焉。何者。禽獸保其性然者也。人以智役力也。以智役力而無教節。是智巧日用。而相殘無極也。相殘無極。亂孰大焉。不濟其善。而惟力是恃。其不大亂幾希耳。人之性避害從利。故利出于禮讓。則修禮讓。案原本無則修禮讓句。據下文知是脫誤。今增。利出于力爭。則任力爭。修禮讓則上安下順。而無侵奪。任力爭。則父子幾乎相危。而況于悠悠者乎。

檢商賈篇

夫商賈者。所以沖盈虛。而權天地之利。通有無。而一四海之財。其人可甚賤。而其業不可廢。蓋衆利之所死。而積僞之所生。不可不審察也。古者。民樸而化淳。上少欲而下尠僞。衣足以暖身。食足以充口。器足以給用。居足以避風雨。養以大道。而民樂其生。敦以大質。而下無逸心。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化淳也。暨周世殷盛。承變極文。而重爲之防。國有定制。下供常事。役賦有常。而業不廢。君臣相與一體。上下譬之形影。官恕民忠。而恩侔父子。上不徵非常之物。下不供非常之求。君不索無用之寶。民不鬻無用之貨。自公侯至于皂隸僕妾。尊卑殊禮。貴賤異等。萬機運于上。百事動于下。而六合晏如者。分數定也。夫神

農正其綱。先之以無欲。而咸安其道。周綜其目。壹之以中正。而民不越。及秦。亂四民而棄本業。苟且一切之風起矣。于是士樹姦于朝。賈窮僞于市。臣挾邪以罔其君。子懷利以詐其父。一人唱欲。而億兆和。上逞無厭之欲。下充無極之求。都有專市之賈。邑有傾世之商。商賈富半公室。農夫伏隴畝而墜溝壑。上愈增無常之好。以徵于下。下窮死而不知歸。農末流濫溢而本源竭。纖靡盈市而穀帛罄。其勢然也。古者。言非典義。學士不以樂心。事非田桑。農夫不以亂業。器非時用。工人不以措手。物非世資。商賈不以過市。士思其訓。農思其務。工思其用。賈思其常。是以足用而不匱。故一野不如一市。一市不如一朝。一朝不如一用。一用不如上息。欲上息欲上息欲而下反眞矣。不息欲于上。而欲求下之安。此猶縱火焚林。而索原野之不彫瘁。難矣。故明君止欲而寬下。急商而緩農。貴本而賤末。朝無蔽賢之臣。市無專利之賈。國無擅山澤之民。一臣蔽賢。則上下之道壅。一商賈利。則四方之資困。民擅山澤。則幷兼之路開。而上以無常役下。賦物非民所生。而請于商賈。則民財日暴賤。民財暴賤。而非常暴貴。非常暴貴。則本竭而末盈。末盈本竭。而國富民安者。未之有也。

校工篇

天下害莫甚于女飾。上之人不節其耳目之欲。殫生民之巧。以極天下之變。一首之飾。盈千金之資。婢妾之服。兼四海之珍。縱欲者無窮。用欲者有盡。以有盡之力。逞無窮之欲。此漢靈之所以失其民也。上欲無

節。衆下肆情。淫奢並興。而百姓受其殃毒矣。嘗見漢末，一筆之柙。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發以翠羽。此筆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兎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踐雕玉之履。由是推之。極靡不至矣。然公卿大夫。刻石爲碑。鐫石爲虎。碑崇僞（案此句疑有脫誤）陳于三衢。妨功喪德。異端並起。衆邪之亂正若此。豈不哀哉。夫經國立功之道有二。一曰息欲。二曰明制。欲息制明。天下定矣。

戒言篇

上好德則下修行。上好言則下飾辯。大僞起焉。此必然之徵也。德者難成而難見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悅者也。先王知言之易。而悅之者衆。故不尙焉。不尊賢尙德。舉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悅取人。則天下之棄德飾辯。以要其上者。不尠矣。何者。德難爲而言易飾也。夫貪榮重利。常人之性也。上之所好。榮利存焉。故上好之。下必趣之。趣之不已。雖死亡不避也。先王知人有好善尙德之性。而又貪榮而重利也。故貴其所尙。而抑其所貪。貴其所尙。則禮讓興。抑其所貪。則廉恥存。夫榮利者。可抑而不可絕也。故明爲顯名高位。豐祿厚賞。使天下希而慕之。不修行崇德。則不得此名。不居此位。不食此祿。不獲此賞。此先王立教之大體也。夫德修之難。不積其實。不成其名。夫言撰之易。合所悅而大用。修之不久。所悅無常。故君子不貴也。

假言篇

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萬物。聖人至能。不能一檢而治百姓。故以異政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者。

聖人之治也。既得其道。雖有詭常之變。相害之物。不傷乎治體矣。夫水火之性相滅也。善用之者。陳釜鼎乎其間。煮之而能兩全其用。無害也。五味以調。百品以成。天下之物。爲木火者多矣。若施釜鼎乎其間。則何憂乎相害。何患乎不盡其用也。

問政篇

劉子問政。傅子曰。政在去私。私不去則公道亡。公道亡。則禮教無所立。禮教無所立。則刑罰不用情。刑罰不用情。而下從之者。未之有也。夫去私者。所以立公道也。惟公然後可正天下也。善爲政者。天地不能害也。而況于人乎。堯水湯旱。而民菜色。猶太平也。不亦美乎。晉饑吳懈。而爲秦越人且害之。而況于天下乎。

治體篇

治國有二柄。一曰賞。二曰罰。賞者。政之大德也。罰者。政之大威也。人所以畏天地者。以其能生而殺之也。爲治審持二柄。能使生殺不妄。則威德與天地並矣。

授職篇

夫裁徑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帛形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徑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況帝王之佐。經國之任。可不審擇其人乎。夫搆大廈者。先擇匠。然後簡材。治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定民。大匠搆屋。必大材爲棟梁。小材爲榱橑。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棄也。非獨屋有棟

梁。國家亦然。大德爲宰相。此國家之棟梁也。審其棟梁。則庶官無曠。天工時敘矣。

官人篇

世質則官少。世文則吏多。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百。殷二百。周三百。

曲制篇

天下之福。莫大于無欲。天下之禍。無大于不知足。無欲則無求。無求者。所以成其儉也。不知足者。則物莫能盈其欲矣。

信直篇

古之賢君。樂聞其過。故直言得至以補其闕。古之忠臣。不敢隱君之過。故有過者。知所以改。其或不改。以死繼之。不亦至直乎。至矣哉。季文子之事君也。使惡人不得行境內。況在其君之側乎。推公心而行直道。有臣若此。其君希陷乎不義。

矯違篇

傅子曰。正道之不得行。常由佞人亂之也。故桀信其佞臣推侈。以殺其正臣關龍逄。而夏以亡。紂信其佞臣惡來。以剖其正臣王子比干之心。而殷以亡。

問刑篇

秦始皇之無道。豈不甚哉。視殺人如殺狗彘。狗彘仁而用之猶有節。始皇之殺人。觸情而已。其不以道如是。李斯又深刻峻法。隨其指而妄殺人。秦不二世而滅。李斯無遺類。以不道愚人。人亦以不道報之。人讎之。天絕之。行無道。未有不亡者也。

安民篇

夫彈枉正邪。糾其不法。擊一以警百者。刺史之職也。

法刑篇

是故聖帝明王。惟刑之恤。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若乃暴君昏主。刑殘法酷。作五虐之刑。詔炮烙之辟。而天下之民。無所措手足矣。

平役賦篇

上不與非常之賦。下不進非常之貢。上下同心。以奉常教。民雖輸力致財。而莫怨其上者。所務公而制有常也。

鏡總敍篇

古之人目短于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面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

附錄

積薪若山。縱火其下。火未及然。一盂之水。尙可滅也。及至火猛風起。烟火行天。雖傾竭海不能救。秦昭王是積薪而縱火。其至始皇而方熾。二世起風而滅之。秦人觀山東之民。猶猛虎之睨羣羊。

傅子曰。太祖將征柳城。張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也。今天子在許。公遠北征。若劉表遣劉備襲許。據之。以號令四方。公之勢去矣。太祖策表必不能任備。遂行也。

或問近世大賢君子。若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其可謂近世大賢人士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諂瀆。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其間必有名世者。其荀令君乎。

夏令被裘。冬令被葛。雖有嚴令。終不肯從者。逆時也。

堯遭洪水而貴陸。湯大旱而重水。

列和善吹笛。吳姬之聲。無以加也。以上六條。永樂大典中錄出。

懸千金于市。市人不敢取者。分定也。委一金于路。兒童爭之者。分不定也。

朱生善彈琴琵琶。雖伯牙之妙。無加也。以上二條。見諸子瓊林。

上德之人。其齊萬物也。猶天之有春秋。時至自生。非德之力。

聖人之道如天地。諸子之異如四時。四時相反。天地合而通之。

君子審其宗而後學。明其道而後行。

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圓則圓。置之方則方。澄之則淳而清。動之則流而濁。

心有管籥。須言而發。

傅子擬金人銘。作口銘曰。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生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蟻孔潰河。溜沈瀨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存焉。

鴨足何以販。雞足何以斷。案販字無鴨足之義。斷字字書所無。攷字典有販字。肉也。又有斷字。脉也。或傅子本取鴨足有肉相聯屬。雞四爪。如脈絡分散之義。亦未可知。販斷疑卽服斷之訛。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原文。販斷吾不知也。何況問天地乎。

夢攀日月。覺而不上天庭。夢入九泉。寤而不及地下。高宗得說偶中耳。

三公者。佐天子。理陰陽。

荀仲預稱。禹十二爲司空。

律是咎繇遺訓。漢命蕭何廣之。

若親貴犯罪。大者必議。小者必赦。是縱封豕于境內。放長蟲于左右也。

先王之制。九州異賦。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若河內諸縣。去北山絕遠。而各調出御。上黨眞人參。上者十斤。下者五十斤。所調非所生。民以爲患。

陸田者。命懸于天也。人力雖修。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或問劉歆、劉向、孰賢。傅子曰。向才學俗而志忠。歆才學通而行邪。

詩之雅頌。書之典謨。文質足以相副。玩之若近。尋之益遠。陳之若肆。研之若隱。浩浩乎其文章之淵府也。

管寧之遼東而歸。海中遇暴風。餘船皆破。惟寧船自若。夜晦船人盡惑。莫知泊所。忽望見火光。趣之得島。一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大無道理。今闇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當得覓鑽火具。

劉備襲蜀。丞相掾趙幾曰。劉備其不濟乎。拙于用兵。每戰每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徵士傅朝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有謀。而爲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爲之將。此三人者。皆人杰也。以劉備之略。三杰佐之。何爲而不濟也。

劉曄責楊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之。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乎。子誠直臣。然計不足。不可不深思也。

有惡劉曄于魏明帝。謂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趣而合之。帝如言以驗之。果得情。從此疎焉。曄遂發狂。出爲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

曹大司馬之勇。賁、育弗如也。

王黎爲黃門郎軒軒然得志。煦煦然自樂。

太祖武皇帝。魏武帝。愍嫁娶之僭。上公主適人。不過皁帳。帽先未有岐。荀文若巾觸樹成岐。時人慕之。因而弗改。今通爲慶弔之服。白紗爲之。或單或袷。初婚、冠、送餞、亦服之。

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食盃而汚之。僞怒。解衣而燒之。垢盡火滅。粲然潔白。

漢末王公。多以幅巾爲雅。是以袁紹之徒。雖爲將帥。皆著縑巾。

太原民發冢。破棺中有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視其冢上。木生三十歲。不知此婦。三十歲尙生地中也。將一朝欻然生。偶與發冢有會也。

相者三停九候。定于一尺之面。

郝素善彈箏。雖伯牙妙手。吳姬奇聲。何以加之。

西國人言。蘇合獸便也。中國皆以爲香。

金根車。天子親耕乘之。蹋楮車。畋獵乘之。

有追鋒車。施通幰車。

舊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馬生者。天下之名巧也。患其遺日喪功。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用感而作。

馬先生鈞。天下之巧者也。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二子以白明帝。詔先生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內。有地可爲園。患無水以溉之。先生乃作翻車。令兒童轉之。而灌水自覆。其功百倍于常。此二異也。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帝以問先生可動否。鈞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雕構。使形若輪平。潛以自入。設爲女樂無象。使木人擊鼓。吹簫。跳丸。擲出自入。百官行署。變巧百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嘗試一車輪。懸瓴甓數十。飛之數百步。馬先生之巧。雖古般、輸、墨、翟、王爾。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以上三十三條。見太平御覽。

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孝廉。元封五年舉秀才。歷世相承。皆向郡國稱故吏。

周文王子公旦。有聖德。謚曰文。

二漢之臣。爛如三辰之附長天。

道教者。昭昭然。若日月麗乎天。

侍中冠武弁。

昔仲尼既沒。仲尼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輿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

魏司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置中正。平人材之高下。各爲輩目。州置州都。而總其義。以上七條。見文選註。

傅子卷一

晉　傅玄　撰

治體

（羣書治要未載篇名。永樂大典有之。今標題據大典。編次依治要。而參以意林。卷二昉此。）

治國有二柄。（書鈔二十七引此句無治字。）一曰賞。二曰罰。賞者政之大德也。罰者政之大威也。人所以畏天地者。以其能生而殺之也。爲治審持二柄。能使生殺（治要作殺生。）不妄。則其（大典無其字。）威德與天地並矣。（大典載篇首至此。）信順者。天地之正道也。詐逆者。天地之邪路也。民之所好。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善治民者。開其正道。因所好而賞之。則民樂其德也。塞其邪路。因所惡而罰之。則民畏其威矣。善賞者。賞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勸。（書鈔三十引此句作賞一人天下勸。）善罰者。罰一惡。而天下之惡皆懼者何。（意林引善賞者至此皆懼者何作皆除矣。○嚴可均案。疑當作皆懼矣。勸而懼者何。）賞公而罰不貳也。有善雖疏賤必賞。有惡雖貴近必誅。可不謂公而不貳乎。若賞一無功。則天下飾詐矣。罰一無罪。則天下懷疑矣。是以明德愼賞。而不肯輕之。明德愼罰。而不肯忽之。夫威德者。相須而濟者也。故獨任威刑。而無德惠。則民不樂生。獨任德惠。而無威刑。則民不畏死。民不樂生。不可得而教也。民不畏死。不可得而制也。有國立政。能使其民可教可制者。其唯威德足以相濟者乎。（羣書治要。）

官人

世質則官少。時大典作世。文則官多。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一大典無一字。百。殷有二百。周有太典無兩有字。三百。意林永樂大典。

舉賢

賢者。聖人所與共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舉賢爲急。舉賢之本。莫大正身而壹大典作一。下同。其聽。身不正。聽不壹。則賢者不至。雖至不爲之用矣。古之明君。簡天下之良財。大典作才。舉天下之賢人。豈家至而戶閱之乎。開至公之路。秉至平之心。執大象而致之。亦云誠而已矣。夫任誠天地可感。而況於人乎。傅說巖下之築夫也。高宗引而相之。呂尚屠釣之賤老也。文武尊而宗之。陳平項氏之亡臣也。高祖以爲腹心。四君不以小疵忘大德。三臣不以疏賤而自疑。其建帝王之業。不亦宜乎。文王內舉周公旦。天下不以爲私其子。外舉太公望。天下稱其公。周公誅弟而典刑立。桓公任讎而齊國治。苟其無私。他人之大典無之字。與骨肉。其於誅賞。豈二法哉。唯至公然後可以舉賢也。夏禹有言。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因斯以談。君莫賢於高祖。臣莫奇於韓信。高祖之治要無之字。在巴漢困矣。韓信去楚而亡窮矣。夫以高祖之明。困而思大典有亡字。土。信之奇材大典作才。窮而願進。其相遭也。宜萬里響應。不移景而將相可取治要無將字、可字。原注。相取作將相可取。大典與治要注同。矣。然信歸漢。歷時而不見知。非徒不見知而已。大典有矣字。又將案法而誅之。大典無之字。向不遇滕公。大典有而誅之三字。則身不免於戮死。不值蕭何。則終不離於亡命。幸而得存。固水濱之餓夫。市中之怯子也。治要無也字。原注。子下有也字。大典與治要注同。又

安得市人可驅而立半（治要作平）天下之功也哉。蕭何一言而不世之交合。定傾（大典作項）之功立。豈蕭何知人之明。絕於高祖。而韓信求進之意。曲於蕭何乎。尊卑之勢異。而高下之處殊也。高祖勢尊而處高。故思進者難（大典有進字）。蕭何勢卑而處下。故自納者易（大典有納字）。然則居尊高之位者。其接人之道固難。而在卑下之地者。其相知之道固易矣。昔人（大典作世）知居上取士之難。故虛心而下聽。知在（文選注無在字）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文選劉峻辨命論注引知下二句移上文昔人二字冠首）。舜之舉咎陶難。得咎陶。致天下之士易。湯之舉伊尹難。得伊尹。致天下之士易。故舉一人而聽之者。王道也。舉二人而聽之者。霸道也。舉三人而聽之者。僅存之道也。聽一人何以王也。任明而致信也。聽二人何以霸也。任術而設疑也。聽三人何以僅存也。從二（大典有人字）而求一也。明主任人之道也（治要無也字）。專治人之道也（治要無也字）。博任人之（治要脫之字）道專。故邪不得間。治人之道博。故下無所壅。任人之道不專。則讒說起而異心生。致人之道不博。則殊（大典作正）塗塞而良材屈。使舜未得咎陶。湯未得伊尹。而不求賢。則上下不交。而大業廢矣。既得咎陶。既得（大典無此二字）伊尹。而又人人自用（自用大典作用耳目）。是代大匠斲也。君臣易位。勞神之道也。今之（意林無之字）人。或抵掌而言（意林無此五字）。稱古多賢（大典有患字）。患世無人。退不自（意林無自字）三省（意林作思）。而（意林無而字）坐誣（意林作語）。一世。豈不甚（意林作惑）耶（意林引今人以下至此）。夫聖人者。不世而出者（大典無者字）也。賢能之士。何世無之。何以知其然。舜興而五臣顯。武王興而九賢進。齊桓之霸。管仲爲之謀。秦孝之強。商君佐之以法。欲王則王佐至。欲霸則霸臣出。欲富國強兵。則富國強兵之人。往求無不得。唱無不和。

是以知（治要脫知字）天下之不乏賢也。顧求與不求耳。何憂天下之無人乎。（大典作哉。）

授職

夫裁徑尺之帛。刊（大典作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帛刊（大典作形。）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徑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況帝王之佐。經國之任。可不審擇其人乎。故（意林無故字。大典作夫。）搆大廈者。先擇匠然（意林作而。）後簡材。治國家者。先擇佐然（意林作而。）後定民。（意林引搆大以下至此。）大匠搆屋。必大材爲棟梁。小材爲榱橑。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弃也。非獨屋有棟梁。國家亦然。大德爲宰相。此國家（治要無家字。）之棟梁也。審其棟梁。則經國之本立矣。（大典脫也審至立矣十二字。）經國之本立。則庶官無曠。而（大典無而字。）天工時敘矣。（羣書治要。永樂大典。）

校工

天下之（大典無之字。）害。莫甚（意林作害。）於女餙。（意林引此二句。餙作飾。）上之人不節其耳目之欲。殫生民之巧。以極天下之變。一首（意林作頭。）之餙。（意林作飾。）盈千金之資。（治要作價。原注價作資。）婢妾之服。兼（兼意林作亦重。）四海之珍。（意林引一頭以下至此。）縱欲者無窮。用力（大典誤欲。）者有盡。以（治要作用。）有盡之力。逞無窮之欲。此漢靈之所以失其民也。上欲無節。衆下肆情。淫奢（大典作奢。）並興。而百姓受其殃毒矣。嘗見漢末。一筆之柙。（御覽事類賦作匣。初學記引漢末以下六字。凡兩見。）雕以黃金。飾以和璧。（事類賦作玉。初學記另引此二句。）綴以隨珠。發以翠羽。（初學記。御覽事類賦。四譜作文。以初學紀事類賦。四譜無此筆二字。）翡翠。（初學記二十一。另引此二句。）此（作其。）筆。非文犀之植。（初學記。御覽四譜作楨。）必象齒之管。（初學記。另引此二句。易此筆爲漢末。）豐狐之柱。秋兎之翰。（初學記二十一。事類賦十五。引漢末至此。）用之者。必被珠

繡之衣。踐雕玉之履。類聚、御覽、有矣字。類聚五十八。御覽六百五。文房四譜一。引漢末以下至此。由是推之。其大典無其字。治要原注。舊無其字。今補之。極靡不至矣。然公卿大夫。刻石爲碑。鐫石爲虎。碑虎大典脫虎字。崇僞陳於三衢。妨功喪德。異端並起。意林引公卿以下至此。衆邪之亂正若此。豈不哀哉。夫經國立功之道有二。一曰息欲。二曰明制。欲息制明。而大典無而字。天下定矣。羣書治要。永樂大典。

檢商賈

夫商賈者。所以伸大典作冲。盈虛。而權治要作獲。天地之利。通有無而壹四海之財。其人可甚賤。而其業不可廢。蓋衆利之所充。大典誤死。而積僞之所生。不可不審察也。古者民樸而化淳。上少欲而下尠僞。衣足以暖身。食足以充口。器足以給用。居足以避風雨。養以大道。而民樂其生。敦以大質。而下無逸心。日中爲市。民大典無民字。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盡化淳也。曁周世殷盛。承變極文。而重爲之防。國有定制。下供常事。役賦有常。而業不廢。君臣相與一體。上下譬之形影。官恕民忠。而恩侔父子。上不徵非常之物。下不供非常之求。君不索無用之寶。民不鬻無用之貨。自公侯至於皁隸僕妾。尊卑殊禮。貴賤異等。萬機運於上。百事動於下。而六合晏如者。分數定也。夫神農正其綱。先之以無欲。而咸安其道。周綜其目。壹之以中正。治要作典。原注典作正。而民不越法。大典無法字。及秦亂四民而廢常賤。治要原注。賤疑職。競逐末利而大典脫廢常至利而八字。弃本業。苟合大典作且。壹切之風起矣。於是士樹姦於朝。賈窮僞於市。臣挾邪以罔治要誤內。原注內作罔。其君。子懷利以詐其父。一人唱欲。而億兆

和。上逞無厭之欲。下充無極之求。都有專市之賈。邑有傾世之商。商賈富乎（大典作半）公室。農夫伏於（大典無於字）隴畝。而墮（大典作壁）溝壑。上愈增無常之好以徵（大典有於字）下。下窮死而不知所（大典無所字）歸。哀夫（大典無此二字）且（大典作農）末流濫溢而本源竭。纖靡盈市而穀帛罄。其勢然也。古者（治要脫者字）言非典義。學士不以經心（大典作樂）事非田桑。農夫不以亂業。器非時用。工人不以措手。物非世資。商賈不以適（大典作過）市。士思其訓。農思其務。工思其用。賈思其常。是以上用足而下（大典無上下二字）不匱。故壹野不如壹市。壹市不如壹朝。壹（以上各壹字大典均作一）朝不如一用。一用不如上息。欲上息欲而下反眞矣。不息欲於上。而欲求（治要誤於）下之安靜（大典無靜字）此猶縱火焚林。而索原野之不彫瘁（治要原注瘁作廢改之）難矣。故明君止欲而寬下。急商而緩農。貴本而賤末。朝無蔽賢之臣。市無專利之賈。國無擅山澤之民。一臣蔽賢。則上下之道壅。商賈專（大典作一商賈）利。則四方之資困。民擅山澤。則兼并之路開。而上以無常役下賦。一（大典無一字）物非民所生。而請於商賈。則民財（大典有日字）暴賤。民財暴賤。而非常暴貴。非常暴貴。則本竭而末盈。末盈本竭。而國富民安者（治要無者字）未之有也（治要作矣羣書治要永樂大典）

仁論

昔者。聖人之崇仁也。將以興天下之利也。利或不興。須仁以濟。天下有不得其所。若己推而委之於溝壑。然夫仁者。蓋推己以及人也。故己所不欲。無施於人。推己所欲。以及天下。推己心孝於父母。以及天下。則天下之爲人子者。不失其事親之道矣。推己心有樂於妻子。以及天下。則天下之爲人父者。不失其室家

之歡矣。推己之不忍於飢寒。以及天下之心。含生無凍餒之憂矣。此三者。非難見之理。非難行之事。唯不內推其心。以恕乎人。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哉。古之仁人。推所好以訓天下。而民莫不尙德。推所惡以誡天下。而民莫不知恥。治要載篇首至此。或曰。恥者其至申鑒作志者乎。曰未也。夫至申鑒作志者。自然由仁。申鑒作人何恥之有。赴谷必墜。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穽必陷。失道必沈。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愼乎所不察。不聞大論。則志不宏。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中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相申鑒作想伯夷於首陽。省四皓於商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恥也。存張騫於西極。念蘇武於朔垂。而知懷閭室者之足鄙也。推大典作析今從申鑒斯類也。無所不至矣。德比於上。欲比於下。德比於上。故知恥。欲比於下。故知足。恥而知之。則聖賢其可幾。知足而已。則固陋其可安也。聖賢斯幾。況其爲大典無爲字依申鑒加。慝乎。固陋斯安。況其爲侈乎。是謂有檢。純乎純哉。其上也。其次得概而已矣。莫匪概也。漸申鑒作得其概。苟無邪。斯可矣。君子內省其身。怒不亂德。喜大典作善今從申鑒不亂義也。大典載古之以下至此。或曰以下二百五十六字。與申鑒襍言下全同。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之謂也。若子方惠及於老馬。西巴不忍而放麑。皆仁之端也。推而廣之。可以及乎遠矣。治要載孔子以下至末。大典載孔子以下至末。

義信

蓋天地著信。而四時不悖。日月著信。而昏明有常。王者體信。而萬國以安。諸侯秉信。而境內以和。君子履

信。而厥身以立。古之聖君賢佐。將化世美俗。去信須臾。而能安上治民者。未之有也。夫（大典無夫字。）象天則地。履信思順。以壹天下。此王者之信也。據法持正。行以不貳。此諸侯之信也。言出乎口。結乎心。守以不移。以（大典無以字。）立其身。此君子之信也。講信修義。而人道定矣。若（大典無若字。）君不信以御臣。臣不信以奉君。父不信以教子。子不信以事父。夫不信以遇婦。婦不信以承夫。則君臣相疑於朝。父子相疑於家。夫婦相疑於室。（治要有矣字。）小大混（大典作大小溷。）然而懷姦心。（大典作謀。）上下紛然而競相欺。人倫於是亡矣。夫信由上而（大典無而字。）結者也。故人君以信訓其臣。則臣以信忠其君。父以信誨其子。則子以信孝其父。夫以信先（大典作遇。）其婦。則婦以信順其夫。上秉常以化下。下服常而（大典作以。）應上。其不化者。百未有一也。夫爲人上竭至誠開信以待下。則懷信者。歡然而樂進。不信者。赧然而回意矣。老子不云乎。信不足焉。（大典有者字。）有不信也。故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思（治要作斯。）不信。況本無信者乎。先王欲下之信也。故示之以款誠。而民莫欺其上。申之以禮教。而民篤於義矣。夫以上接下。而以不信隨之。是以（治要作亦。）日夜見災也。周幽以詭烽滅國。齊襄以瓜時致殺。非其顯乎。故禍莫大於無信。無信則不知所親。不知所親。則左右盡（治要誤書。）己之所疑。況天下乎。信者亦疑。不信亦疑。則忠誠者。喪心而結舌。懷姦者。飾邪以自立矣。（治要無矣字。）此無信之禍也。（羣書字要。永樂大典。）

禮樂

傅子曰。能以禮教興天下者。其知大本之所立乎。夫大本者。與天地並存。與人道俱設。雖蔽天地。不可以

質文損益（大典作益損）變也。大本有三。一曰君臣。以立邦國。二曰父子。以定家室（大典作室家）。三曰夫婦。以別內外。三本者立。則天下正。三本不立。則天下不可得而正。天下不可得而正。則有國家者亟亡。而立人之道廢矣。禮之大本存乎三者。可不謂之近乎。用之而蔽天地。可不謂之遠乎。由近以知遠。推己以況人。此禮之情也。（此下治要別爲一條。大典連屬上文。）商君始殘禮樂。至乎（大典作子。）始皇。遂滅其制。賊（大典作賤。）九族。破五教。獨任其威刑酷暴之政。內去禮義之教。外無列國之輔。日縱桀紂之淫樂。君臣競留意於刑書。雖荷戟百萬（大典衍方字。）石城造。（聚珍板書本原注。此句疑有舛誤。）天威淩滄海。胡越不動。身死未收。姦謀內發。而太（大典脫天威至而太十九字。）子已死於外矣。胡亥不覺。二年而滅。曾（大典無曾字。）無盡忠效節之臣。以救其難。豈非敬義不立。和愛先亡之禍（大典作分。）也哉。禮義者。先王之藩衛也。秦廢禮義。是去其藩衛也。夫齎不貲（治要作訾。）之寶。獨宿於（御覽作曠。）野。其爲（御覽無爲字。）危敗。（御覽無敗字。大典作毀。）甚於累卵。方（御覽作比。）之於（御覽無於字。）秦。猶有泰山之安。（御覽人百二。引夫齎以下至此。安下有也字。）易曰。上慢下暴。盜思代之。（大典作伐。）其秦之謂與。（大典作乎。羣書治要。永樂大典。）

法刑

立善防惡謂之禮。禁非立是謂之法。法者所以正不法也。明書禁令曰。法誅殺威罰曰刑。天地成歲也。先春而後秋。人君之治也。先禮而後刑。（治要無天地以下二十字。據意林加。）治世之民。從善者多。上立德而下服其化。故先禮而後刑也。亂世之民。從善者少。上不能以德化之。故先刑而後禮也。周書曰。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

終乃惟眚哉。然則心惡者。雖小必誅。意善過誤。雖大必赦。此先王所以立刑法之本也。禮法殊塗而同歸。賞刑遞用而相濟矣。是故聖帝明王。惟刑之恤。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若乃暴君昏主。刑殘法酷。作五虐之刑。（大典作設詔。）炮烙之辟。而天下之民。無所措其（大典無其字。）手足矣。（大典載是故聖帝至此。）故聖人傷之。乃建三典。殊其輕重。以定厥中。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哀矜之心至也。八辟議其故而宥之。仁愛之情篤也。柔愿之主。聞先王之有哀矜仁愛。議獄緩死也。則妄輕其刑。而赦元惡。刑妄輕則威政墮。而法易犯。元惡赦。則姦人興。而善人困。剛猛之主。聞先王之以五刑糺萬民。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也。於是峻法酷刑。以（治要原注。侮上疑脫威字。）侮天下。罪連三族。戮及善民。刑辜而死者過半矣。下民怨而思叛。諸侯乘其弊而起。萬乘之主。死於人手者。失其道也。齊、秦之君。所以威制天下。而或不能自保其身何也。法峻而教不設也。末儒見峻法之生叛。則去法而純仁。偏法見弱法之失政。則去仁而法。（治要原注。法刑之法。疑任字誤。）刑。此法所以世輕世重。而恆失其中也。（羣書治要。）

重爵祿

爵祿者。國柄之本。而貴富（大典作富貴。）之所由。不可以不重也。然則爵非其德不授。祿非其（治要無二其字。）功不與。二教既立。則良士不敢以賤德受貴爵。勞臣不敢以微功受重祿。況無德無功。而敢（大典脫以微至而敢十三字。）虛干爵祿之制乎。然則先王之用爵祿。不可謂輕矣。夫爵者位之級。而祿者官之實也。級有等而稱其位。實足利

而周其官。此立爵祿之分也。爵祿之分（大典有也字。）定必明選其人。而重用之德。貴功多者。受重爵大位。厚祿尊官。德淺功寡者。受輕爵小位。薄祿卑官。厚足以衛（治要作衒。原注衒作衛。）宗黨。薄足以代其耕。居官奉職者。坐（大典誤生。）而食於人。既食於人。（大典無此四字。治要原注既食於人四字無。）不敢以私利經心。既受祿於官。而或營私利。（大典無利字。）則公法繩之於上。而顯議廢（大典作發。）之於下矣。（治要無矣字。）是以仁讓之教存。廉恥之化行。貪鄙之路塞。嗜欲之情滅。百官各敬其職。大臣論道於朝。公議日興。而私利日廢矣。（大典作也。）明君（大典作矣。）必順（大典無順字。）善制。而後致治。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欲（治要作故。原注故作欲。）治其民。而不省其事。則事繁而職亂。知省其職。而不知節其利。（治要作吏。原注吏作利。）厚其祿也。則（治要有天字。原注無天字。）下力既竭。而上猶未供。薄其祿也。則吏競背公義。求其清。此猶渾（治要作滑。）其源。而望其流之潔也。知所以致清。則雖舉盜跖。不敢爲非。不知所以致清。則雖舉夷、叔。必犯其制矣。夫授夷、叔以事。而薄其祿。（長短經勢運篇引此二句。）近不足以濟其身。遠不足以及室家。父母餓於前。妻子餒於後。（長短經又敎此二句。）不營則骨肉之道虧。營之則奉公之制犯。骨肉之道虧。則怨毒之心生。怨毒之心生。則（大典無此六字。）仁義之理衰矣。使夷、叔有父母存。無以致養。必不採薇於首陽。顧公制而守死矣。由此言之。吏祿不重。則夷、叔必犯矣。夫弃家門。委身於公朝。榮不足以庇宗人。祿不足以濟家室。骨肉怨於內。交黨離於外。仁孝之道虧。名譽之利損。能守志而（長短經無而字。）不移者鮮矣。（長短經又引此句。）人（治要脫人字。原注主上有人字。）主不詳

察。聞其治要無其字。怨興於內。而交離於外。薄其名。必將治要作時。黜其身矣。家困而身黜。不移之士。不顧私門大典作聞。之怨。不憚遠近之謫。死而後已。不改其行。上不見信於君。下不見明於俗。遂大典無遂字。委死溝壑。而大典有終字。莫之能知也。豈不悲夫。天下之人。治要無此二字。知爲清之若此。則改行而從俗矣。清者化而爲濁。善者變而陷於非。若此而能以致治者。未之聞大典作有。也。羣書治要。永樂大典。

傅子卷二

平賦役

昔先王之興賦役。所以安上濟下。盡利用之宜。是故隨時質文。不過其節。計民豐約。而平均之。使力足以供事。財足以周用。乃立壹定之制。以爲常典。甸都有常分。諸侯有常職焉。萬國致其貢。器用殊其物。上不興大典誤與。非常之賦。下不進非常之貢。上下同心。以奉常教。民雖輸力致財。而莫怨其上者。所務公而制有常也。人典載上不以下至此。戰國之際。弃德任威。競相吞代。而天下之民困矣。秦并海內。遂滅先王之制。行其暴政。內造阿房之宮。繼以驪山之役。外築長城之限。重以百越之戍。賦過大半。傾天下之財。不足以盈其欲。役及閭左。竭天下之力。不足以周其事。於是蓄怨積憤。同聲而起。陳涉項梁之儔。奮劍大呼。而天下之民。響應以從之。驪山之基治要原注。基疑墓。未閉。而敵國已收其圖籍矣。昔者。東野畢御。盡其馬之力。而顏回知其必敗。況御天下。而可盡人之力也哉。夫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者。謂治平無事之世。故周之典制載焉。若黃帝之時。外有赤帝蚩尤之難。內設舟車門衛甲兵之備。六興大役。再行天誅。居無安處。卽天下之民。亦不得不勞也。勞而不怨。用之至平也。禹鑿龍門。闢伊闕。築九山。滌百川。過門不入。薄飲食。卑宮室。以率先天下。天下樂盡其力。而不敢辭勞者。儉而有節。所趣公也。故世有事。卽役煩而賦重。世無事。卽役簡而賦輕。

役簡賦輕。則奉上之禮宜崇。國家之制宜備。此周公所以定六典也。役煩賦重。卽上宜損制以恤其下。事宜從省以致其用。此黃帝、夏禹之所以成其功也。後之爲政。思黃帝之至平。夏禹之積儉。周制之有常。隨時益損。而息耗之庶成雖勞而不怨矣。羣書治要。

貴教

虎至猛也。可威治要作畏。原注畏作威。而服。鹿至麤也。可教而使。木至勁也。可柔而屈。石至堅也。可消大典作柔。而用。況人含五常之性。有善可因。有惡可改大典作攻。者乎。人之所重。莫重乎身。貴教之道行。士有仗治要誤伏。節成義。死而不顧者矣。此先王因善教義。因義而立禮者也。因善教義。故義大典無此二字。威而禮治要作教。行。因義立禮。故禮大典無此二字。設而義通。若夫商、韓、孫、吳。知人性之貪得樂進。而不知兼濟其善。於是束之以法。要之以功。使天治要無天字。原注下上有天字。下唯力是恃。唯爭是務。恃力務爭。至有探湯赴火。而忘其身者。好利之心獨用也。人大典無人字。懷好利之心。則善端沒矣。中國所以常制四夷者。禮義之教行也。失其所以教。則同乎夷狄大典脫狄字。矣。大典有失字。其所以同。則同乎禽獸矣。不惟同乎禽獸。亂將甚焉。何者。禽獸保其性然者也。人以智役力者大典無者字。也。大典有以字。智役力而無教節。是智巧日用。而相殘無極也。相殘無極。亂孰大焉。不濟其善。而唯力是恃。其不大亂幾希耳。人之性避害從利。故利出於禮讓。卽聚珍版書本作則。修禮讓。大典脫此四字。聚珍版書本原注據下文知是脫誤。今增。利出於力爭。則任力爭。修禮讓則上安下順。而無侵奪。任力爭。則父子幾乎相危。而況於悠悠者乎。羣書治要。

永樂大典。

戒言

上好德則下修行。上好言則下飾辯。修行則仁義興焉。飾辯則大典脫修行則仁以下十字。大僞起焉。此必然之徵也。德者難成而難見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悅者也。先王知言之易而悅之者衆。故不尙焉。不尊賢尙德。舉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悅取人。則天下之棄德飾辯。以要其上者。不尠矣。何者。德難爲而言易飾也。夫貪榮重利。常人之性也。上之所好。榮利存焉。故上好之。下必趣之。趣之不已。雖死大典有亡字。不避也。先王知人有好善尙德之性。而又貪榮而重利。大典有也字。故貴其所尙。而抑其所貪。貴其所尙。故大典作則。禮讓興。抑其所貪。故大典作則。廉恥存。夫榮利者。可抑而不可絕也。故明爲顯名、高位、豐祿、厚賞。使天下希而慕之。不修行崇德。則不得此名。不居此位。不食此祿。不獲此賞。此先王立教之大禮也。夫德修之難。不積其實。不成其名。夫言撰之易。合所悅而大用。修之不久。所悅無常。故君子不貴也。羣書治要。永樂大典。

正心

立德之本。莫尙乎正心。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國家。國長短經無二國字。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彌近。而長短經無而字。所濟彌遠。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正心之謂也。長短經德表篇。引篇首至此。

心者神明之主萬理之統也治要無也字動而不失正天地大典作下可感而況於人乎況於萬物乎夫有正心必有正德以正德臨民猶樹表望影不令而行大雅云儀形大典作刑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也有邪心必有枉行以枉行臨民猶樹曲表而望其影之直也治要無也字若乃身坐廊廟之內意馳雲夢之野情繫曲房之娛治要此句在臨朝宰事句下臨朝宰事心與體離情與志乖形神且不相保孰左右之能大典脫能字正乎哉大典無哉字忠正仁理存乎心則萬品不失其倫矣禮度儀法存乎體則遠邇內外咸知所大典有則字象矣古之大大典無大字君子修身治人先正其心自得而已矣大典有夫字能自得則無不得矣苟自失則無不失矣無不得者治天下有餘故否則保身居正終年不失其和達則兼善天下物無不得其所無不失者營妻子不足故否則是己非人而禍逮乎其身達則縱情用物而殃及乎天下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樂其和者自得也秦始皇築長城之塞大典作基以為固禍機發於左右者自失也夫推心以及人而四海蒙其佑則文王其人也大典脫推心至人也十七字不推大典作挾邪心以虐治要無以字虐誤慮用天下則左右不可保亡秦是也秦之虣大典作虐君目玩傾城之色天下男女怨曠而不肯恤也耳淫亡國之聲天下小大大典作大小哀怨而不知撫也意盈四海之外口窮天下之味宮室造天而起萬國為之憔瘁猶未足以逞其欲唯不推心以況人大典有乎字故視用大典作用是人如用草芥使用人如用己惡有不得其性者乎大典作也古之達治者知心為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故先正其心其心正於內而後動靜不妄動靜不妄治要無此四字以先率大典無先字天下而後天下履正而咸

保其性也。斯遠乎哉。求之心而已矣。羣書治要。永樂大典。

通志

夫事通天下之志者。莫大乎至公。能行至公者。莫要乎無忌心。唯至公。故近者安焉。遠者歸焉。枉直取正。而天下信之。唯無忌心。故進者自盡。而退不懷疑。其道泰然。後治要無後字。浸潤之譖。不敢干也。虞書曰。闢四門。則天下之人。輻湊其庭矣。明四目。則天下之人。大典脫輻湊至之人十三字。樂爲之視矣。達四聰。則天下之人。樂爲之聽矣。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大典有能字。不逆之之。御覽大典作衆流。也。苟有所逆。衆流之御覽大典無之字。不至者多矣。御覽六十引江海以下至此。衆流不至者多。則無以成其深矣。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意林引此二句。有公道必有公制。丹朱、商均、子也。不肖。堯舜黜之。管叔、蔡叔、弟也。爲惡。周公誅之。苟不善。雖子弟不赦。則於天下無所私矣。鯀亂政。舜殛之。禹聖明。舉用之。戮其大典無其字。父而授其子。則於天下無所忌大典作枉。矣。石厚子也。石碏誅之。冀缺讎也。晉侯與之。是之大典無之字。謂公道。夫治要誤未。原注未作夫。在人上。天下皆樂大典無樂字。爲之用。無遠無近。苟所懷得達。得達大典作無遠無近。死命可致也。唯患衆流異源。清濁不同。愛惡相攻。而大典有吉凶生三字。親大典作離。疏黨別。上之人或有所好。所好大典少此二字。之流獨進。而所不好之流退矣。通者一而塞者萬。則公道廢而私治要誤利。道行矣。於是天下之志塞而不通。欲自納者。因左右而達。則權移左右。而上勢分矣。昧於利者。知趣左右之必通。必變業以求進矣。昧於治要無於字。利者。聚珍板書原注。案此句。與上文昧於利者句。疑俱有舛誤。變業而黨成。正士大典作人。守志而日否。則雖

見者盈庭。而上之（大典無之字。）所聞（治要作開。）實寡矣。（治要無矣字。）外倦於人。而內寡聞。（治要作間。）此自閉之道也。故先王之教。進賢者爲上賞。蔽賢者爲上戮。順禮者進。逆法（治要原注舊無法字。補之。）者誅。設誹謗之木。容狂狷之人。（大典作士。）任公而去私。內恕而無忌。是之（大典無之字。）謂公制也。公道行。則天下之志通。公制立。則私曲之情塞矣。（此下治要別爲一條。今據大典。仍與上文連屬。）凡有血氣。苟不相順。皆有爭心。隱而難分。微而害深者。莫甚於言矣。君人者。將和衆定民。而殊其善惡。以通天下之志者也。聞言不可不審也。聞言未審。而以定善惡。則是非有錯。而飾辯巧言之流起矣。故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聽言必審其本。觀事必校其實。觀行必考其迹。參三者而詳之。近少失矣。問曰。漢之官制。皆用秦法。秦不二世而滅。漢二十餘世而後亡者。何也。答曰。其制則同。用之則異。秦任私而有忌心。法峻而惡聞其失。任私則遠（治要無此二字。）者怨。有忌心則天下疑。法峻則民不順之。惡聞其失。則過不上聞。此秦之所以不二世而滅（大典有者字。）也。漢初入秦。約法三章。論功定賞。先封所憎。約法三章。公而簡也。先封所憎。（大典脫約法至所憎十二字。）無忌也。雖網漏吞舟。而百姓安之者。能通天下之志。得其略也。世尚寬（治要無寬字。原注上下有寬字。）簡。尊儒貴學。政雖有失。能容直臣。簡則不苟。寬則衆歸之。尊儒貴學。則民（大典無民字。）篤於義。能容直臣。則上之失不害於下。而民之所患上聞矣。自非聖人。焉能（治要脫能字。）無失。失（大典脫下失字。）而能改。則所失少矣。心以爲是。故言行由之。其或不是。不自知也。先王患人之不自知其失。而處尊者。天下之命在（大典作存。）焉。順之則生。逆之則死。順而無節。則諂（大典無諂字。）諛進。逆而畏死。則直道屈。明主患諛己者衆。而無由

聞失也。故開敢諫之路。納逆己之言。苟所言出於忠誠。雖事不盡是。猶歡然受治要脫受字。原注。然下有受字。之。所以治要脫以字。通直言之塗。引而致之。非爲名也。以爲直言不聞。則己之耳目塞。耳目塞於內。諛者順之於外。此三季所以至亡而不自知也。周昌比高祖於桀紂。而高祖託以愛子。周亞夫申軍令。而太宗爲之不驅。朱雲折檻。辛慶忌叩頭流血。斯乃寬簡之風。漢所以歷年四百也。羣書治要。永樂大典。

曲制

天下之福。莫大於無欲。天下之禍。莫大典作無。大於不知足。無欲則無求。無求者。所以成其儉也。不知足。大典衍者字。則物莫能盈其欲矣。大典載篇首至此。莫能盈其欲。則雖有天下。所求無已。所欲無極矣。海內之物不益。萬民之力有盡。縱無已之求。以滅不益之物。逞無極之欲。而役有盡之力。此殷士所以倒戈於牧野。秦民所以不期而周。治要原注。周疑同。叛。曲論之好奢而不足者。豈非天下之大禍耶。羣書治要。

安民

民富則安鄉重家。敬上而從教。治要無鄉重以下八字。貧則危鄉輕家。相聚而犯上。飢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治要無鄉輕以下十九字。意林引首篇至此。明主之治也。分其業而壹其事。業分則不相亂。事壹則各盡其力。而不相亂。則民必安矣。重親民之吏。而不數遷。重則樂其職。不數遷則志不流於他官。樂其職。而志不流於他官。則盡心恤其下。盡心以恤其下。則民必安矣。附法以寬民者賞。剋法以要名者誅。寬民者賞。則法不虧於下。剋民者

誅。而名不亂於上。則民必安矣。量時而置官。則吏省而民供。吏省則精。精則當才而不遺力。民則供順。供順則思義而不背上。上愛其下。下樂其上。則民必安矣。篤鄉閭之教。則民存知相恤。而亡知相救。存相恤而亡相救。則鄰居相恃。懷土而無遷志。鄰居相恃。懷土無遷志。則民必安矣。度時宜而立制。量民力以役賦。役賦有常。上無橫求。則事事有儲。而幷兼之隙塞。事有儲。幷兼之隙塞。則民必安矣。圖遠必驗之近。興事必度之民。知稼穡之艱難。重用其民。如保赤子。則民必安矣。職業無分。事務不壹。職荒事廢。相督不已。若是者民危。親民之吏。不重有資者。無勞而數遷。競營私以害公。飾虛以求進。仕宦如寄。視用其民。如用路人。若是者民危。以法寬民者不賞。剋民爲能者必進。下力盡矣。而用之不已。若是者民危。吏多而民不能供。上下不相樂。若是者民危。鄉閭無教。存不相恤。而亡不相救。若是者民危。不度時而立制。不量民而治。（要原注。民而下恐有闕文。按據上文。知脫役賦二字。）役賦無常。橫求相仍。（治要原注。弱上下怨有脫字。按弱上疑脫老字。）弱窮迫。不堪其命。若是者民危。視遠而忘近。興事不度於民。不知稼穡艱難。而轉用之。如是者民危。安民（按當作民安。）而上危。民危而上安者。未之有也。虞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其爲治之要乎。今之刺史。古之牧伯也。今之郡縣。古之諸侯也。州總其統。郡舉其綱。縣理其目。各職守不得相干。治之經也。夫彈枉正邪。糺（大典作糾。）其不法。擊一以警百者。刺史之職也。（大典載夫彈以下至此。）比物校成。考定能否。均其勞逸。同其得失。有大不可而後舉之者。太守之職也。親民授業。平理百事。猛以威吏。寬以容民者。令長之職也。然則令長者。最親民之吏。百姓之命也。國以民爲

本親民之吏。不可以不留意也。（羣書治要。）

附錄（此條永樂大典未載。無從得其篇名。姑依羣書治要原次附此。下文矯違篇。後一條昉此。）

傅子曰。利天下者。天下亦利。（按據下文。知脫之字。）害天下者。天下亦害之。利則利。害則害。無有幽深隱微。無不報也。仁人在位。常爲天下所歸者。無他也。善爲天下興利而已矣。（羣書治要。）

問政

劉子問政。傅子曰。政在去私。私不去則公道亡。公道亡則禮教無所立。禮教無所立。則刑賞不用情。刑賞（大典二賞字均作罰。）不用情。而下從之者。未之有也。夫去私者。所以立公道也。唯公然後可正天下。（大典有也字。）傅子曰。善爲政者。天地不能害也。而況於人乎。（大典無此三字。）堯水湯旱。而人無（大典人作民。）無（無字。）菜色。猶太平也。不亦美乎。晉饑吳（治要作矣。）懈。而爲秦越。（治要原注。越恐當作所。）禽（大典脫禽字。）人且害之。而況於天地乎。（羣書治要。永樂大典。）

問刑

傅子曰。（大典無此三字。）秦始皇之無道。豈不甚哉。視殺人如殺狗彘。狗彘仁人（大典作而。）用之猶有節。始皇之殺人。觸情而已。其不以道如是而（大典無而字。）李斯又深刻峻法。隨其指而妄殺人。秦不二世而滅。李斯無遺類。以不道遇（大典作愚。）人。人亦以不道報之。人讐之。天絕之。行無道。未有不亡者也。（大典載秦始以下至此。）或（長短經有問傅子三字。）曰。漢太宗除肉刑。（意林引此句。）可謂仁乎。傅子（傅子長短經作對。）曰。匹夫之仁也。（治要無也字。）非王（意林無王字。）天下之仁也。（意林又引此二

句長短經無此句夫王天下者大有濟者也非小不忍之謂也長短經君德篇引或曰以下至此末無也字先王之制殺人者死故生者懼傷人者殘其體故終身懲所刑者寡而所濟者衆故天下稱仁焉今意林無今字不忍殘人之體而忍殺之意林又引此二句之作人既不類傷人刑輕是失其所以懲也失其所以懲則易傷人人易相傷亂之漸也猶有不忍人心故曰匹夫意林又引此四字之仁也羣書治要

釋法篇名見藝文類聚五十四

釋法任情姦佞在下多疑少決譬執腐索以御奔馬專任刑名民不聊生通儒達道政乃升平浩浩大海百川歸之洋洋聖化九服仰之春風暢物秋霜肅殺同則相濟異若胡越同上

信直

傅子曰大典無此三字古之賢君樂聞其過故直言得至以補其闕古之忠臣不敢隱君之過故有過者知所以改其或治要誤戒不改以死繼之不亦至直乎此下治要別爲一條大典連屬上文傅子曰大典無此三字至矣治要無矣字哉季文子之事君也使惡人不得行其大典無其字境內況在其君之側乎推公心而行直道有臣若此其君希陷乎不義矣大典無矣字羣書治要永樂大典

矯違

傅子曰正道之不行常由治要脫由字原注常下有由字佞人亂之也故桀信其佞臣推侈治要推下有役字原注推役侈作推侈嚴可均按晏子諫

上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墨子所染篇夏桀染于干辛推哆明鬼篇王手禽推哆大戲古今人表作雅侈今此推侈即推哆雅侈也以禮按抱朴子良規篇作推哆韓子說疑篇作侯侈淮南子主術篇作推移惟賈誼新書連語篇別本古今人表作推侈與此合以殺其正臣關龍逄而夏以亡紂信其佞臣惡來以剖治要作割作剖原注其正臣王子比干之心而殷以亡大典作篇首至此曰惑治要原注上惑疑衍佞之不可用如此何惑者之不息也傅子曰佞人善養人私欲也故多私欲者悅之唯聖人無私欲賢者能去私欲也有見人之私欲必以正道矯之者正人之徒也違正而從之者佞人之徒也自察其心斯知佞正之分矣此下治要別爲一條嚴本連屬上文或問佞孰爲大傅子曰行足以服俗辯足以惑衆言必稱乎仁義隱其惡心而不可卒見伺主之欲微合之得其志敢以非道陷善人稱之有術飾之有利非聖人不能別此大佞也其次心不欲爲仁義言亦必稱之行無大可非動不違乎俗合主所欲而不敢正也有害之者然後陷之最下佞者行不顧乎天下唯求主心使文巧辭自利而已顯然害善行之不怍若四凶可謂大佞者也若安昌侯張禹可謂次佞也若趙高石顯可謂最下佞者也大佞形隱爲害深下佞形露爲害淺形露猶不別之可謂至闇也已羣書治要

附錄

治人之謂治正己之謂正人不能自治故設法以一之身不正雖有明法即民或不從故必正己以先之也然則明法者所以齊衆也正己者所以率人也夫法設而民從之者得所欲也法獨設而無主即不行有主而不一則勢分一則順分則爭此自然之理也羣書治要

假言

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萬物。聖人至明。（大典誤能）不能一檢而治百姓。故以異致（大典誤政）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者。聖人之治也。既得其道。雖有詭常之變。（長短經無此四字）相害之物。不傷乎治體矣。（大典有夫字）水火之性相滅也。善用之者。陳釜鼎（長短經作鼎釜）乎其間。釁之（大典無此二字）煑之。而能兩盡（大典作全）其用。不相（不相大典作無）害也。五味以調。百品以成。（長短經無此八字）天下之物。爲水火者多矣。若施釜鼎乎其間。則（長短經無此八字）何憂乎相害。何患乎不盡其用也。（羣書治要長短經是非篇永樂大典）

大本（篇名見北堂書鈔十七）

象天地以立制。（同上）

宮室篇（篇名見水經注渭水一）

上於建章中作神明臺。井幹樓。咸高五十餘丈。皆作縣閣。輦道相屬焉。（同上）

鏡總敍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韓非子有故字）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韓非子作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永樂大典此篇與韓非子觀行篇全同。又初學記二十五書鈔一百三十六自孔六帖十三御覽一百一十七所引均作韓子長短經是非篇引古之人四句亦作韓子）

傅子卷三

闕題一百三十七條。編次以意林爲主。而以他書所載者。類附而間廁之。卷四卷五昉此。

庖犧神農。順民之性。育之者也。黃帝除民之害。救之者也。舜治天下。垂拱無爲者。以咎繇既舉。而不仁遠也。禹治洪水。冠挂不顧者。不以下憂累其上也。湯去三面之網。歸之者四十國。文王葬城隅之枯骨。天下懷其仁。所惠者小。所感者大。仁心先之也。太平御覽七十七。

不使不仁加乎天下。用武勝殘。而百姓以濟。此仁形於撥亂。黃帝是也。時育萬物。必世而後仁。此仁著於治平。堯舜是也。同上。

堯如腊。舜如脯。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五。

拔萬國之地。九州之結。書鈔十四。

天爲有形之主。君爲有國之主。天以春生。猶君之有仁令也。天以秋殺。猶君之有威令也。故仁令之發。天下樂之。威令之發。天下畏之。樂之故樂從其令。畏之故不敢違其令。若寬令發而人不樂。無以稱仁矣。威令發而下不畏。無以言威矣。無仁可樂。無威可畏。能保國致治者。未之有也。御覽六百三十八。

上德之人。其濟萬物也。猶天之有春秋。時至自生。非德之力。御覽四百三。

辨上下者。莫正乎位。興國家者。莫貴乎人。統內外者。莫齊乎分。宣德教者。莫明乎學。意林。

秉綱而目自張。執本而末自從。同上。

國典之墜。猶位喪也。位之不建。名理廢也。同上。

三公者。佐天子。理陰陽。初學記十一。御覽二百六。

尚書者。出入王命。喉舌之任也。書鈔五十九。

荀仲預稱禹十二爲司空。御覽二百八。

周文王子公旦。有聖德。謚曰文。文選劉峻辨命論注。

魏司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評文選註作平。次書鈔文選無次字。人才之高下。書鈔七十三。引篇首至此。各爲輩目。州置州御覽無州字。都。而總其議。文選沈約宋書恩倖傳。論注。御覽二百六十五。

凡品才有九。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研事幾。三曰政才。以經治體。四曰學才。以綜典文。五曰武才。以禦軍旅。六曰農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興國利。九曰辨才。以長諷議。長短經定名篇。引此八字。辨作雜。此以量才者也。長短經量才篇。

以譽取人。則權勢移於下。而朋黨之交用。以功進士。則有德者未必授。而凡下之材。人或見任也。意林。

知人之難。莫難於別眞僞。設所修出於爲道者。則言自然而貴玄虛。所修出於爲儒者。則言分制而貴公

正。所修出於爲縱橫者。則言權宜而貴變常。九家殊務。各有所長。非所爲難也。以默者觀其行。以語者觀其辭。以出者觀其治。以處者觀其學。四德或異。所觀有微。又非所謂難也。所謂難者。典說詭合。轉應無窮。辱而言高。貧而言廉。賊而言仁。怯而言勇。詐而言信。淫而言貞。能設似而亂眞。多端以疑闇。此凡人之所常惑。明主之所甚疾也。君子內洗其心。以虛受人。外設法度。長短經無此句。立不易方。意林引君子以下四句。貞觀之道也。九流有主。貞一之道也。內貞觀而外貞一。則執僞者無地而逃矣。夫空言易設。但責其實事之效。則是非之驗。立可見也。長短經知人篇。

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圓則圓。置之方則方。澄之則渟。御覽作渟。而清。動之則流而濁。御覽三百六十。引篇首至此。先王知中流之易擾亂。故隨而教之。謂其偏好者。故立一定之法。意林。

士大夫分職而聽。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拱已而正矣。何以明其然耶。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咎繇爲理官。益掌驅禽。堯不能爲一焉。奚以爲君。而九子者爲臣。其故何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乘成功以王天下。長短經大體篇。

凡都縣之考課有六。一曰以教課治。則官愼德。二曰以清課本。則官愼行。三曰以才課任。則官愼舉。四曰以役課平。則官愼事。五曰以農課等。則官愼務。六曰以獄課訟。則官愼理。此能備官也。長短經政體篇。按此條嚴本未載。

龍舟整楫。王良不能執也。驥騄齊行。越人不能御也。各有所能。意林。

人之學者。意林無者字。如御覽作猶困學紀聞十同。渴而飲河海也。意林無也字。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書鈔八十三。御覽六百七。引篇首至此。

大觀則大見。小觀則小見。意林。

金以利用。錢以輕流。此二物飢不可食。同上。

入粟補官。是賣官也。罪人以贖。是縱惡也。同上。

世富錢流。則禁盜鑄錢。世貧錢滯。則禁盜壞錢。同上。

披珍玉之衣。書鈔二十。嚴可均按校工篇。必被珠繡之衣。疑即此。

夫華然被裘褐。塊然居深處出。按有脫誤。澤生無禮容。死衣以薪。棄之中野。喪期無數。如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者。爲按有脫誤。亦已明矣。書鈔一百五十八。

撞亡秦之鐘。作鄭衞之樂。欲以興治。豈不難哉。意林。嚴可均按。此疑禮樂篇文。

賞不避疏賤。罰不避親貴。同上。嚴可均按治體篇。有善雖疏賤必賞。惡雖貴近必誅。與此略同。然篇次不符。疑此法刑篇文也。

律是咎繇遺訓。書鈔四十五。引此句。無是字。訓下有也字。漢命蕭何廣之。御覽六百三十八。

夷吾爲政。士三妻者。逐於境外。女三家者。入於舂隸也。御覽八百二十九。

若親貴犯罪。大者必議。小者必赦。是縱封豕於境內。放長蛇於左右也。御覽六百五十二。

救嬰孩之疾。而不忍鍼艾。更加他物。以至死也。今除肉刑。危者更衆。何異服他藥也。肉刑雖斬其足。猶能生育也。張倉除肉刑。每歲所殺萬許。鍾繇復肉刑。歲生二（嚴可均按三國魏志鍾繇傳作三。）千人也。（意林。）名肉刑者。猶烏獸登俎而作肉。（同上。）今有弱子。當陷大辟。問其慈父。必乞以肉刑代之。苟可以生易死也。有道之君。能不以此加百姓乎。蛇螫在手。壯夫斷其腕。謂其雖斷不死也。（同上。）曹羲曰。縶馴駒以縫絆。御悍馬以腐索。今制民以輕刑。亦如此也。（同上。）但知管子。借耳（按據下文知脫目字。）於天下。不如堯借人心。而後用其耳目。（同上。）昔燕趙之閒。有三男（御覽有子字。）共娶一女。生四子。後爭訟。廷尉延壽奏云。禽獸生子逐母。宜以四（意林無四字。）子還母。尸三男（御覽有子字。）於市。（意林。御覽。三百六十一。嚴可均按初學記十二。引謝承後漢書。范延壽。宣帝時爲廷尉。時燕趙之閒。有三男共娶一妻。生四子。長各求離別。爭財分子。至聞于縣。縣不能決斷。讞之于廷尉。于是延壽決之。以爲悖逆人倫。比之禽獸。生子屬其母。以子並付母。尸三男于市。奏免郡太守令長等。無率化之道。天子遂可其言。漢書百官公卿表。成帝河平二年。北海太守安成范延壽子路爲廷尉。八年卒。初學記作宣帝誤也。以禮按搜神記載此事。亦云宣帝之世。其誤與謝書同。）塞一蟻孔。而河決息。掩（意林作施。）一車轄。而覆乘止。立（書鈔作爲。）法令（書鈔無令字。）者。亦（書鈔無亦字。）宜舉（書鈔有其字。）要。（書鈔四十三。意林。）貴有常名。而賤不得冒。尊有定位。而卑不敢逾。（意林。）

先王之制。九州異賦。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若河內諸縣。去北山絕遠。而各調出御。上黨眞人參。上者十斤。下者五十斤。所調非所生。民以爲患。御覽九百九十一。嚴可均按。此疑平賦役篇文。

丈夫重義如太山。輕利如鴻毛。可謂仁義也。諺曰。己是而彼非。不當與非爭。彼是而己非。不當與是平。嚴可均案。意林魏子。亦引此諺。平作爭。也。同上。

經之以道德。緯之以仁義。織之以禮法。既成而後用之。意林。

漢武令郡國舉孝廉。末世合素帛。乃有釋親而恤同歲。云同登之歲。記於素帛。垂之後胤。取諸此意。書鈔七十九。

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孝廉。元封五年舉秀才。歷世相承。皆向郡國稱故吏。文選盧子諒贈劉琨詩注。

謂有孝廉秀才之貢。或千里望風。承聲而舉。故任實者漸消。積虛者日長。意林。

聞一善言。見一善事。行之唯恐不及。聞一惡言。見一惡事。遠之唯恐不速。同上。

縣千金於市。市御覽無次市字。人不敢取者。分定也。御覽作矣。意林。御覽八百十。委一錢於路。童兒御覽作子。爭之御覽無之字。者。分未御覽作不。定也。

夏令披大典作被。裘冬令披大典作被。葛。御覽誤褐。雖有嚴令。終不肯御覽無肯字。從者。逆時御覽二十一。無時字。也。御覽二十一。又二十七。永樂大典。嚴可均按。已上五條。疑皆貴教篇文。

三皇貴道而尚德。五帝先仁而後義。三王先義而後辭。意林。嚴可均按。此疑戒言篇文。

鴻毛一羽。在水而沒者。無勢也。黃金萬鈞。在舟而浮者。託舟之勢也。同上。

擬金人銘。作口銘。類聚十七。祇口誡二字。曰。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來有端。文選歐陽堅石臨終詩注。引此二句。有端作無端。又陸機君子行詩注。亦引此二句。兆作基。來作生。端作胎。情莫多妄。口莫多言。意林。御覽三百六十七。引篇首至此。勿謂何有。積怨致咎。此二句。勿謂不然。變出無間。文選鮑昭代君子有所思行詩注。引此二句。勿謂不傳。伏流成川。蟻孔潰河。溜意林作淄。類聚作流。穴御覽作沈。傾山。類聚又引此四句。鮑昭詩注。又引此二句。書鈔一百五十八。引此二句。病從口入。患自御覽作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心與口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隨御覽。意林。御覽又引作存。焉。蟻孔以下至末。

愛己者不能不愛。憎己者不能不憎。

君子周才難。文選王康琚反招隱詩注。

論經禮者。謂之俗生。說法理者。名爲俗吏。文選干寶晉紀總論注。

寵臣大柄。其君則病。寵臣過隆。其君則聾。王良造父。不能同車而馭。伯喈叔夜。不可並琴而彈。金樓子四。按己上二條。嚴本未載。

主執非道以虜其民。民杜私心以事其主。公門寒於上。顯議寢於下。忠臣深按有脫。訟而杖泣。貞士伏巖穴而自歎。數進忠按有脫。君之門也。已萬里一本作九重。書鈔一百五十九。矣。

禮云繼父服衰。傅子曰。母捨己父。更嫁他人。與己父甚於兩絕天也。（聚珍版書本原注一本作與己父絕甚於兩夫也。注云絕字舊誤在兩字下。則是以天爲夫字耳。）父無可繼之理。不當制服。（意林無父以下十字。）又制服恐非周孔所制。亡秦（通典作此禮。）焚書以（通典作之。）後。俗儒（通典有妄字。）造之。（通典九十引父無以下至末之作也。意林。）

征南軍師北海矯公智父。前取夾氏女。生公智。後而出之。未幾重取王氏女。生公曜。父終之日。謂公智曰。公曜母年少。必當更嫁。可迎還汝母。及父卒。公智以告其母。母曰。我夾氏女。非復矯氏婦也。今將依汝居。然不與矯氏家事。夾氏來至。王氏不悅。脫縗絰而求去。夾氏見其如此。卽還歸夾舍。三年喪畢。王氏果嫁。夾氏乃更來。每有祭祀之事。夾氏不與。及公智祖母幷姑亡。夾氏並不爲制服。後夾氏疾困。謂公智。我非矯氏婦。乃汝母耳。勿葬我矯氏墓也。公智從其母令。別葬之。公智以父昔有命母還。於是爲服三年。公曜以夾氏母。始終無順父命。竟不爲服。（通典九十四。按此條嚴本未載。）

先王之制禮也。使疏戚有倫。貴賤有等。上下九代。別爲五族。骨肉者天屬也。正服之所經也。義立者人紀也。名服之所緯也。正服者本於親親。名服者成於尊尊。親尊者服重。親殺者轉輕。此近遠之理也。尊崇者服厚。尊降者轉薄。此高下之敍也。記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人紀準之。兄不可以比父。弟不可以爲子。嫂之與叔。異族之人。本之天屬。嫂非姊。叔非弟也。則不可以親親理矣。校之人紀。嫂非母也。叔非子也。稽之五服。體無正統。定其名分。不知所附。（通典九十二。）

妄進者。若卵投石。逃誅者。若走赴深。意林。

閒歲察舉孝廉而上之。皆是九州百郡之士。風異俗殊。所向不同。進如衆川之朝海。散如雲霧之歸岫。曄若春華之書鈔無之字。并意林作並。發。馥若秋蘭之書鈔無之字。俱茂。書鈔七十九。意林引曄若二句。

我欲戰而彼不欲戰者。我鼓而進之。若山崩河溢。當其衝者摧。值其鋒者破。所謂疾雷不暇掩耳。則又誰禦之。意林。

吳起吮瘡者之膿。積恩以感下也。史記云。吳起吮癰。同上。嚴可均按。史記以下七字。當是校語。

晝戰目相見。夜戰耳相聞。得利同勢。失利相救。同上。

兵法云。內精八陣之變。外盡九成之宜。然後可以用奇也。御覽三百一。

堯遭洪水而貴陸。湯遇大典脫遇字。大旱而重水。御覽五十六。永樂大典。

陸田者。御覽五十六。無者字。命懸於天也。意林。御覽五十六。無也字。人力雖修。苟意林。御覽八百二十一。無苟字。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御覽五十六。引篇首至此。水御覽八百二十一。脫水字。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意林引篇首至此。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御覽八百二十一。

樹上懸瓠。非木實也。背上被裘。非脊毛也。此似而非。意林。

九日養親。一日餓之。豈得御覽作寧可。言孝。御覽無孝字。飽多飢少。固非御覽作同爲。孝乎。御覽作子。穀馬十日。一日餓之。馬

肥不損。於義無傷。不（御覽作非）可同之（御覽八百九十七引篇首至此）。一日餓母也。（意林）

漢末有管秋陽者。與弟及伴一人。避亂俱行。天雨雪糧絕。謂其弟曰。今不食伴。則三人俱死。乃與弟共殺之。得糧達舍。後遇赦無罪。此人可謂善士乎。孔文舉曰。管秋陽愛先人遺體。食伴無嫌也。荀侍中難曰。秋陽貪生殺生。豈不罪邪。文舉曰。此伴非會友也。若管仲啖鮑叔。貢禹食王陽。此則不可。向所殺者。猶鳥獸而能言耳。今有犬齧一狸。狸齧一鸚鵡。何足怪也。昔重耳戀齊女。而欲食狐偃。叔敖怒楚師。而欲食伍參。賢哲之忿。猶欲啖人。而況遭窮者乎。（意林）

傅子曰。聖人之道如天地。諸子之異如四時。四時相反。天地合而通焉。（御覽作之。意林。御覽四百一）

昔仲尼既歿。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與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文選劉峻辨命論注）

論語聖人之至教。王者之大化。鄉黨則有朝廷之儀。聘享之禮。堯曰篇。則有禪代之事。（意林）

夫文彩之在人。猶榮華之在草。（同上）

道教者。昭昭然。猶日月麗乎天。（文選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

見虎一毛。不知其斑。道家笑儒者之拘。儒者嗤道家之放。皆不見本也。（意林）

止響以聲。逐影以形。姦爭流蕩。不知所止也。（同上）

傅子云。孟軻、荀卿。若在孔門。非唯游、夏、而已。乃冉、閔、之徒也。同上。

管子書。過半通鑑外紀一引。半下多便字。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漢藝文志考證六。困學紀聞十。

桓譚書煩而無要。辭雜而旨詭。吾不知其博也。書鈔一百。

積薪若山。縱火其下。火未及然。一杯大典作盂。之水。尚可滅也。及至火猛風起。煙火行天。意林無此四字。雖傾竭意林無竭字。河大典無河字。海。不能救也。大典無也字。秦昭王是積薪而縱火其下。大典脫下字。至意林無至字。始皇。然大典無然字。而方燄二世起風而怒也。大典作滅之。秦人視大典作觀。山東之民。猶猛虎之睨羣羊。大典引篇首至此。何隔憚哉。意林。

大孝養志。其次養形。養志者盡其和。養形者不失其敬。意林。

割地利己。天下讎之。推心及物。天下歸之。以信接人。天下信之。不以信接人。妻子疑之。見疑妻子。難以事君。君子修身居位。非利名也。在乎仁義。同上。

人皆知滌其器。而莫知洗御覽作滌。其心。意林。御覽三百七十六。

心有管籥。須言而發。御覽三百七十六。

君子審其宗而後學。明其道而後行。意林。御覽四百三。

或云。玄、衡、按章玄成、匡衡。以善詩至宰相。張禹以善論按謂論語。作帝師。豈非儒學之榮乎。傅子曰。學以道達榮。不以位顯。意林。

或問劉歆、劉向、孰賢。傅子曰。向才學俗而志忠。歆才學通而行邪。嚴可均按此下疑有刪節。詩之雅頌。御覽六百八。誤誦。書之典謨。文質足以相副。翫之若近。尋之若御覽六百。書鈔九十五。御覽六百八。引詩之以下至此。遠。陳之若肆。研之若隱。浩浩乎御覽六百八作焉。其書鈔御覽六百八。無其字。文章之淵府也。書鈔。御覽六百八。又引浩浩以下至末。御覽五百九十九。

吾觀班固漢書。天中記三十七。首無吾觀二字。漢書下。有因父得成四字。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抑作折。史通忠臣。敍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非良史非良史。史通內篇書事。作此其所失。也。意林。史通內篇書事。引論國以下至末。

觀孟堅漢書。實命代按代字。疑史通避唐諱改。原本當是世字。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益陋也。史通內篇嚴才。

墨子兼愛。是廢親也。短喪。是忘憂也。意林。

伊尹耕於有莘。孰知非夏之野人。呂尚釣於渭濱。孰知非殷之漁者。遇湯、文。然後知其非也。同上。

說身隱胥餘。築於巖穴。天下莫之知而不問。可不謂之靜而安乎。書鈔一百五十八。

夢攀日月。覺而不上天庭。夢入九泉。寤而不及地下。高宗得說偶中耳。御覽三百九十七。

面歧路者。有行迷之患。仰高山者。有飛天之志。意林。

或乘馬。或乘車。而俱至秦者。所謂形異而實同也。同上。

若謂黃帝後。方有舟檝。庖犧之時。長江大河。何所用之。同上。

經巨海者。終年不見其涯。測虞淵者。終世不知其底。故近者不可以度遠也。同上。

漢世賤軺車。而今貴之。意林。御覽七百七十五。作漢世賊人乘軺。則貴人也。按句有脫誤。

漢代賤乘軺。今則貴之。史記平準書索隱。

夏曰余車。殷曰胡奴。周曰輜車。輜車卽輦也。宋書禮志五續。漢書輿服志上注。引周曰二句。輜車二字不重。

天子出。多乘輿車。書鈔一百四十。

以雲母飾車。謂之雲母車。臣下廣韻無下字。不得乘之。御覽無之字。廣韻一引此三句。時賜王公貴臣。御覽七百七十五。

有編珠無有字。追鋒車。施通幰。御覽七百七十五。引此句。幰下有車字。遽則乘之。編珠四。

金根車。天子親耕乘之。蹋楮車。畋獵乘之。御覽八百二十二。

漢武世王侯。觀殿重階。金楓紫墀。御覽一百八十四。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謂之繡。意林。

長老說。魏志無此三字。漢桓帝後漢書注。無帝字。時。大將軍後漢書注。書鈔。無此三字。梁冀。以火澣布爲後漢書注。書鈔。御覽。以作作。無爲字。單衣。嘗大後漢書注。書鈔。御覽。無嘗大二字。會賓客行酒。御覽六百九十一。引梁冀以下至此。公卿朝臣前。魏志無行酒以下七字。冀陽後漢書注。書鈔。御覽。無冀字。陽作佯。爭酒失杯而汙後漢書注作沃。之。魏志。書鈔。御覽。無冀字。僞怒。解衣書鈔作燒衣。無下三字。而魏志作曰。燒之。御覽六百九十一。又引失杯以下至此。布得火熚

燁赫後漢書注書鈔御覽無燁赫二字然而熾魏志無而熾二字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絜白御覽六百九十一又引此二句若用灰後漢書注書鈔御覽若作如無用灰二字水澣之後漢書注作也魏志無澣之二字焉後漢書注書鈔御覽無焉字事類賦十二御覽六百九十一所引悉同惟少兩而字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傳注三國魏志齊王芳紀注書鈔一百二十八御覽八百二十

太祖武皇六帖無皇字帝御覽原注魏武帝愍類聚作恐嫁六帖娉娶之僭上三國志作奢僭公主適人皆以書鈔類聚六帖作不過皁書鈔類聚作帛帳御覽六百九十九引篇首至此從婢不過書鈔類聚六帖無不過二字十人而已三國魏志武帝紀注書鈔一百三十二白孔六帖十四

漢末王公名士魏志注書鈔六帖御覽無名士二字多委王服御覽無此三字以幅巾爲雅書鈔一百二十七引篇首至此是以六帖無是以二字袁紹、崔鈞魏志注誤豹御覽無崔鈞二字嚴可均按鈞崔烈子後漢書附崔寔傳之徒雖爲將帥皆著縑巾宋書禮志五御覽六百八十七引篇首至此魏六帖無魏字御覽魏上有漢末二字太祖以天下凶荒六帖作未定資財乏匱六帖無此四字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六帖有之字帢六帖作幗御覽誤帙御覽八百十八引魏太以下至此合於六帖無於字御覽廣韻作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六帖御覽無其字貴賤於今施行六帖廣韻無此四字可謂宋志作白乃廣韻作軍容廣韻五引太本施非作節爲字國容廣韻有祖以下至此也宋書五行志一引此八字三國魏志武帝紀注六帖十二御覽六百八十八

謝旗房陵都尉戰有功太祖賜旗罽裘豹裀書鈔一百二十九按此條嚴本未載

帽先未有歧荀文若巾觸樹成歧時人慕之因而弗改今通爲麗弔之服白紗爲之或單或裌初婚、冠、送餞、亦服之御覽六百八十八

魏明帝以高山按冠名制似通天、遠遊乃毀變先形令行人使者服之御覽六百八十五

魏明帝疑三公衮冕之服似天子。減其采章。御覽六百九十。

侍中冠武弁。文選曹植求通親親表注。

此服妖也。按謂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內外也。大雅云。玄衮赤舄。鉤膺鏤鍚。歌其文也。小雅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詠其武也。若內外不殊。王制失敍。服妖既作。身隨之亡。妹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宋書五行志一。按此條嚴本祇首四字。今增補。

始皇冢。令匠人作機弩。有人穿者卽射之。以人魚膏作燭。意林。

鴻不學飛。飛則沖天。驥不學行。行則千里。二世修驪山陵。採玉者傾山。採珠者蔽海。御覽九百十六。

逐兎之犬。終朝尋兎。不失其迹。雖見麋鹿。不暇顧也。意林。

鴨足何以販。雞足何以骿。聚珍版書本原注。販字無鴨足之義。骿字字書所無。攷字典有販字。肉也。又有骿字。脈也。或傅子本取鴨足有肉。相聯屬。雞四爪如脈絡。分散之義。亦未可知。販、骿、疑卽販、骿之訛。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原文。販、骿、吾不知也。何況問天地乎。御覽九百十九。

漢高祖度闊而網疏。故後世推誠而簡直。光武教一而網密。故後世守常而禮義。魏武糾亂以尙猛。天下修法而貴理。意林。

形之正。不求影之直。而影自直。聲之平。不求響之和。而響自和。德之崇。不求名之遠。而名自遠。同上。

西國胡人。意林。珠林。無人字。言蘇合香。珠林有者字。是。珠林。御覽。無是字。獸便。珠林無便字。所作也。意林無所作也三字。御覽無所作二字。中國皆以

爲怪。意林無此四字。法苑珠林三十六。御覽九百八十二。引篇首至此。獸便而臭。忽聞西極獸便而香。則不信矣。意林。必得崑山之玉而後寶。則荆璞無夜光之美。必須南國之珠而後珍。則隨侯無明月之稱。同上。始皇遠遊並海。而不免平臺之變。及葬驪山。尋見發掘。同上。今有鉛錫之鋌。雖歐冶百鍊。猶不如瓦刀。有駑駘之馬。雖造父駕之。終不及飛兎絕景。鈍故也。同上。土不可以作鐵。而可以作瓦。同上。張衡能令三輪獨轉也。後漢書張衡傳注。按此條。嚴本未載。相者曰。御覽無曰字。三亭九候。定於一尺之面。御覽三百六十五。引篇首至此。智愚勇怯。形於一寸之目。天倉金匱。以別貧富貴賤。意林。光武鳳翔於南陽。燕、雀、化爲鵠、雛。二漢之臣。煥文選注無煥字。爛如三辰之附長天。文選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引二漢以下至此。長平之卒。磊落如秋草之中。繁霜勢使然也。意林。長人數丈。身橫九畝。兩頭異頸。四臂共骨。老人生角。男女變化。何益於賢愚邪。同上。豈有太乙之君。坐於庶人之座。魁罡之神。存於匹婦之室。同上。時按魏明帝時。御覽無時字。太原人。御覽作民。發冢破棺。棺御覽無次棺字。中有一生。御覽無此二字。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送之京師。問其本事不知也。御覽無送之以下十一字。視其冢上樹木。御覽無樹字。可御覽無可字。三十歲。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於御覽無於字。地

中邪。（御覽作也。）將一朝欻然生。偶與發冢者會也。（三國魏志明帝紀注。御覽五十八。）

晉（類聚無晉字。）樂廣爲河南尹。郡中前廳（六帖作前時郡中。）多怪。病後人皆於廊下。督郵傳中治事。（六帖無病後以下十三字。）無敢在廳事（六帖作中。）者。唯廣處之。（六帖七十六。引篇首至此。）白日戶自閉。二子凱、橫、等懾怖。廣使掘牆孔。得狸乃絕。（藝文類聚六。）

律呂本於天地。豈崑崙之竹。鳴鳳之聲。能定之哉。此迂遠之談也。（書鈔一百十二。）

昔者。伯牙子游於泰山之陰。逢暴雨止於巖下。援琴而鼓之。爲淋雨之音。更造崩山之曲。每奏。鍾期輒窮其趣。曰善哉子之聽也。（御覽十。）

張奏鼓琴。郝素彈箏。（類聚御覽有善字。）雖伯牙之妙手。吳姬之（類聚御覽無兩之字。）奇聲。何以加哉。（類聚御覽作之。類聚四十四。御覽五百七十六。）

列和善吹苗。吳姬之聲。無以加也。（類聚四十四。御覽五百八十。大典。）

朱生善彈琵琶。雖伯牙之妙。（類聚有舞字。）無以（御覽無以字。）加也。（類聚作之。類聚四十四。御覽五百八十三。）

人若欽所聞而忽所見。不亦惑乎。設此六人。（按謂孫氏善歌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暨列和郝素、朱生。皆在魏、晉之世。）生於上世。（通志作代。）越古今而無儷。何但夔、牙、同契哉。（宋書樂志一。通典一百四十五。）

箏者。上圓象天。下平象地。中空準六合。絃柱十二。擬十二月。乃仁智之器也。（類聚四十四。）

體圓柄直。（按謂琵琶。）柱有十二。其他皆充上銳下曲項。形制稍大。本出胡中。俗傳是漢制。兼似兩制者。謂之秦、

漢。蓋謂通用秦、漢之法。通典一百四十四。

北斗者。不欲雲覆之。有黑雲覆之。大雨。天中記三。

傅子卷四

闕題五十五條

范蠡字少伯。楚三戶人也。使越滅吳已。後乘輕舟。游五湖。王令人寫其狀。恆朝禮之。列仙傳云。徐人也。林意樂毅伐齊。遂下齊七十餘城。置吏屬燕爲郡。而修齊之宗廟。文選張悛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注。

劉鈞爲潁陰相。不爲脂膏之染。三年無書與京師。書鈔七十人。

上雷令。按有脫誤。一郡稱明。同上。按以上三條。嚴本失載。

靈帝時。牓門賣官。御覽八百二十八引此句無時字。於時太尉段熲、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張溫之徒。皆入錢。上千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御覽又引此句作崔烈入錢五百萬取司徒。熲數征伐。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溫有傑才。陵能偶時。皆一時顯士。猶以貨取位。而況於劉囂、唐珍、張顥之黨乎。三國魏志董卓傳注。嚴可均按。司隸劉囂。以黨諸常侍。致位公輔。唐珍中常侍唐衡弟。張顥中常侍張奉弟。

寔。按陳寔。名天下致弔。會其葬者三萬人。制縗麻者以百數。三國魏志陳羣傳注。

太祖又云。按答袁紹。湯武之王。豈同士哉。若以險固爲資。則不能應機而變化也。三國魏志武帝紀注。嚴可均按。郭嘉傳注云。語在武紀。則此篇題。當云太祖武皇帝紀。

太祖既誅袁譚。梟其首。令曰。敢（御覽有有字。）哭之者。戮及妻子。於是王治叔、田子泰、相謂曰。生受辟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亡義。何以立世。遂造其首而哭之。哀動三軍。軍正白行其戮。太祖曰。義士也。赦之。（三國魏志王修傳注。御覽四百二十一。）

繡（按張繡。）有所親胡車兒。勇冠其軍。太祖愛其健。手以金與之。繡聞之。疑太祖欲因左右刺之。遂反。（三國魏志張繡傳注。）

武皇帝。至明也。崔琰、徐奕。一時清賢。皆以忠信顯於魏朝。丁儀閒之。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誅。（三國魏志徐奕傳注。）

初表（按劉表。）謂嵩（按韓嵩。）曰。今天下大亂。未知所定。曹公擁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釁。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爲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國實受其祜。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爲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思。無負嵩。表遂使之。果如所言。天子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還稱朝廷曹公之德也。表以爲懷貳。大會僚屬數百人。陳兵見嵩。盛怒持節將斬之。數曰。韓嵩敢懷貳邪。衆皆恐。欲令嵩謝。嵩不動。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怒不已。其（後漢書注作表。）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後漢書注無也字。）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弗（後漢書注作不。）誅。而囚之。（後漢書劉表傳注引表妻以下至末。三國魏志劉表傳注。）

表既殺望之。（按劉廙兄。）荊州人士。皆自危也。夫表之本心。於望之不輕也。以直迕情。而讒言得入者。以無容直之度也。據全楚之地。不能以成功者。未必不由此也。夷、叔、迕武王以成名。丁公順高祖以受戮。二主之度遠也。若不遠其度。惟褊心是從。難乎以容民畜衆矣。（三國魏志劉廙傳注。）

衡（按補衡。）辯於言而剋於論。見荊川牧劉表曰。所以自結於表者。甚至。表悅之。以爲上賓。衡稱表之美盈口。而論表左右。不廢繩墨。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以爲不能斷。功不濟者。必由此也。是言實指表智短。而非衡所言也。表不詳察。遂疏衡而逐之。衡以交絕於劉表。智窮於黃祖。身死名滅。爲天下笑者。譖之者有形也。（三國魏志荀彧傳注。）

詡（按賈詡。）南見劉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爲也。（三國魏志賈詡傳注。）

越字異度。（後漢書注。引劉表傳注。此句。魏志注無下三字。）蒯通之後也。深中足智。魁傑有雄姿。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辟爲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官。進猶豫不決。越知進必敗。求出爲汝陽令。佐劉表平定境內。表得以彊大。詔書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荊州平。太祖（後漢書注。作太祖平荊州。）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荊州。喜得蒯（後漢書注。無蒯字。）異度耳。（後漢書注。又引荊州平以下至此。）建安十九年卒。臨終與太祖書。託以門戶。太祖報書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三國魏志劉表傳注。）

蒯躬字叔孝。性方嚴有容儀。人望而畏之。有過其門者。皆整衣改容。（御覽三百八十。）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齊相管仲之後也。世說新語德行篇引篇首至此。昔田氏有齊。而管氏去之。或適魯。或適楚。漢興。有管少卿爲燕令。始家朱虛。世有名節。九世而生寧。三國魏志管寧傳注。引齊相以下至末。寧往見度。按公孫度時有遼東。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乃因山爲廬。鑿坏爲室。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令西還。度庶子康。代居郡。外以將軍太守爲號。而內有自王心。卑己崇禮。欲官寧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其敬憚如此。三國魏志管寧傳注。是時康又已死。嫡子不立。而立弟恭。恭懦弱。而康孽子淵有雋才。寧曰。廢嫡立庶。下有異心。亂之所由起也。乃將家屬乘海。卽受徵。寧在遼東。積三十七年乃歸。六帖一十六引此句寧上有管字無積字乃字。其後淵果襲奪恭位。叛國家而南連吳。僭號稱王。明帝使相國宣文侯征滅之。遼東之死者以萬計。如寧所籌。嚴可均按寧歸受徵在文帝時此竟其事。御覽事類賦有管字。寧之御覽有遼東而三字。歸也。御覽無也字。事類賦無之歸也三字。海中海中事類賦作嘗從海。遇暴風。餘魏志注六帖無餘字。船皆六帖無皆字。沒。御覽作破。唯寧乘六帖御覽無乘字。船自若。時夜風六帖無風字。晦暝。御覽無時字。船人盡惑。事類賦無唯寧以下十五字。莫知所泊。御覽作泊所事類賦泊作適。忽六帖無船人以下九字。望見有火光。輒御覽六帖事類賦無有字輒字。趣之。得島。島御覽作一事類賦無次島字。無居人。又無火燼。御覽誤爐。行人六帖作者。咸異焉。事類賦無此句祇一衆字。以爲神光之祐也。御覽事類賦無也字六帖無焉以以下八字三國魏志管寧傳注引篇首至此事類賦八引管寧以下至此。皇甫謐御覽脫謐字。曰。積善之應也。御覽八百六十九引管寧以下至末六帖二十七又引海中以下至末。

寧上書天子。且以疾辭。（按文帝詔以寧爲大中大夫。）曰。臣聞傅說發夢以感殷宗。呂尙啓兆以動周文。以通神之才。悟於聖主。用能匡佐帝業。克成大勳。臣之器朽。實非其人。雖貪淸時。釋體蟬蛻。內省頑病。日薄西山。唯陛下聽野人山藪之願。使一老者。得盡微命。書奏。帝親覽焉。（三國魏志管寧傳注。）

司空陳羣。又薦寧。（按明帝卽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曰。臣聞王者顯善以消惡。故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伏見徵士北海管寧。行爲世表。學任人師。淸儉足以激濁。貞正足以矯時。前雖徵命。禮未優備。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先儒鄭玄。卽授司農。若加備禮。庶必可致。至延西序。坐而論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同上。）

明帝以寧爲大中大夫。（按本傳作光祿勳。）賜朝服一具。衣一襲。被一領。安穩犢車一乘。（書鈔五十六。）

寧以衰亂之時。世多妄變氏族者。違聖人之制。非禮命姓之意。故著氏姓論。以原本世系。文多不載。每所居。姻親知舊。鄰里有困窮者。家儲雖不盈儋石。必分以贍救之。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訓以悌。言及人臣誨以忠。貌甚恭。言甚順。觀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卽之熙熙然。甚柔而溫。因其事而導之於善。是以漸之者。無不化焉。寧之亡。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歎。醇德之所感若此。不亦至乎。（三國魏志管寧傳注。）

胡徵君。（按昭字孔明。）怡怡無不愛也。雖僕隸必加禮焉。外同乎俗。內秉絜純。心非其好。王公不能屈。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吾於胡徵君見之矣。（同上。）

嘉嘉。（按郭）少有遠量。漢末天下將亂。自弱冠匿名迹。密友結英雋。不與俗接。故時人多莫知。惟識達者奇之。

年二十七。辟司徒府。三國魏志郭嘉傳注。

太祖謂嘉曰。本初擁冀州之衆。青并從之。地廣兵彊。而數爲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雖彊。終爲所禽。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彊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懾。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閒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其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爲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太祖曰。然。同上。

太祖欲引軍還。按征呂布。布退固守。嘉曰。昔項籍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一朝失勢。而身死國亡者。恃勇無謀故也。今

布每輒破。氣衰力盡。內外失守。布之威力。不及項籍。而困敗過之。若乘勝攻之。此成禽也。太祖曰善。同上。

初劉備來降。太祖以客禮待之。使爲豫州牧。長短經有郭字。嘉言於太祖曰。備有雄才。長短經作志。而甚得衆心。張飛、關羽者。長短經作關羽張飛無者字。皆萬人之敵也。爲之死用。以魏志注無以字。嘉觀之。備終不爲人下。長短經無此六字。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曰。魏志注無曰字。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爲之所。時太祖長短經無時字。太祖作曹公。奉天子以號令天下。長短經無此八字。方招懷英雄。以明大信。未得從嘉謀。長短經是非篇引郭嘉言以下至此。會太祖使備要擊袁術。嘉與程昱俱駕而諫太祖曰。放備變作矣。時備已去。遂舉兵以叛。太祖恨不用嘉之言。三國魏志郭嘉傳注。

太祖欲速征劉備。議者懼軍出。袁紹襲其後。進不得戰。而退失所據。語在武紀。嚴可均按武紀當是傳子中篇篇名。非裴松之語也。觀劉表傳注引傳巽弟子嘏別有傳書鈔七十六引傳子傳云白孔六帖八引傳玄馬先生傳曰足以明之以禮案書鈔七十六引傳子傳云凡三見。太子疑以問嘉。嘉勸太祖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太祖曰善。遂東征備。備敗奔紹。紹果不出。同上。

河北既平。按從破袁紹。又從攻譚於南皮。太祖多辟召青、冀、幽、幷知名之士。漸臣事之。以爲省事掾屬。皆嘉之謀也。同上。

太祖又云。按嘉自柳城還薨。後太祖征荊州。遇疾疫燒船。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

太祖與荀彧書。追傷嘉曰。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二年。險阻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疑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

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柰何柰何。又與彧書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於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云。當先定荆。此爲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同上。

或問近世大賢君子。答曰。答曰。御覽大典作若。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斯大典作其。可謂近世大賢。御覽大典有人士二字。君子矣。荀令君仁以大典脫以字。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詔黷。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御覽大典無興字。其閒必有名魏志注作命。世者。其荀令君乎。御覽四百二大典引篇首至此。太祖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三國魏志荀攸傳注。

敢問今之君子。曰袁郎中按渙字曜卿。積德行儉。華太尉積德居順。其智可及也。其清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濟下以仁。晏嬰行父。何以加諸。三國魏志華歆傳注。

曹大司馬之勇。賁、育、弗加焉。御覽二百九引此二句原注曹仁加作如。張遼其次焉。三國魏志曹仁傳注。

太祖將征柳城。張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也。今天子在許。公遠北征。若劉表遣劉備襲許。據之以號令四方。公之勢去矣。太祖策表必不能任備。遂行也。三國魏志張遼傳注。永樂大典。

太祖徵劉魏志注無劉字。曄。御覽六百六引此五字。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曾不講。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曄獨臥車中。終不

一言。濟怪而問之。曄答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太祖。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太祖每和悅。而曄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太祖。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爲。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猥坐說也。太祖已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爲令。而授曄（御覽無曄字。）以心腹（御覽作腹心。）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御覽有令字。）問曄。至（御覽作乃。）一夜數十至耳。（御覽六百六。又引授以以下至末。末無耳字。三國魏志劉曄傳注。）

居七日。（按漢中平。曄進曰。今舉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因其傾而擊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則不可犯矣。）蜀降者就。蜀中一日數十驚。備雖斬之。而不能安也。太祖迺問曄曰。今尚可擊否。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同上。）

初太祖時。魏諷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傾心交之。其後孟達去劉備。歸文帝。論者多稱有樂毅之量。曄一見諷、達。而皆云必反。卒如其言。（同上。）

孫權遣使求降。帝以問曄。曄對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荊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彊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乘其釁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卻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彊其衆。而疑敵人。權善用兵。見策知變。其計必出於此。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其內。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日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

疑天下欲來者心。必以爲懼。其殆不可。孤何不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勢也。帝不聽。遂受吳降。卽拜權爲吳王。曄又進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卽眞。德合天地。聲暨四遠。此實然之勢。非卑臣頌言也。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勢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彊逼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卽以爲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爲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僞降。就封殖之。榮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爲虎傅翼也。權旣受王位。卻蜀兵之後。外盡禮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內爲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也。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子女。以爲僮隸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百倍矣。又不從。遂卽拜權爲吳王。權將陸遜。大敗劉備。殺其兵八萬餘人。備僅以身免。權外禮愈卑。而內行不順。果如曄言。同上。

曄事明皇帝。又大見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曄。持不可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謙謝曰。臣出自儒生之末。

陛下過聽。拔臣羣萃之中。立之六軍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盡言。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昧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見出責。暨（御覽作劉楊責曄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之。（魏志注無之字）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御覽無采字）不可不精思也。（御覽八百三十四引劉曄責楊以下至此）暨亦謝之。曄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惡曄於帝曰。（御覽作有惡劉曄於魏明帝謂）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御覽作趣）而合之。（御覽七百三十九引有惡以下至此）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御覽脫其字）情。從此疏焉。曄遂發狂。出爲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御覽七百三十九又引帝如以下至此）以曄之明智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與世士相經緯。內不推心事上。外困於俗。卒不得自安於天下。豈不惜哉。（三國魏志劉曄傳注）

陶（按劉曄子）字季冶。善名稱。有大辯。曹爽時爲選部郎。鄧颺之徒。稱之以爲伊、呂。當此之時。其人意陵青雲。謂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智者圖國。天下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玄以其言大惑。不復詳難也。謂之曰。天下之質變無常也。今見卿窮爽之敗。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同上）

畿。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延年父周。自南陽徙茂陵。延年徙杜陵。子孫世居焉。三國魏志杜畿傳注。

畿御覽上有杜字。自荊州還後。御覽無此五字。按畿守鄭縣令。會天下亂。去官客荊州。至許見侍中耿紀。共魏志注無共字。語終夜。尚書令荀彧家與紀屋相比。魏志注無家字。屋相比作比屋。夜聞畿言異之。詰魏志注無詰字。且遣人御覽無人字。謂紀曰。御覽有不字。有國士而不進。御覽無此三字。何以居位。既見畿。知之御覽無此二字。如舊相識者。御覽無者字。遂進畿於朝。三國魏志杜畿傳注。太平御覽四百九。

彧稱畿勇足以當大難。智能應變。其可試之。三國魏志杜畿傳注。

先按姓范。云。既欲爲虎。而惡食人肉。失所以爲虎矣。今不殺。必有後患。同上。

畿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郭智有好。恢子豐交結英儁。以才智顯於天下。智子沖。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畿爲尚書僕射。二人各修子孫禮見畿。既退。畿歎曰。孝懿按李恢字。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按郭智字。爲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時人皆以畿爲誤。恢死後。豐爲中書令。父子兄弟皆誅。沖爲代郡太守。卒繼父業。世乃服畿知人。同上。

安鄉亭侯曹羲。爲領軍將軍。慕周公之下士。賓客盈座。書鈔六十四。

攄字按闕二字。曹羲弟。嚴可均按。曹眞傳爽弟羲爲中領軍。訓武衛將軍。彥散騎常侍。則此卽訓也。或訓又名攄書鈔未改本。字下原缺。別有曹攄字顏遠。晉書在良吏傳。文選有曹顏遠詩二首。與此無涉。爽諸弟皆誅。何得爲晉良吏。陳禹謨書鈔刊本補此云字顏遠非也。萬歲侯。爲武衛將軍。大縱酒作樂。酒酣起爲壽。當傅子前。憂亡流涕。同上。

王黎爲黃門侍（御覽無侍字）郎。軒軒然乃得志。煦煦（書鈔作喧喧）然乃（御覽無二乃字）自樂。（御覽二百二十一引篇首至此）傅子難之曰。子以聖人無樂。子何樂之甚。黎曰。非我乃聖人也。（書鈔五十八）

宋建椎牛禱賽。終自焚滅。文欽曰。祠祭事天。斬於人手。諸葛誕夫婦。聚會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舉族誅夷。此天下所共見。足爲明鑒也。（三國魏志諸葛誕傳注）

初（御覽無初字）劉備襲蜀。丞相掾趙戩（御覽作幾）曰。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必（御覽作每）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蜀雖小。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幷也。（御覽無此十五字）徵士傅幹（御覽誤朝）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爲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爲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御覽有劉字）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爲（御覽有而字）不濟也。（御覽四百四十四。三國蜀志先主傳注）

傅子曰。諸葛亮誠一時之異人也。治國有分。御軍有法。積功興業。事得其機。入無遺力。出有餘糧。知蜀本弱而危。故持重以鎮之。若姜維欲速立其功。勇而無決也。（意林按此條意林舊列范蠡條上。今以類附此。）

遼（按張遼）欲白太祖。恐太祖之殺羽。不白。非事君之道。乃歎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度何時能去。遼曰。羽受公恩。必立效報公而後去也。（三國蜀志關羽傳注）

維（按姜維）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衣之業。（三國蜀志姜維傳注）

曹公征柳城。將襲許。（按謂孫策。三國吳志孫策傳注）

孫策爲人明果獨斷。勇蓋天下。以父堅戰死。少而合其兵。將以報讎。轉鬬千里。盡有江南之地。誅其名豪。威行鄰國。及權繼其業。有張子布以爲腹心。有陸議、諸葛瑾、步隲以爲股肱。有呂範、朱然以爲爪牙。分任受職。乘間伺隙。兵不妄動。故戰少敗。而江南安。三國吳志孫權傳注。

國語非邱明所作。凡有共說一事而二文。必國語虛而左傳實。其言相反。不可強合也。左傳哀十三年正義。

傅子卷五

馬先生傳（篇名見白孔六帖八）

馬（意林有先生綾機四字。按意林以馬先生綾機爲一條。下文又各爲一條。馬亦冠以指南車翻車等字。似皆意林所加子目。今本與傳文連屬。誤矣。）先生名（御覽無名字。）鈞字德（意林脫德字。）衡。（魏志注無名鈞以下五字。御覽無字德衡三字。○初學記十二引馬鈞字德衡五字。）天下之名巧（御覽無名字。巧下有者字。）也。（意林御覽七百五十二引篇首至此。）少而游豫。不自知其爲巧也。當此之時。言不及巧焉。可以言知乎。爲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舊（意林無舊字。）綾（御覽無綾字。）機（意林有本字。）五十綜者五十躡。（意林作簾。下昉此。○六帖引舊綾以下十字。綜作絲。者作爲。）六十綜者（意林無二者字。）六十躡。先生（御覽無先生二字。移上文馬生者天下之名巧也九字於此。）患其喪功費日。（意林無此六字。御覽作遺日喪功。）乃皆（意林無皆字。六帖無患其以下八字。）易以十二躡。其（六帖無躡其二字。意林無其字。）奇文異變。因（御覽作用。）感（六帖無感字。）而作。（六帖有成字。○御覽八百二十五引舊機以下至此。六帖八引先生以下至此。）者。猶自然之成形。（意林無此七字。）陰陽之（意林無之字。）無窮。（意林有也字。聚珍版書意林原注。一作猶自然成形陰陽無窮也。○意林引篇首至此。）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者。又焉可以言校也。指南車見周官。亦見鬼谷子。（魏志注無指南以下十一字。殿可均按周官無此語。鬼谷子謨篇曰。鄭人之取玉也。必載司南之車。爲其不惑也。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引鬼谷子注曰。肅愼氏獻白雉。還恐迷路。周公作指南車以送之也。按此不知何人注。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五直以爲鬼谷子正文。非也。）先生爲（意林作作。）給事中。與常侍（意林無常侍二字。）高堂隆。驍騎將軍（意林無此四字。）秦朗。爭論於朝。言及（意林無此五字。）指南車。（御覽有有字。）二子謂（意林作云。）古無指南（指南意林作此。）車。記言之虛也。（意林作記指虛言耳。意林引指南車見周官以下至此。）先生曰。古有之。（御覽七百五十二又引有二子

以下至此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二子哂之曰先生名鈞字德衡鈞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輕重輕重無準而莫不模哉先生曰盧爭意林作爭盧空言不如試之易意林無易字效也於是二子遂御覽無遂字意林無此五字以白意林作言於明帝意林另有明帝二字詔先生先生意林作使作之而指南意林無此三字車意林有乃字成意林又引先生曰爭盧已下至此此一異也又不可以言者也御覽無此七字從是天下復其巧矣意林有翻車先生四字居意林有在字京師魏志注御覽作京都城內有地可爲可爲意林作圃意林御覽作園而魏志注御覽無而字患無水以意林作可溉魏志注作灌之意林無之字先生魏志注意林無先生二字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意林無而灌以下九字御覽無更入四字其功魏志注作巧百倍意林引翻車先生以下至此於常此二異也其御覽無其字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御覽無也字帝以問先生可動否對御覽作鈞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構使其御覽無其字形若輪御覽譏輪平地施之御覽無此三字潛以水發焉設爲歌御覽作女樂舞象至令至令御覽作使木人擊鼓吹簫書鈔一百十一類聚四十四御覽五百八十一引此句作馬先生能使木人吹簫作山嶽使御覽無此四字木人御覽無人字跳丸擲劍緣絙倒立御覽無此五字出入自在御覽作自出自入百官行署舂磨鬬雞御覽無此四字變巧百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御覽無五字倍御覽七百五十二又引二子以白以下至此又患發御覽有鈞字石車敵人之御覽無之字於樓御覽作樹邊縣溼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御覽無至字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爲常則以斷御覽無此二字縣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縣瓴甓御覽三百三十六無甓字數十飛之數百步御覽七百五十二又引嘗試以下至此矣御覽三百三十六引鈞石車以下至此有裴子者上國之士也精通見理聞而哂之乃難

先生。（御覽作馬先生爲機器未成。裴世子疑而難之。）先生口屈不能（魏志注無能字。）對。裴子自以爲難得其要。言之不已。（御覽無此十三字。）傅子謂裴子曰。（御覽無曰字。）子所長者言也。所短者巧也。馬氏所長者巧也。所短者言也。（子所四句。御覽作善乎言而不巧。馬氏長於巧而短於言。○御覽七百五十二。又引馬先生爲機器以下至此。）以子所長。擊彼所短。則不得不屈。以子所短。難彼所長。則必有所不解者矣。夫巧者（魏志注無者字。）天下之微事。（御覽七百五十二。又引此七字。）也。有所不解。而難之不已。其相擊刺。必已遠矣。心乖於內。口屈於外。此馬氏所以不對也。傅子見安鄉侯。言及裴子之論。安鄉侯又與裴子同。傅子曰。聖人具體備物。取人不以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神取之者。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顏淵之倫是也。以言取之者。以變辯是非。言語宰我、子貢、是也。以事取之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試。然則試冉、季、以政。試游、夏、以學矣。游、夏、猶然、況自此而降者乎。何者。縣言物理。不可以言盡也。施之於事。言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今若馬氏所欲作者。國之精器。軍之要用也。費十尋之木。勞二人之力。不經時而是非定。難試易驗之事。而輕以言抑人異能。此猶以己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以遇（冊府元龜八百二十九。引作御。）難盡之物。此所以多廢也。馬氏所作。因變而得是。則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世之巧。無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妒。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試爲衡石。廢衡石而不用。此美玉所以見誣爲石。荊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於是安鄉侯悟。遂言之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試也。此既易試之事。又馬氏巧名已定。猶忽而不察。況

幽深之才。無名之璞乎。後之君子。其鑒之哉。馬先生之巧。雖古公輸般、公輸般。御覽作般輸。墨翟、王爾。近御覽無近字。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御覽七百五十二。又引馬先生以下至此。類聚四十四。御覽五百八十一。又引此文。作比妙般輸。墨翟。日不劣古矣。公輸般、墨翟。皆見用於時。乃有益於世。平子雖爲侍中。馬先生雖給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無益於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裴子者。裴秀。安鄉侯者。曹羲也。武安侯者。曹爽也。三國魏志杜夔傳注。

焦先生傳。篇名。見三國魏志管寧傳注。

性同禽獸。同上。

朱生傳。篇名。見初學記十四。

古之善於彈琵琶者。有朱生。同上。按以上二條。嚴本未載。

何曾荀顗傳論。篇名見晉書何曾傳。

以初學記無以字。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穎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曰初學記作有。荀、何。初學記十七引文王以下至此。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也。晉書無也字。有能行仁晉書無仁字。孝之道。君子之儀表矣。晉書作也。○魏志何夔傳注。引篇首至此。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遵。二夫子之景行者。非樂中正之道也。○荀、何、君子之宗也。○穎昌侯之事親。其盡孝子之道乎。存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予於穎昌侯見之矣。○見其親之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予於穎昌侯見之矣。晉書何曾傳。

傳燮傳燮乃巽從父休弈祖也是書巽、嘏、尙各有傳況其祖若父乎此篇爲燮傳可知謹補題篇名下條昉此

傳燮字南容奉寡嫂甚謹食孤姪如亦子御覽五百十二

傳幹傳幹爲燮子休弈父也見後漢書燮傳晉書休弈傳亦載

傳巽傳據篇末嘏別有傳語則此篇即巽傳可知謹補題篇名

巽字公悌瓌瑋博達有知人鑒識魏志注無識字○後漢書劉表傳注引篇首至此辟公府拜尙書郎後客荊州以說劉琮之功賜爵關內侯文帝時爲侍中太和中卒巽在荊州目龐統爲半英雄證裴潛終以淸行顯統遂附劉備見待次於諸葛亮潛位至尙書令並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諷以才智聞巽謂之必反卒如其言巽弟子嘏別有傳三國魏志劉表傳注

傳嘏傳篇名見三國魏志劉表傳注北堂書鈔七十六

傳御覽無傳字嘏魏志注無上下四字字蘭石書鈔六十御覽二百十二引此句按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魏志作蘭碩賞譽篇上又見之祖父睿代郡太守父充黃門侍郎○是時何晏以材辯顯於貴戚之閒鄧颺好變作交通合徒黨鬻聲名於閭閻而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爲之宗主皆魏志注無皆字御覽無以貴以下十三字求交於嘏而世說注御覽作嘏不納也嘏友人御覽無此四字荀粲有淸識遠心世說注作志然猶怪之御覽無有淸以下九字謂嘏曰世說新語識鑒篇注引是時以下至此怪之謂嘏曰作勸嘏交云夏侯泰御覽作太初一時之傑御覽無作俊虛心交子合則好成御覽無此四字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此蘭相如所以下廉頗御覽無此蘭以

下九字也。嘏答之曰。泰御覽作太初志大其量。此四字御覽無能合御覽無合字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御覽無所謂以下十字鄧玄茂有爲而無終。御覽無此五字外要御覽作徇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妒前。多言多釁。妒前無親。以吾觀御覽無貴同以下二十字此三人者。皆敗德也。御覽四百四十七引夏侯玄以下至此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爲魏志注六帖無爲字河南尹。書鈔七十六另引此句凡兩見類聚六引此句爲字上皆有傅嘏二字內掌六帖無此三字帝都。外統六帖作統領京畿。兼古六鄉六遂六帖作兼右職右卿遂疑誤之士。其民異方雜居。六帖無此八字多書鈔無兼古以下十五字豪門大族。六帖無此二字商賈胡貊。書鈔無此四字天下四方書鈔六帖無方字會利書鈔無利字之所聚。而六帖無此五字書鈔無而字姦宄魏志注六帖無宄字之所生。書鈔七十六引河南以下至此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六帖誤因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六帖無以字收作取一時之聲。六帖七十六引河南以下至此末有也字嘏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皆授其本國人。無用異邦人者。嘏各舉其良。而對用之。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核之。其治以德教書鈔作化爲本。然書鈔無然字持法有恆。書鈔無此二字簡而不可犯。書鈔七十六又引德化以下至此見理識情。獄訟不加榎書鈔作任捶類聚作任憒楚。而得其實。書鈔七十六又引此十字不爲小惠。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己出。類聚六又引其治以下至此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書鈔七十六又引此四字無後字○爲尚書。事小大御覽無事字小大作大小無不綜。御覽作總魏志注無此九字書鈔六十御覽二百十二又引此二句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好。世說注作如論才性。原本精微。世說注能及之。司隸校尉世說注無此二字鍾會。年甚少。嘏以明智交會。

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嘏既以下至此。○初李豐與嘏同州。少有顯名。早歷大官。內外稱之。嘏又不善也。謂同志曰。豐飾僞而多疑。矜小失而昧於權利。若處庸庸者可也。自任機事。遭明者必死。豐後爲中書令。與夏侯玄俱禍。卒如嘏言。嘏自少與冀州刺史裴徽。散騎常侍荀勖善。徽、勖早亡。又與鎭北將軍何曾。司空陳泰。尙書僕射荀顗。後將軍鍾毓並善。相與綜朝事。俱爲名臣。三國魏志傅嘏傳注。

自敍篇名見史通內篇序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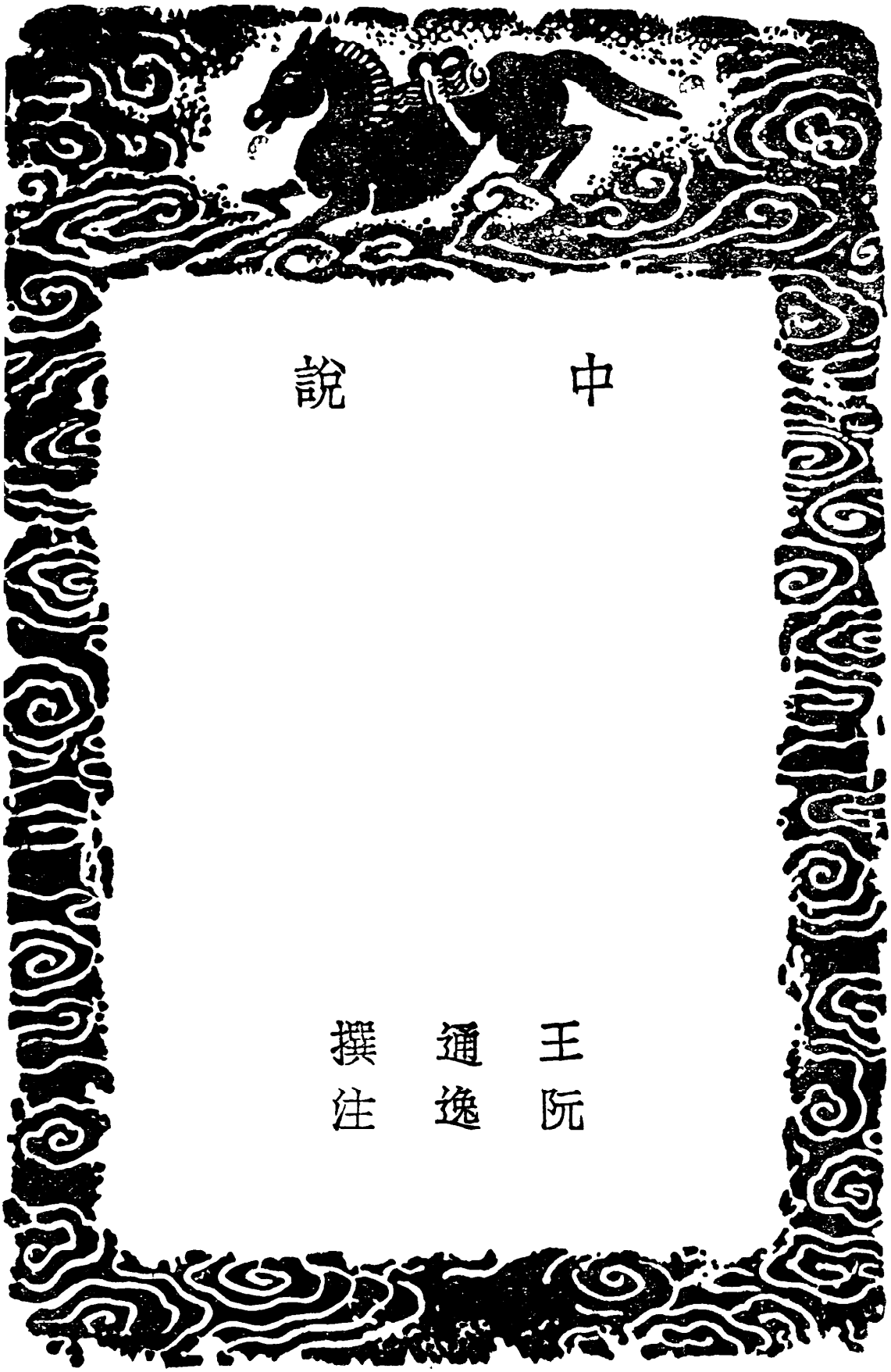
傅氏之先。出自陶唐。傅說之後。○玄字休弈。子咸字長虞。晉書有傳。嚴可均按。晉書有傳四字。當是校語。誤入正文。○楚、漢之際。有好事者。作世本。上錄黃帝。下逮漢末。嚴可均按。漢末字當有誤。或兼續世本言之。○班固漢書。因父得成。遂沒不言彪。殊異馬遷也。○人之涉世。譬如弈棊。苟不盡道。誰無死地。但不幸耳。意林。集古今七而論。而論。御覽作篇。品之。署曰七林。類聚五十七。御覽五百九十。

傅子跋

晉司隸校尉清泉剛侯傅子一百二十卷唐以前無闕宋代祇存殘本五卷歷元與明殘本相傳故文獻通考文淵閣書目國史經籍志均載之至國初始佚河間紀氏昀謂元明以後藏書家絕無著錄者誤也四庫全書館臣從永樂大典寫出一卷刊行嘉慶時烏程嚴氏可均增以三國志注羣書治要意林各條暨諸書所徵引者廣爲四卷惜鈔本僅存物色有年未之得乃發藏書復借人閱市銳志搜輯顧以應官尠暇隨作隨輟曩歲佐郡東瀛得江右楊臥雲舍人希閔相助甄采所集益多爰理而董之省并複重漸有條緒適歸安汪謝城廣文曰楨錄得嚴本郵寄藉資印證并編次體例亦參用之重加排比以卷帙少繁依崇文總目勒爲五卷今原本之二十三篇雖殘缺過半然博綜增訂篇章閒亦完具加以擴摭畸零聯系斷散計續得有篇目者數則闕題者更夥視嚴本又增五百餘字固未能頓還舊觀而逸文賸句當亦有出宋本外者茲值奉檄脩校聚珍板諸書傅子亦在其中遂取舊所重輯之本并以近得海寧錢氏清風堂本屬孫鼇尹星華悉心讎勘孫君爲成例言刊諸卷端並冠以敍錄大段尚燦然可觀爰附刻於聚珍本後刻成爲誌其顛末如此光緒甲午嘉平中澣大興

傅子跋

傅以禮節子謹識。



中說

王通 撰
阮逸 注

本館據漢魏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中說

中說序

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孟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唐太宗正觀初。精修治具。文經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輩迭爲將相。實永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正觀二年。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爲長孫無忌所抑。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孤之家。代莫得聞焉。二十三年。太宗沒。子之門人盡矣。惟福畤兄弟傳授中說於仲父凝。始爲十篇。今世所傳本。文多殘缺。誤以杜淹所撰世家爲中說之序。又福畤於仲父凝得關子明傳。凝因言關氏卜筮之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中說後序也。蓋同藏緗帙。卷目相亂。遂誤爲序焉。逸家藏古編。尤得精備。亦列十篇。實無二序。以章詳測。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與尚書陳叔達。編諸隋書而亡矣。關子明事。具於裴晞先賢傳。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因附於中說兩間。且曰。同志淪殂。帝閽悠邈。文中子之教。鬱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傳。諸王自悲而遺事必錄。後人責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亦有由焉。夫道之深者。固當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代而後顯。方當聖時。人文復古。則周孔至治大備。得以隆之。昔荀卿、揚雄二書。

尙有韓愈、柳宗元刪定。李軌、楊倞註釋。況文中子非荀、揚比也。因爲引註。以翼斯文。夫前聖爲後聖之備。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聖而異驅。捐古而近習。而能格於治者也。皇宋御天下。尊儒尙文。道大淳矣。修王削霸。政無雜矣。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韓愈氏力排異端。儒之功者也。故稱孟子能拒楊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軻氏、儒之道者也。故稱顏回謂與禹稷同道。愈不稱文中子。其先功而後道歟。猶文中子不稱孟軻。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司空圖嗟功廢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噫。知天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則簡而功密矣。門人對問如日星麗焉。雖環周萬變。不出乎天中。令推策揆影。庶髣髴其端乎。大哉中之爲義。在易爲二五。在春秋爲權衡。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說者、如是而已。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又問彼之說。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魏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趣。可以類知焉。或有執文昧理。以模範論語爲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也。阮逸序。

中說目錄

卷上

王道篇
天地篇
事君篇
周公篇
問易篇

卷下

禮樂篇
述史篇
魏相篇
立命篇
關朗篇

中說卷上

隋　龍門王　通著

王道篇第一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未嘗不篤於斯。然亦未嘗得宣其用。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謨義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余小子獲覩成訓。勤九載矣。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吾得皇極謨義焉。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吾得時變論焉。吾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吾得政大論焉。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子曰然。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文中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子不豫。聞江都有變。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

與焉。命也。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元經可得不興乎。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明乎。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沒而文在茲乎。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爲乎。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門人未達。叔恬曰。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子聞之曰。凝爾知命哉。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焉。子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畏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則遠。賈瓊習書至桓榮之命。

曰洋洋乎光明之業天實監爾能不以揖讓終乎繁師元將著北齊錄以告子子曰無苟作也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子曰小人不激不勵不見利不勸靖君亮問辱子曰言不中行不謹辱也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爲而藏乎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斂之國其財必削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董常房元齡賈瓊問曰何謂也子曰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斂之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謂其猶天乎吾察之久矣目恍惚然心神忽然此其識時運者憂不逢眞主以然哉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誰居乎幽王之罪也故始之以黍離於是雅道息矣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四靈爲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子遊孔子之廟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吾子汨彝倫乎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臧否韋鼎請見子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

廷。有不言之化。不殺之嚴矣。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使。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子曰。今公能爲羊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通聞邇者悅、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子之家六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子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以卽戎矣。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拜而受弔。裴晞問曰。衞玠稱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何如。子曰。寬矣。曰。仁乎。子曰。不知也。阮嗣宗與人談。則及玄遠。未嘗臧否人物。何如。子曰。愼矣。曰。仁乎。子曰。不知也。子曰。恕哉。凌敬。視人之孤猶己也。子曰。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義者斯可矣。如不得見。必也剛介乎。剛者好斷。介者殊俗。薛收問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禮不云乎。至德爲道本。易不云乎。顯道神德行。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至哉易也。其知神之所爲乎。子曰。我未見嗜義如嗜利者也。子登雲中之城。望龍門之關。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瓊曰。旣壯矣。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降而宿于禹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達。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不可謂知人矣。見辯命論。曰。人道廢矣。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發其蘊。子讀無鬼論。曰。未知人焉知鬼。

天地篇第二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子曰。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爲乎。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爲乎。子曰。義

也清而莊。靖也惠而斷。威也和而博。收也曠而肅。瓊也明而毅。淹也誠而厲。元齡志而密。徵也直而遂。大雅深而宏。叔達簡而正。若逢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動也權。其靜也至。其顏氏之流乎。叔恬曰。山濤爲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如何。子曰密矣。曰仁乎。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序。音若塤篪。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子謂魏徵曰。汝與凝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遂。凝也挺。若並行於時。有用捨焉。子謂李靖曰。凝也若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李靖問任智如何。子曰。仁以爲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爲賊。君子任智而背仁爲亂。薛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說。子曰。爲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爲心。爲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爲心。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子曰。君子之學進於道。小人之學進於利。楚難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爲我謝楚公。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爲禍先。李密問王霸之略。子曰。不

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子居家。雖孩孺必狎。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子曰。我未見知命者也。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絕。惟有道者能之。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且庶人之職也。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子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絕。薛方士問葬。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封域之制無廣也。不居良田。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爲禮。陳叔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達茲三者之說。則無不至矣。叔達俛其首。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接下也溫。其臨事也斷。或問蘇綽。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問牛宏。子曰。厚人也。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志乎。徵曰。願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淹曰。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時。常也無事於出處。子曰。大哉吾與常也。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子在絳。程元者因薛收而來。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夫子載造彝倫。一匡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矣。子曰。蓋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爲也。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興。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末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用。將興者吾惜其不得見。其志勤。其言徵。其事以蒼生爲心乎。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將安之乎。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其役簡。其刑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四百年間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

樂。則三王之舉也。子曰。王道之駁久矣。禮樂可以不正乎。大義之蕪甚矣。詩書可以不續乎。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法。其道甚闊。不可格于後。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弑終焉。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其道亦曠。不可制于下。如有用我者。吾其爲周公所爲乎。子燕居。董常竇威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爲政。有所持循。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靜不證理而足用焉。思則或妙。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門人曰。徵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徵也去此矣而未至於彼。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董常聞之悅。門人不達。董常曰。夫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來無所從。去無所視。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德。元也志仁義。子曰。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其於彼有所至乎。子曰。董常時有慮焉。其餘則動靜慮矣。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於幽明。子於是日弔祭。則終日不笑。或問王隱。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學贍。或問其道。子曰述作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稱也。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謂范寧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使范寧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

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又不可廢也。子謂叔恬曰。汝不爲續詩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懣然也。子謂續詩可以諷。以達可以蕩。可以獨處。出則悌。入則孝。多見治亂之情。文中子曰。吾師也。詞達而已矣。或問揚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子曰。過而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子曰。我未見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子曰。富觀其所與。貧觀其所取。達觀其所好。窮觀其所爲。可也。或問魏孝文。子曰。可與興化。銅川夫人好藥。子始述方。芮城府君重陰陽。子始著歷日。且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子謂薛知仁善處俗。以芮城之子妻之。子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同州府君以之。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道之從。

事君篇第三

房元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偏。曰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或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他也。房元齡問郡縣之治。子曰宗周列國八百餘年。皇漢雜建四百餘載。魏晉已降。滅亡不暇。吾不知其用也。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子曰。古之爲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今之爲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子曰甚矣齊文宣之

虐也。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彥者。寔國掌命。視民如傷。奚爲不終。竇威好議禮。子曰。威也賢乎哉我則不敢。北山丈人謂文中子曰。何謂遑遑者。無急歟。子曰非敢急。傷時怠也。子曰。吾不度不執。不常不遂。房元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子游河間之渚。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子曰。隱者也。收曰。盍從之乎。子曰。吾與彼不相從久矣。至人相從乎。子曰否也。子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中。子曰美哉乎藝也。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弼不悅而退。子謂門人曰。矜而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謂荀悅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尚書召子仕。子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署我於蜀。或曰僻。子曰吾得從嚴楊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子曰。吾惡夫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惰乎。惰

者不妄散。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或曰王戎賢乎。子曰。戎而賢。天下無不賢矣。子曰。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房元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今之史也耀文。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藩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歎。以陳誨立誡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誡焉。是謂五志。子謂叔恬曰。汝爲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乎。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及其變也。勞而散。其人蓋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及其變也。苛而迫。其人蓋怨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雖有善政。未及行也。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也。吾得逃乎。何敢怨。怨而不傷。則不曰彼下矣。吾將賊之。又何傷。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六代之季。仁義盡矣。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子曰。言取而行違。溫彥博惡之。面譽而背毀。魏徵惡之。子曰。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歟。殺身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歟。游仲尼之門。未有不迨中者也。陳叔達爲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導之以德。懸之以

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尙病其難行也。夫廢肉刑害於義。損之可也。衣弋綈傷乎禮。中焉可也。雖然。以文景之心爲之可也。不可格于後。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且今之事君也以佞。無所不至。子曰吾讚於易也。述而不敢論。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辯。吾於詩書也。辯而不敢議。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可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存之者也。子閒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溫溫然如有就。子之服儉以潔。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子宴賓無貳饌。食必去生。味必適。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鄉人有窮而索者。曰爾於我乎取。無擾爾鄰里鄉黨爲也。我則不厭。鄉人有喪。子必先往。反必後。子之言應而不唱。唱必有大端。子之鄉無爭者。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不奔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鍤以往。曰吾非從大夫也。銅川府君之喪。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衣衾而舉。帷車而載。塗車芻靈。則不從五世矣。既葬之。曰自仲尼已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焉。子之他鄉。舍人之家。出入必告。既而曰。奚適而無稟。萬春鄉社。子必與執事。翼如也。芮城府君起家爲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爲之表。至心爲之內。行之以恭。守之以道。退而謂董常曰。大廈將顛。非一木所支也。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子之族。婚嫁必

具六禮。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不爲誇衒。若愚似鄙。今人以爲恥。我則不恥也。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難矣乎。子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古者士登乎仕。吏執乎役。祿以報勞。官以授德。子曰美哉。公旦之爲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故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無功作五斗先生傳。子曰。汝忘天下乎。縱心敗矩。吾不與也。

周公篇第四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寢。亹亹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溫彥博問嵇康阮籍何人也。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曰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曰敢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執方之謂器。曰劉靈何人也。子曰。古之閉關人也。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薛生曰。此以言化。彼以心化。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德善聽。房元齡問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子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發謀動慮經天下乎。謂昭德之舞閑而泰。其和神定氣綏天下乎。太原府君曰。何如。子曰。或決而成之。或泰而守

之。吾不知其變也。噫。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且武之未盡善久矣。其時乎。其時乎。子謂史談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故曰存乎其人。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敍九疇哉。杜淹問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道。亂大經。程元曰。敢問豳風何也。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元曰豳居變風之末何也。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者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歌豳曰。周之本也。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符秦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或曰符秦逆。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符秦何逆。昔周制至公之命。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晉制至私之命。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而事紂。齊相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晉之罪也。符堅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爲乎。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爲乎。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太原府君曰。溫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齒焉。則有由也。子讀三祖上事。曰勤哉而不補也。無謂魏周無人。吾家適不用爾。子之家廟。座必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忘先人之國。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此始矣。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公卿不用魏相諷宣帝之事一也。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

子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閑居。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過。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敬曰。樂逢善人。子曰。多賢不亦樂乎。薛收遊於館陶。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顏冉之器也。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爲多學而識之耶。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凌敬退。子曰。賢哉儒也。以禮樂爲問。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元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或問宇文儉。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之所深乎。銅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子遊太樂。聞龍舟五更之曲。瞿然而歸曰。靡靡樂也。作之邦國焉。不可以遊矣。子謂姚義盍官乎。義曰。捨道干祿。義則未暇。子曰誠哉。或問荀彧荀攸。子曰皆賢者也。曰生死何如。子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惟有道者能之。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爲衣冠裳履。何樸而非便也。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爲冠所以莊其首也。爲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劍珮鏘如。皆所以防其躁也。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令捨之曰不便。是投魚於淵。寘

猿於木也。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董常歌鄘柏舟。子聞之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邳公好古物鍾鼎什物珪璧錢具必具。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財。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子光退謂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與之變。薛收問隱。子曰至人不隱。其次地隱。其次名隱。子謂姚義能交。或曰簡。子曰所以爲能也。或曰廣。子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爲能也。子謂晁厝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子之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曰詔。曰志。曰策。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曰命。曰訓。曰對。曰讚。曰議。曰誡。曰諫。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其上湛然。其下恬然。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帝制矣。文中子曰。易之憂患。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憫人。思及時而動乎。繁師玄曰。遠矣。吾視易之道何其難乎。子笑曰。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視之不臧。我思不遠。越公聘子。子謂其使者曰。存而行之可也。歌于髦而遣之。既而曰。玉帛云乎哉。子謂房元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元齡問立功立言何如。子曰必也量力乎。子謂姚義可與友。久要不忘。賈瓊可與行事。臨難不變。薛收可與事君。仁而不佞。董常可與出處。介如也。子曰。賤物貴我。君子不爲也。好奇尚怪。蕩而不正。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薛宏請見六經。子不出門。人惑。子笑曰。有好古博雅君子。則所不隱。子有內弟之喪。不飲酒食肉。郡人非之。子曰吾不忍也。賦載馳卒章而去。鄭和讚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

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子曰。我未見勇者。或曰賀若弼。子曰。弼也戾焉得勇。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問勇。子曰。必也義乎。賈瓊曰。甚矣天下之不知子也。子曰。爾願知乎哉。姑修焉。天將知之。況人乎。賈瓊請六經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墜也。子曰。爾將爲名乎。有美玉。姑待價焉。楊元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問忠。子曰。孝立則忠遂矣、

問易篇第五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況吾儕乎。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子不答。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子曰。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吾獨得不二言乎。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各云當而已矣。則夫二未達一也。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文中子。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詔其見王者之志乎。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不私。勞而不倦。其惟策乎。子曰續書之有命邃矣。其有君臣經略當其地乎。其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道甚大。物不廢。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作天命乎。文中子曰。事者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然亦何常

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王乎。文中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乘事演道。莫善於對。非明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其因宜取類。無不經乎。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文中子曰。有美不揚。天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所以進善不暇。天下有不安哉。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爲哉。恭己南面而已。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所以有誡也。切而不指。勤而不怨。曲有不諂。直而有禮。其惟誠乎。子曰。改過不憾。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詎能無過。從諫而已矣。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取泰於否。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乎。文中子曰。晉而下何其紛紛多主也。吾視惠懷傷之。捨三國將安取志乎。三國何其孜孜多虞乎。吾視桓靈傷之。捨兩漢將安取制乎。子謂太和之政近雅矣。一明中國之有法。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眞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爾。子讀洪範讜義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賈瓊習書至邳惲之事。問於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別。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節焉。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曰。凝其知書矣。子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非仁義發中不能濟也。子曰。達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爲乎。其得變化

之心乎。達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其得仁義之幾乎。子曰。處貧賤而不慊。可以富貴矣。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子曰。愛名尙利。小人哉。未見仁者而好名利者也。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子見縗絰而哭不輟者。遂弔之。問喪期。曰五載矣。子泫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義。曰若之何決勝。子曰莫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子見耕者必勞之。見王人必俛之。鄉里不騎。雞初鳴。則盥漱具服。銅川夫人有病。子不交睫者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泣以拜。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記註興而史道誣矣。是故惡夫異端者。薛收曰。何爲命也。子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吉凶曲折無所逃乎。非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非聖人孰能至之哉。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子曰至矣。賈瓊曰。書無制而有命。何也。子曰。天下其無主而有臣乎。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盡美於卹人乎。志其慙德於備物乎。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子曰。不能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跡譎。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政則苟簡。豈若唐虞三代之純懿乎。是以富人則可。典禮則未。薛收曰。純懿遂亡乎。子曰。人能宏道。焉知來者之不如昔也。子謂李靖智勝仁。程元仁勝智。子謂董常幾於道。可使變理。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曰何以止怨。曰無爭。子謂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子在蒲。聞遼東之敗。謂薛收曰。城復於隍矣。賦兎爰之卒章。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俟能者。子曰好動者多難。小不忍。致大災。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故夫卦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薛生曰。智可獨行乎。子曰。仁以守之。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

乎哉。子曰。元亨利正。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子曰。佞以承上。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動也。董常死。子哭之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之子歿。吾亦將逝矣。明王雖興。無以定禮樂矣。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者可與存義矣。子曰。名實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也。賈瓊問太平可致乎。子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見矣。文中子曰。王澤竭而諸侯仗義矣。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文中子曰。強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爲。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又焉取帝名乎。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子曰。多言。德之賊也。多事。生之讎也。薛方士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必也言之無罪。聞之以誡。或問韋孝寬。子曰。幹矣。問楊愔。子曰。輔矣。宇文化及問天道人事如何。子曰。順陰陽仁義。如斯而已。賈瓊爲吏以事楚公。將行。子餞之。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就而無諂。汎乎利而諷之無問其捷。瓊曰。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可也。子曰。元經其正名乎。皇始之帝。徵天以授之也。晉宋之王。近於正體。於是乎未忘中國。穆公之志也。齊梁陳之德。斥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有代。太和之力也。子曰。改元立號非古也。其於彼心自作之乎。或問志意修、驕富貴。道義重、輕王侯。如何。子曰。彼有以自守也。薛生曰。殤之後。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興乎。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幷心一氣以待也。傾耳以聽。拭目而視。故假之以歲時。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文明之際。魏制其未成乎。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君子曰。帝制可作矣而不克振。故永熙之後。君子息心焉。曰。謂之何哉。元經於是不得已而作也。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

誥絕矣。元經興而帝制亡矣。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嗚呼。斯則久矣。詩可以不續乎。

中說卷下

禮樂篇第六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貴乎。賈瓊薛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奚謂不行。子謂任薛王劉崔盧之昏。非古也。何以視譜。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王孝逸曰。敢問元經之帝何也。子曰。絫名索實。此不可去其爲帝。實失而名存矣。或問謝安。子曰簡矣。問王導。子曰敬矣。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問桓溫。子曰智近謀遠。鮮不及矣。賈瓊問羣居之道。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曰可終身而行乎。子曰烏乎而不可也。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眞。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繁師元曰。敢問稽古之利。子曰執古以御今之有乎。子曰。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子曰恭則物服。慤則有成。平則物化。子曰。我未見平者也。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爲。子曰。不可行也。或曰。禮豈爲我輩設哉。子不答。既而謂薛收曰。斯人也。旁行而不流矣。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之道斯爲美也。文中子曰。七制之主。道斯盛矣。薛收曰。何爲其然。子曰嗚呼。惟明王能受訓。收曰。無制而有訓。何謂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乎。大臣之命尙正乎。無制而有訓。天下其無大過矣。否則蒼生不無大憂焉。薛收曰。讚其非古乎。子曰。唐虞之際斯爲盛。大禹、皐陶。所以順天休命也。文中子曰。議、天子所以兼采而博聽也。唯至公之主。爲能擇焉。文中子曰。誠其至矣乎。古之明王。敬愼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盂。勒

於几杖。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乎。薛收曰。諫其見忠臣之心乎。其志直。其言危。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爲乎。狡乎逆上。吾不與也。賈瓊曰。虐哉漢武。未嘗從諫也。子曰。孝武其生知之乎。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容之。故賢人攢于朝。直言屬於耳。斯有志於道。故能知悔而康帝業。可不謂有志之主乎。子曰。姚義之辯。李靖之智。賈瓊、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元、王孝逸之文。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禮樂。可以成人矣。子謂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嗚呼。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越公問政。子曰。恭以儉。邳公問政。子曰。清以平。安平公問政。子曰無鬬人以名。子謂薛收賈瓊曰。春秋元經。其衰世之意乎。義直而微。言曲而中。越公初見子。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薛公曰。鄉人也。是其家傳七世矣。皆有經濟之道。而位不逢。越公曰。天下豈有七世不逢乎。薛公曰。君子道消。十世不逢有矣。越公曰。奚若其祖。公曰。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孫焉。雖然久於其道。鍾美於是也。是人必能敍彝倫矣。子出自蒲關。關吏陸逢止之曰。未可以遯我生民也。子爲之宿。翌日而行。陸逢送子曰。行矣。江湖鱣鯨。非溝瀆所容也。程元曰。敢問風自火出家人何也。子曰。明內而齊外。故家道正而天下正。子曰。仁義。其教之本乎。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子曰。禮。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其得中道乎。故能辯上下。定民志。或問君子。子曰知微知章。知柔知剛。曰君子不器何如。子曰此之謂不器。文中子曰。周齊之際。王公大臣不暇及禮矣。獻公曰。天子失禮則諸侯修於國。諸侯失禮則大夫修於家。禮樂之作。獻公之志也。程元問六經之致。子曰吾續書

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辯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讚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如斯而已矣。程元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夫子何處乎。子曰吾於道屢伸而已。其好而能樂。勤而不厭者乎。聖與明。吾安敢處。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子曰。見而存。未若不見而存者也。子曰。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棄而不可慢。輕譽苟毀。好憎尙怒。小人哉。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子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頹如也。子遊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傷而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四濱也。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子遽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棧而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鼗武入于河。擊磬襄入于海。固有之也。遂志其事。作汾亭操焉。子之夏城。薛收姚義後。遇牧豕者問塗焉。牧者曰。從誰歟。薛收曰。從王先生也。牧者曰。有鳥有鳥。則飛于天。有魚有魚。則潛于淵。知道者蓋默默焉。子聞之。謂薛收曰。獨善可矣。不有言者。誰明道乎。子不相形。不禱疾。不卜非義。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不避死義。文中子曰。記人之善而志其過。溫大雅能之。處貧賤而不懾。魏徵能之。聞過而有喜色。程元能之。亂世羞富貴。竇威能之。愼密不出。董常能之。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子之道。何其早成也。子曰。通於道有志焉。又焉取乎早成耶。叔達出。遇程元、竇威於塗。因言之。程元曰。夫子之成也。吾儕慕道久矣。未嘗不充欲焉。遊夫子之門者。未有問而不知。求而不給者也。詩云實獲我心。蓋天啓

之。非積學能致也。子聞之曰。元。汝知乎哉。天下未有不學而成者也。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爲長生。甚矣人之無厭也。或問嚴光樊英名隱。子曰。古之避言人也。問東方朔。子曰。人隱者也。子曰。自太伯虞仲已來、天下鮮避地者也。仲長子光。天隱者也。無往而不適矣。子曰。遁世無悶。其避世之謂乎。非夫無可無不可。不能齊也。文中子曰。小雅盡廢而春秋作矣。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帝。元經所以續而作者。其衰世之意乎。子在絳。出于野。遇陳守。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將之夏。陳守令勸吏息役。董常聞之曰。吾知夫子行國矣。未嘗虛行也。賈瓊事楚公。因讒而歸。以告子。子曰。瓊。汝將閉門卻掃歟。不知緘口而內修也。瓊未達古人之意焉。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文中子以爲知言。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子曰。知之者不如行之者。行之者不如安之者。仲長子光字不曜。董常字履常。子曰。稱德矣。子之叔弟績字無功。子曰。字。朋友之職也。神人無功。非爾所宜也。常名之。季弟名靜。薛收字之曰保名。子聞之曰。薛生善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誠。薛生於是乎可與友也。

述史篇第七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稱焉。楚公作難。賈瓊去之。子曰。瓊可謂立不易方矣。溫彥博問知。子曰無知。問識。子曰無識。彥博曰。何謂其然。子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彥博退。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有一國之作焉。有神明之作焉。吳季札曰。小雅。其周之

衰乎。豳。其樂而不淫乎。子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豳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子曰。太和之主。有心哉。賈瓊曰。信美矣。子曰。未光也。文中子曰。元經作。君子不榮祿矣。董常習書。告於子曰。吳蜀遂忘乎。子慨然歎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哉。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聖賢除之耶。子曰。噫。非中國不敢以訓。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卽吾君也。且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予先王之民矣。謂之何哉。董常曰。敢問皇始之授魏而帝晉何也。子曰。主中國者。將非中國也。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則猶傷之者也。傷之者懷之也。董常曰。敢問卒帝之何也。子曰。貴其時。大其事。於是乎用義矣。子曰。穆公來。王肅至。而元魏達矣。子曰。非至公不及史也。叔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也。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焉。而卒不貴。無人也。齊梁陳。於是乎不與其爲國也。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故書曰。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歸其國。且言其國亡也。嗚呼。棄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叔恬曰。晉宋亡國久矣。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也。其未亡。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其已亡。則君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叔恬曰。敢問其志。文中子泫然而興曰。銅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廢。書五國並時而亡。蓋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爲鄙。汝知之乎。此元經所以書也。文中子曰。漢魏禮樂。其末不足

稱也。然書不可廢。尚有近古。對議存焉。制誌詔册。則幾乎典誥矣。薛收問仁。子曰。五常之始也。問性。子曰。五常之本也。問道。子曰。五常一也。賈瓊曰。子於道有不盡矣乎。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殛也。或力不足者期止矣。裴晞問穆公之事。子曰。舅氏不聞鳳皇乎。覽德暉而下。何必懷彼也。叔恬曰。穆公之事。蓋明齊魏。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焉知後之視今。不如今之視昔也。溫大雅問如之何可使爲政。子曰。仁以行之。寬以居之。深識禮樂之情。敢問其次。子曰。言必忠。行必恕。鼓之以利害不動。又問其次。子曰。謹而固。廉而慮。齪齪焉自保。不足以發也。子曰。降此則穿窬之人爾。何足及政。抑可使備員矣。子曰。宗祖廢而氏姓離矣。朋友廢而名字亂矣。內史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文中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薛公因執子手。喟然而詠曰。老夫亦何冀之子振頹綱。子將之陝。門人從者鏘鏘焉被于路。子止之曰。散矣。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門人乃退。子謂賀若弼曰。壯于趾而已矣。子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賈瓊問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有常。王孝逸謂子曰。盍說乎。子曰。嗚呼。言之不見信久矣。吾將正大人以取吉。尚口則窮也。且致命遂志。其唯君子乎。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於陳亡。於是乎天人備矣。薛收曰。何謂也。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故君子備之。子曰。可與共樂。未可與共憂。可與共憂。未可與共樂。吾未見可與共憂樂者也。二帝三王。可與憂矣。子曰。非君子不可與語變。子讀易至于革。歎曰。可矣。其孰能爲此哉。至初九。曰。吾當之矣。又安行乎。薛收問一卦六爻之義。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爻也者。倣天下

之動也。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收曰。敢問六爻之義。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誰能過乎。程元薛收見子。子曰。二生之學文奚志也。對曰。尼父之經。夫子之續。不敢殆也。子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居而安。動而變。可以佐王矣。董常之喪。子赴洛道於沔池。主人不授館。子有饑色。坐荊棘間。讀易不輟也。謂門人曰。久矣吾將輟也。而竟未獲。不知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不慴。通能之。斯學之力也。主人聞之。召舍具餐焉。賈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文中子曰。賈誼夭。孝文崩。則漢祚可見矣。子曰。我未見謙而有怨。亢而無辱。惡而不彰者也。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稟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稟也。董常曰。噫。三極之道。稟之而行。不亦煥乎。子曰。十二策若行于時。則六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子曰。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暇矣哉。其有不言之教行而與萬物息矣。文中子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反一無跡。庸非藏乎。因貳以濟。能無彰乎。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董常曰。將沖而用之乎。易不云乎。易簡而天地之理得矣。杜淹問七制之主。子曰。有大功也。問賈誼之道何如。子曰。羣疑亡矣。或問楚元王。子曰。惠人也。問河間獻王。子曰。智人也。問東平王蒼。子曰。仁人也。問東海王強。子曰。義人也。保終榮寵。不亦宜矣。子曰。婦人預事而漢道危乎。大臣均權而魏命亂矣。儲后不順而晉室隳矣。此非天也。人謀不臧。咎矣夫。

魏相篇第八

子謂魏相眞漢相。識兵略。達時令。遠乎哉。子曰。孰謂齊文宣薨而善楊遵彥也。謂孝文明。吾不信也。謂爾朱榮忠。吾不信也。謂陳思王善讓也。能汙其迹。可謂遠刑名矣。人謂不密。吾不信也。董常問古者明而不視。聰而不聞。有是夫。子曰。又有圓而不同。方而不礙。直而不抵。曲而不佞者矣。常曰。濁而不穢。清而不皎。剛而和。柔而毅。可乎。子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捨之則全。吾與爾有矣。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姚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竇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億。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既而曰。不可爲矣。子曰。書以辯事。詩以正性。禮以制行。樂以和德。春秋元經以舉往。易以知來。先王之蘊盡矣。王孝逸曰。惜哉夫子不仕。喆人徒生矣。賈瓊曰。夫子豈徒生哉。以萬古爲兆人。五常爲四國。三才九疇爲公卿。又安周仕。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爲朝廷。禮論樂論爲政化。贊易爲司命。元經爲賞罰。此夫子所以生也。叔恬聞之曰。孝悌爲社稷。不言爲宗廟。無所不知爲富貴。無所不極爲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賈瓊曰。中山吳欽。天下之孝者也。其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也。父兄焦然若無所據。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此。其處家也。父母晏然。其行事也。父兄恬然若無所思。裴嘉有婚。會薛方士預焉。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文中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以道。於是乎見義。元經有變也。所行有適。於是乎見權。權義舉而皇極立矣。董常曰。夫子六經。皇極之能事畢矣。文中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

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元經、天下之書也。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元經之事也。董常曰。執小義。妨大權。春秋元經之所罪歟。子曰。斯謂皇之不極。御河之役。子聞之曰。人力盡矣。子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子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元經抗帝而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張元素問禮。子曰。直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問道。子曰。禮得而道存矣。元素出。子曰。有心乎禮也。夫禮有竊之而成名者。況躬親哉。魏徵問君子之辯。子曰。君子奚辯。而有時乎爲辯。不得已也。其猶兵乎。董常聞之曰。君子有不言之辯。不殺之兵。亦時乎。子曰。誠哉。不知時。無以爲君子。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由去媒。讒佞遠矣。子曰。聞難思解。見利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子謂董常曰。我未見勤者矣。蓋有焉。我未之見也。子曰。年不豐。兵不息。吾已矣夫。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房元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爲心矣。道可行矣。元齡曰。如主何。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愼。庶可以事人也。江都有變。子有疾。謂薛收曰。道廢久矣。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斯已矣。收曰何謂也。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子曰。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妾媵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子謁見隋祖。一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薛收曰。辯矣乎。董常曰。非辯也。理

當然爾。房元齡請習十二策。子曰時異事變。不足習也。虞世基遣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通有疾。不能仕也。飲使者。歌小明以送之。世基聞之曰。吾特遊縉繳之下也。若夫子。可謂冥冥矣。文中子曰。問則對。不問則述。竊比我於仲舒。子曰。吾不仕。故成業。不動故無悔。不廣求故得。不雜學故明。文中子曰。凝滯者智之蛰也。忿懥者仁之賊也。纖悋者義之蠹也。子曰。元經之專斷。蓋蘊於天命。吾安敢至哉。董常聞之曰。元經之與天命。夫子而不至其孰能至也。子謂竇威曰。既冠讀冠禮。將婚讀婚禮。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竇威曰。仲尼言不學禮無以立。此之謂乎。子述婚禮。賈瓊曰。今皆亡。又焉用續。子曰。瓊爾無輕禮。無詔俗。姑存之可也。子贊易至觀卦。曰可以盡神矣。子曰。古者進賢退不肖。猶患不治。今則吾樂賢者而哀不賢者。如是寡怨。猶懼不免。詩云惴惴小心。如臨空谷。子讀說苑曰可以輔教矣。子之韓城。自龍門關先濟。賈瓊程元後。關吏仇璋止之曰。先濟者爲誰。吾視其顙。顙如也。重而不亢。目燦如也。澈而不瞬。口敦如也。闊而不張。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與之行。俯然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柂旋而不懼。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子謂賈瓊曰。君子哉仇璋也。比董常則不足。方薛收則有餘。文中子曰。吾聞禮於關生。見負樵者幾焉。正樂於霍生。見持竿者幾焉。吾將退而求諸野矣。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吾頗見僞靜詐儉者。賈瓊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拱璧之迎。吾不

入其門矣。子聞之曰。強哉矯也。仇璋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何謂也。璋曰。無諾責。無財怨。無專利。無苟說。無伐善。無棄人。無畜憾。薛收曰。請聞三有。璋曰。有慈有儉。有不爲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君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良以是夫。子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夫如此。故免老聃曰。吾言甚易行。天下不能行。信哉。仇璋問君子有爭乎。子曰見利爭讓。聞義爭爲。有不善爭改。薛收問聖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薛收問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收退而歎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子謂收曰。我未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也。如不得。斯無性者也。子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子曰。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子讚易至山附于地剝曰。固其所也。將安之乎。是以君子思以下人。芮城府君讀說苑。子見之曰。美哉兄之志也。于以進物。不亦可乎。子之居常湛如也。言必恕。動必義。與人款曲以待其會。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惠。叔恬曰。凝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不及。臨事往來。常若無誨。道果艱哉。子曰。吾亦然也。叔恬曰。天下惡直醜正。凝也獨安之乎。子悄然作色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君子之於道也。死而後已。天不爲人怨咨而輟其寒暑。君子不爲人之醜惡而輟其正直。然汝不聞洪範之言乎。平康正直。夫如是故全。今汝屑屑焉。三德無據。而心未樹也。無挺無訐。無固無抵。斯之謂側僻。民用僭忒。無乃汝乎。叔恬再拜而出。仇璋進曰。君子思以下人。直在其中歟。子笑而不答。薛收曰。君子樂然

後笑。夫子何爲不與其進也。子曰。唯狂克念。斯非樂乎。子謂仇璋薛收曰。非知之艱、行之惟難。

立命篇第九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之。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故歸之於天。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子曰。徵其能自取矣。董常曰。自取者其稱人耶。子曰。誠哉惟人所召。賈瓊進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斯自取也。庸非命乎。噫。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瓊拜而出。謂程元曰。吾今而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程元曰。敬珮玉音。服之無斁。文中子曰。度德而師。易子而教。今亡矣。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大臣也。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董常歎曰。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子聞之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爾。無苟羨焉。惟精惟一。誕先登于岸。常出曰。慮不及精。思不及睿。焉能無咎。焉能不違。繁師元聞董常賢。問賈瓊以齒。瓊曰。始冠矣。師元曰。吁。其幼達也。瓊曰。夫子十五爲人師焉。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瓊聞之。德不在年。道不在位。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豈養蒙之具耶。或曰。然則詩禮何爲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

貌。斯立威嚴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辯其德。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以盡性。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驟而語書。則狎法。驟而語易。則玩神。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諸己。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亶其深乎。亶其深乎。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子曰。識寡於亮。德輕於才。斯過也已。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窮達時也。有行之者。有遇之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遼東之役。天下治船。子曰林麓盡矣。帝省其山。其將何辭以對。或問續經。薛收姚義告子。子曰使賢者非耶。吾將飾誠以請對。愚者非耶。吾獨柰之何。因賦黍離之卒章。入謂門人曰。五交三疊。劉峻亦知言哉。房元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可謂忠乎。子曰讓矣。杜如晦問政。子曰。推爾誠。舉爾類。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夫爲政而何有。如晦出。謂竇威曰。讜人容其訐。佞人杜其漸。賞罰在其中。吾知乎爲政矣。文中子曰。制命不及黃初。志事不及太熙。褒貶不及仁壽。叔恬曰。何謂也。子泫然曰。仁壽大業之際。其事忍容言耶。賈瓊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仁生於歉。義生於豐。故富而教之斯易也。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雞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是以至治之代。五典潛。五禮措。五服不章。人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羣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枝。下如野鹿。何哉。蓋上無爲。下自足故也。賈瓊曰。淳灕朴散。其可歸乎。子曰人能宏道。有得其行。如反掌爾。昔舜禹繼軌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陂。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

桓靈失。斯則治亂相易。澆淳有由。興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教。其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樂復何爲哉。董常聞之。謂賈瓊曰。孔孟云亡。夫子之道行。則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乎。孰云淳朴不可歸哉。子曰。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處岐路而不遲迴者。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竇威曰。大哉易之盡性也。門人孰至焉。子曰。董常近之。或問威與常也何如。子曰不知。子曰。大雅或幾於道。蓋隱者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或問陶元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子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忘大樂者。必有餘樂。天之道也。子曰。氣爲上。形爲下。識都其中而三才備矣。氣爲鬼。其天乎。識爲神。其人乎。吾得之理性焉。薛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子曰。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故悉本於天。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近則求諸己也。己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卒歸之人。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古者觀盟而不薦。思過半矣。薛收曰。敢問地祇。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謂也。故以祭禮接焉。收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則有主焉。圓丘尙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收曰。敢問三才之蘊。子曰至哉乎問。夫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圓首方足之謂也。乾坤之蘊。汝思之乎。於是收退而學易。子曰。射以觀德。今亡矣。古人貴仁義。賤勇力。子曰。棄德背義而患人之不己親。好疑尙詐而患人之不己信。則有之矣。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服人之言。不服人之身。服人

之身。力加之也。君子以義。小人以力。難矣夫。子曰太熙之後。天子所存者號爾。烏乎索化。列之以政。則蕃君比之矣。元經何以不興乎。房元齡謂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營營乎。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大夫失道。則士修之。士失道。則庶人修之。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元齡惕然謝曰。其行也。如是之遠乎。

關朗篇第十

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穆公死。關朗退。魏之不振。有由哉。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聞其說。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徵退謂薛收曰。時可知矣。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姚義困於窶。房元齡曰。傷哉窶也。盍請乎。姚義曰。古之人爲人請。猶以爲捨讓也。況爲己乎。吾不願。子聞之曰。確哉義也。實行古之道矣。有以發我也。難進易退。子曰。雖邇言必有可察。求本則遠。王珪從子求續經。子曰叔父。通何德以之哉。珪曰。勿辭也。當仁不讓於師。況無師乎。吾聞關朗之筮矣。積亂之後。當生大賢。世習禮樂。莫若吾族。天未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誰歟。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犯。其次犯而不繁。故議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如有用我。必也無訟乎。文中子曰。平陳之後。龍德亢矣。而卒不悔。悲夫。子曰。吾於續書元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傷禮樂則述章志。正歷數

則斷南北。感帝制而首太熙。尊中國而正皇始。文中子曰。動失之繁。靜失之寡。子曰。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耻。子曰。天子之子。合冠而議封。知治而受職。古之道也。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舉一綱。衆目張。弛一機。萬事隳。不知其政也。收告文中子。子曰。子光得之矣。文中子曰。不知道。無以爲人臣。況君乎。子曰。人不里居。地不井授。終苟道也。雖舜禹不能理矣。子曰。政猛寧若恩。法速寧若緩。獄繁寧若簡。臣主之際。其猜也寧信。執其中者。惟聖人乎。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裴晞聞之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政。噫。亡秦之罪也。杜淹問隱。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杜淹曰。易之興也。天下其可疑乎。故聖人得以隱。子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淹曰。敢問藏之之說。子曰。泯其迹。闕其心。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說也。又問道之旨。子曰。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淹曰。此仁者之目也。子曰。道在其中矣。淹退。謂如晦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信顏氏知之矣。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等不建。六官不職。九服不序。皇墳帝典。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仇璋進曰。然。夫子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焉。知後之不能用也。是薤是蒿。則有豐年。子謂薛收曰。元魏已降。天下無主矣。開皇九載。人始一。先人有言曰。敬其事者大。其始。愼其位者正。其名。此吾所以建議於仁壽也。陛下眞帝也。無踵僞亂。必紹周漢。以土襲火色。尙黃。數用五。除四代之法。以乘天命。千載一時。不

可失也。高祖偉之而不能用。所以然者。吾庶幾乎周公之事矣。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魏永爲龍門令。下車而廣公舍。子聞之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己。胡寧是營。永遽止以謝子。子曰。不勤不儉。無以爲人上也。門人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凝常聞不專經者。不敢以受也。經別有說。故著之。太原府君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不可使文中之後不達于茲也。召三子而教之。略例焉。太原府君曰。凝當居慄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昔文中子曰。賢者凝也。權則未而可與立矣。府君再拜曰。謹受教。非禮不動。終身焉。正觀中。起家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無君之心。及退。則鄉黨以穆。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三年之畜備。則散之親族。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事寡嫂以恭順著。與人不款曲。不受遺。非其力。非其祿。未嘗衣食。饗食之禮無加物焉。曰及禮可矣。居家不肉食。日無求飽。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爲費天下也。鄉人有誣其稅者。一歲再輸。臨官計日受俸。年踰七十。手不輟經。親朋友非義者。必正之。曰面譽背毀。吾不忍也。羣居縱言。未嘗及人之短。常有不可犯之色。故小人遠焉。杜淹曰。續經其行乎。太原府君曰王公大人最急也。先王之道。布在此矣。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謂流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則雲。施則雨。潛則潤。何往不利也。太原府君曰。夫子得程仇董薛而六經益明。對問之作。四生之力也。董仇早歿。而程薛繼殂。文中子之教。其未作矣。嗚呼。以俟來哲。

右王通中說上下二卷。凡十篇。通考作文中子十卷。蓋以十篇卽爲十卷。而謂之中說者。爲與門人對問之語。而薛收、姚義、集而名之者也。自唐世李翺、劉禹錫、陸龜蒙、司空圖、皮日休之徒。皆重其書。至宋柳開、孫何、益振而張之。而鄭毅夫、晁公武、王明淸、陳龍川諸家。論其得失。又有數端。其一謂文中子隋末大儒。何以歐陽文忠、宋景文修唐書。房杜傳中。略不及其姓名。其書恐僞作。未必有其人。其一謂與李德林、關朗、薛道衡、相見問答。按之文中子出處年歲俱不合。則謂貞觀時。諸將相若房杜李魏二溫王陳皆其門人。亦未足信。其一謂以中說方論語。以董常比顏子。與門人言而名朝之執政者。與老儒老將言而斥之無婉辭。皆不可爲訓。洵如諸說。非僞則妄。然則文中子之人、與書。其將無所取諸乎。取諸程子朱子之論而已。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當時有少言語。後來爲人傳會。不可謂全書。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朱子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其著書之意。亦姑託空言以自見。不若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是可知所折衷矣。若玉海云。此書原有杜淹及阮逸序。而通考及叢書本俱不載。蓋失傳久矣。汝上王謨識。

伸蒙子

林慎思纂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知
不足齋叢書藝海珠塵函海
皆收有此書知不足本有林
劉方徐諸人序跋及盧文弨
校記故據以排印

唐水部郎中伸蒙子林子家傳

十三世孫通直郎致仕永撰次

伸蒙子姓林氏。諱愼思。字虔中。福州長樂人也。少倜儻有大志。力學好脩。與昆仲五人築室讀書稠巖山中。咸通五年。首薦禮部。不第。退居槐里。命蓍禱心得蒙䷃之觀䷓曰。伸蒙入觀。通明之象也。遂以伸蒙子自名。著書上中下三卷。上卷槐里辨三篇。象三才。敍天地人之事。中卷澤國紀三篇。象三辰。敍君臣人之事。下卷時喻二篇。象二教。敍文武之事。指喻明切。自成一家言。又以公孫丑、萬章記孟子之言。不能盡其師意。作續孟子二卷。凡十四篇。咸通十年。王凝侍郎下歸仁紹牓中進士第。十一年。高實侍郎下再試。中宏詞拔萃魁。敕改所居崇賢鄉欽平里爲芳桂鄉大宏里以表之。授祕書省校書郎、興平尉。在官舉案如法。豪右憚其威令。尋除尚書水部郎中。守萬年縣令。賜緋。治邑有最聲。民懷其惠。屬軍興、科斂百出。他邑皆事嚴束。鞭笞肆行。人不堪命。獨萬年行之以寬。大吏數督趣。且恍以危法。毅然不爲動。民力用紓。大吏亦心服。不敢按發。會黃巢寇長安。逼以僞官。不受。閒道興元。賊追及之。卒不屈。罵賊不絕口而死。及巢敗。諸子奉其喪歸葬於昌化鄉渡橋大墓山。所著二書及外篇宏詞五篇儒範七篇。皆藏於家。世莫傳焉。今稠巖讀書石室遺址尚存。按歐陽文忠公撰唐藝文志。載伸蒙子三卷。及上崇文總目。又載續孟子二卷。近世莆陽鄭夾漈先生通志藝文略亦載此二書。克齋林公執善銘蔣居士墓。具言伸蒙死節不屈

之事。且述閩中記所載爲據。且稱之爲吾閩千載不朽之高士。獨以世遠言湮。後生晚輩。未識其書。不知前輩典刑。故敍次其概爲家傳。以詔吾子孫。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覽者尙有考於斯文。

伸蒙子家傳。先君茂林翁所撰次也。旣刊二書。併以此傳附其後。尙不忘祖父之訓。君子或有取焉。

元復誌。

右伸蒙子三卷。先祖唐宏詞水部郎愼思所著書也。孔氏沒。諸子百家之言盈天下。至於季代。如皮日休隱書、宋齊丘化書。皆傳於世。惟先伸蒙之書。藏於屋壁者數百年。雖一志於唐藝文。再紀於皇朝崇文總目。又述於夾漈先生通志略。而學士大夫猶有未見其書者。葢其不幸而不生於大歷正元之前。與韓柳諸公以文章之名顯也。又不幸而不生於天聖明道之後。與周程諸賢以性命之學著也。然其節不屈於當時。其言可傳於來世。其見錄於太史氏也尙矣。元復世守遺文。日惟廢墜是懼。去歲始至。旣刊續孟子學宮。迺者詔下郡國。采訪遺書。以充祕府。伸蒙子之書。於是可以出矣。復校是書三卷。俾與續孟竝行。嗟夫。垂憲言以詒後人。伸蒙子之志遠矣。天之未喪斯文也。倘在茲乎。敬書其概。以昭聖朝右文之治。歲昭陽作噩咸淳九年正月朔。奉議郎新知泉州南安縣事林元復謹識。

伸蒙子序

予沽名未售。退棲槐里。舊著儒範七篇。辭艱理僻。不爲時人所知。復研精覃思。一旦齋沐禱心靈。是宵夢有異焉。明日召蓍祝之。得蒙䷃之觀䷓。曰。伸蒙入觀。通明之象也。因感而有所述焉。自號伸蒙子。嘗與二三子辯論興亡、敷陳古今也。或引事以明理。或摛才以潤辭。錄近萬言。編成上中下三卷。槐里辯三篇。象三才。敍天地人之事。中卷澤國紀三篇。象三辰。敍君臣人之事。下卷時喻二篇。象二教。敍文武之事焉。予所學周公仲尼之道。所言堯舜禹湯文武之行事也。如有用我者。吾言其施、吾學其行乎。揚雄謂後世有揚子雲。當知吾太元。安知後世不有林虙中者出。吾言迂乎哉。大唐咸通六年二月四日。長樂林愼思虙中自序。

篇目

槐里辯三篇
上篇五章
中篇四章
下篇五章
澤國紀三篇

上篇五章
中篇三章
下篇二章
時喻二篇
上篇八章
下篇八章

本朝王堯臣、歐陽脩、上崇文總目儒家。述伸蒙子三卷。唐林愼思譔。愼思咸通中廣文進士。採前世君臣事迹。設爲問答以辨治亂之道。序云。書成而筮得蒙之觀。因以號其書云。

唐水部郎林虔中著伸蒙子三卷。時咸通六年也。以其時考之。方奉釋氏。寵樂工。躭游宴。怠政事。侈費無度。兵禍未已。而堂老楊收路巖輩皆以賄敗。溫璋至有生不逢時之歎。公之志何由而伸乎。今三卷中姑舉其概。曰遷善、則有太甲猶良馬之喻。曰鑒旨、則有盜賊不可移之類。曰辨惑、則有知與不知之別。寧非有所惑而述歟。然公之學與言。竟不見之施行。所恃以傳遠者。遺書而已。文忠歐公嘗言。讀唐四庫書。因見著書之士。不可勝數。而百不一二存。公之書雖見於唐藝文志及本朝崇文總目。而猶未廣其傳。公之名。孫元復分教於莆。始鋟梓於泮。人始得而盡見之。賢者之後。雖百葉若一體。今郡博士能守家法、傳家學。其猶荀氏之慈明、魏鄭公之薈。天命非爽。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當有用我者。則虔中之言非迂矣。

咸淳癸酉上元後五日。莆田劉希仁書。

伸蒙子之書。憤時溝思。比物馳辨。文驟先秦。意師孟軻氏。軻之書雖傳於世。厥後無聞焉。後伸蒙子十四世。乃有賢孫元復。爲吾郡廣文。刻於學宮而傳之。昔蒙而今觀。詘於晚唐而伸於盛宋。伸蒙子之占。至是始驗。孔子之後有鮒焉。有安國焉。有穎達焉。孔孟之書如日月。孔子不以有鮒、安國、穎達而後傳也。孟子不以無鮒、安國、穎達而不傳也。伸蒙子之書。非廣文傳之而孰能知之。李習之有言。先祖有善。知而不傳。是不仁也。廣文其仁矣乎。

咸淳癸酉正月雨水後二日。北山方應發敬書於二書之末。

伸蒙子卷上

唐尚書水部郎中長樂林愼思虔中纂

槐里辯三篇

上篇凡五章

彰變　辨治　喻民　演喻　較功

彰變賞罰喻妖祥　興衰喻良暴

岢嶽先生問。王道興衰。由天之歷數。有諸。伸蒙子曰。非天也。人也。曰。星有妖祥。天所示也。不使妖見唐虞。祥呈幽厲。豈非天職。興衰不亂。亦妖祥均邪。曰。里有良吏暴吏。損益於民也。不由牧政之心焉。然則政之不亂也。不使罰及忠信。賞歸苛酷矣。是賞罰均於政也。而良暴豈由於政哉。是興衰係乎君人。猶良暴係乎里吏。則天示妖祥。顧非均於賞罰邪。豈使妖見唐虞。祥呈幽厲歟。則知化妖祥者由乎天。變興衰者由乎人。故曰非天也。人也。

辨治治大易。治小難。

岢嶽先生曰。治千乘之國與十室之邑。孰難。伸蒙子曰。國易。曰。何以然哉。曰。治大以智。治小以力。智役衆人。力窮一身。然則勞衆孰與勞己之難乎。夫工於材也。有繩墨焉。有斧斤焉。繩墨、以智也。斧斤、以力也。布

繩墨豈不易于運斤斧之勞乎。矧繩墨誤、猶可移。斤斧誤、其可移哉。治國施教令。非布繩墨邪。治邑承教令。非運斤斧邪。則治國孰與於治邑之勞乎。

喻民古今化民難易

岸嶽先生曰。古民難化於今民乎。伸蒙子曰。今人易化。曰。古民性朴。今民性詐。安得詐易於朴邪。曰。朴、止也。詐、流也。止猶土也。流猶水也。水可決使東西乎。土可決使東西乎。且嬰兒未有知也。性無朴乎。卯兒已有知也。性無詐乎。聖人養天下之民猶養兒也。則古民嬰然未有知也。今民卯然已有知也。化已有知。孰與化未有知之難乎。

演喻

岸嶽先生曰。子謂今民易化。何唐堯獨彰於古邪。伸蒙子曰。吾所謂古民難化。性止猶土也。土不移。移則墝埆生矣。今民易化。性猶水也。水可導。導則源清矣。是以古之民雖唐堯在上。終不能化頑嚚使有知。今之民有堯之化。孰有頑嚚之難化乎。故曰今民易化也。

較功

岸嶽先生曰。吾聞昔者嬴噬六國。劉翦一項。較其功孰難。伸蒙子曰。嬴難。曰。六國誤於儀秦之辯。嬴因其敝而取之。奚其難。曰。吾聞秦原有鹿。獵師不能獲焉。一旦猛虎殺而棄之。然後獵師爭而取之矣。且殺之者、生鹿也。爭之者、死鹿也。嬴噬六國。是虎殺生鹿。劉翦一項。是獵師爭死鹿也。與其得死鹿於劉。孰若得

生鹿於嬴之難乎。然嬴不二世。而劉四百年。得生鹿之虎。又孰如得死鹿之獵師乎。

中篇凡四章

演聖　喻時　全明　遷善

演聖

洌澹先生問。仲尼不得封楚。不患無土乎。伸蒙子曰。仲尼得於楚。不爲有土。失於楚。不爲無土。何則。鰌居之水。鯤不可止也。鸞巢之林。鵬不可棲也。故仲尼無土於一時。有土於萬代也。且生遇無道。則天下猶小。不容仲尼也。矧一楚國。何益乎。苟生遇有道。則陋巷非隘。可封仲尼也。雖百楚國。何及乎。所以仲尼之道。高大無窮焉。亙萬代而乃容。非一時之能容矣。苟以一時封楚。是鯤止鰌水。鵬棲鸞林。旣莫能容也。孰爲有土乎。所以亙萬代而乃容。果遇有道而封也。孰爲無土乎。故儒行曰。儒有不祈土地。立禮義以爲土地。則知仲尼不得封楚。不患無土明矣。

喻時

洌澹先生曰。仲尼登泰山小天下。其然乎。伸蒙子曰。然。曰。天覆無窮。惡謂小邪。曰。以時觀之而小也。夫越巨川。遇晷暝之時。望十里之岸。如在數步之中。是豈川之隘乎。蓋晷暝觀之而然也。仲尼生於周末。歷聘七十國。莫能容者。非天下晷暝乎。天下晷暝。觀之而小。不亦宜哉。若使仲尼生於陶唐之代。則君如日也。天下皆晝也。天下惡得而小哉。故曰以時觀之而小矣。

全明

洳滥先生曰。吾聞仲尼日月也。伐木於宋。削跡於衛。有損於明乎。仲蒙子曰。何損哉。夫盜者、習於昏黑也。見明則惡之。蓋不利其盜矣。宋衛、是習昏黑者也。見仲尼則惡之。蓋不利宋衛之盜矣。盜自盜也。日月仲尼何損哉。曰。歷聘無用於天下。有損於明乎。曰。何損哉。夫人之寐也。見明則避之。所以不用日月也。是時天下諸侯皆寐。見仲尼則避之。所以不用仲尼矣。寐自寐也。日月仲尼何損之有。

遷善

洳滥先生曰。吾聞伊尹放太甲於桐宮。有諸。仲蒙子曰。於書有之。曰。臣放君。忠乎。曰。太甲始立。不肖。伊尹放之。可也。曰。桀紂不肖。龍逢比干惡不放歟。曰。桀紂大不肖也。安能放哉。曰。吾聞狸能捕鼠。不能捕狗。則伊尹其捕鼠邪。仲蒙子莞爾而笑曰。先生聞良馬有害人者乎。良御必能維縶以馴伏其性也。聞猛虎有噉人者乎。武士安能囚拘以馴伏其性邪。太甲不肖。猶良馬也。伊尹則可維縶以遷於善也。桀紂不肖。猶猛虎也。龍逢、比干、豈可囚拘以遷於善乎。洳滥先生釋然曰。誠哉。吾子可謂知言矣。

下篇凡五章

明化　廣賢　較仁　持危　利用

明化　隨其才性而化

球祀先生問。人之善惡能化而遷乎。仲蒙子曰。遷矣。曰。性有剛柔。天然也。猶火可遷於水邪。曰。善不在柔。

惡不在剛也。火能炮燔。亦能爲災。水能潤澤。亦能爲沴。及其遷也。化災爲炮燔。化沴爲潤澤。豈在化火爲水乎。人之善惡。隨化而遷也。必能反善爲惡。反惡爲善矣。孟母正己以化於孟軻。及其遷也。非反惡爲善邪、齊桓大功而化於豎刁。及其遷也。非反善爲惡邪。所謂人之善惡。隨化而遷。不亦明乎。

廣賢

碌砢先生曰。周公吐哺以急賢。然未聞賢肖。周公何爲急邪。伸蒙子曰。周公以急賢之心要四方之心。不在肖周公而急之也。若必肖周公而方急之。則無賢可急。何以要四方之心乎。夫賈者積金市物。聞鬻者之聲。則必躍然而近之。雖物不合。賈者亦償金而取焉。所以不阻四方之物也。不阻四方之物。則四方之心嚮焉。周公設禮以待士。聞有士之名。則必欣然而迎之。雖士不及周公。亦下禮而接焉。所以不阻四方之士也。不阻四方之士。則四方之心歸焉。則知急賢之心。要四方之心也。豈有肖周公而後急之邪。

較仁

碌砢先生曰。善治天下與善治國者。其語大則曰堯仁如天。周德至矣。然稽其勤治之心。昌及於勛邪。伸蒙子曰。論其位則勛崇。較其仁則昌至。先生蹶然曰。昌民得及勛民之樂歟。曰。勛民雖樂。不及昌民喜也。曰。噫。昌之時。辛方縱毒。天下之民皆罹其苦。遇昌德化。猶酷父之子。其伯叔私撫焉。當是時、幸其偸生。亦憂且懼矣。寧謂喜邪。勛之時。水不爲沴。天下之民皆忘其咨。又遇勛仁化。猶沃壤之苗。而甘澤復加焉。當是時、生意滋茂。泰且樂矣。寧無喜邪。曰。先生聞齊相養士三千乎。聞晉臣飯桑下餓人乎。餓困而得食。與

食厭而得魚。孰急乎。五帝之民。以時治爲常。遇勛之仁。豈非食厭而得魚歟。商末之民。以時亂爲常。遇昌之德。豈非餓困而得食歟。故謂勛民雖樂。不及昌民喜也亦明矣。

持危四皓立嫡

碌砢先生曰。四皓遁迹避時。名高後代。酌其傲君而處。私賂而出。非罪人邪。伸蒙子曰。正天下也。何罪之有。曰。徇呂氏以矯高祖。是躡邪徑而背直道。何反謂正哉。曰。用邪扶正也。且大廈之欹也。必欹其木以扶之。然後正矣。方高祖欲廢嫡立庶。太子勢搖。羣臣心動。是時天下政柄。將失所持。四皓心是危急。可以正之。惡能忍其危哉。所以徇呂后謀。從孝惠出。是謂用邪扶正。不甚至歟。苟爲不然。則從其廢嫡立庶。戚氏得以惑亂一人。侮蔑萬樞。欲漢室不危。難矣。又安得傳其後嗣哉。則知四皓始而處者。非傲君也。辭天爵矣。終而出者。非私賂也。正天下矣。

利用恩刑

碌砢先生曰。治民之用恩刑。恩刑之利孰最。伸蒙子曰。刑最。曰。刑施而民怨。其利邪。恩施而民悅。其不利邪。曰。恩施於民。民既民矣。刑施於民。民不民矣。且民既民。恩不加。民自化也。民不民。刑不加。民誰禦哉。譬處家而治羣下焉。下之良者。雖恩賞不至。且未失於良矣。下之惡者。苟刑賞不及。孰可制其惡哉。是知治民用刑爲最。

岦巖本注、槐里有干祿先生。始隱嵩山。獨懷古節。不徇時態。嘗語人曰。吾逢有道則出。無道則隱。今遇昭代。吾不能遁。遂出。以干祿爲字。然而樓遲法度。進退容儀。未嘗忘山。故字從山。

洳道 本注、槐里有知道先生。自謂進退有時。吾不妄動。是以自謂知道。蓋有樂水之癖。凡居處視聽。以泉源池沼爲樂。故字從水。表德也。

硉矹 本注、槐里有求己先生。陋巷固窮。學道無倦。嘗曰。莫邪器成。不磨礪其刃。安能剸犀截鐵。君子晦迹。不磨礪其道。安能顯揚。故號求己先生。字從石。

伸蒙子卷中

澤國紀三篇

上篇凡五章

辯刑　合天　去亂　鏡旨　鑒旨

辯刑

戔畋先生曰。有道之君。刑孰峻於無道之君乎。伸蒙子曰。有道之君刑峻。曰。何不聞堯舜暴虐、桀紂寬仁乎。曰。水火不暴於狼虎也。然水火之爲峻也。必能滔涌天地。焚燎山川而人不蹈也。狼虎之爲峻也。止於呀風吼霧。噬獸啗人矣。豈及水火之大歟。所以水火仁於人而人賴之。不見其峻也。狼虎害於人而人畏之。故見其峻也。有道之君。猶水火然。無道之君。猶狼虎然。狼虎不及水火之大。豈不明乎。

合天 儒道萬世不泯

戔畋先生曰。秦人焚書坑儒以愚黔首。意其帝萬世矣。而亡不旋踵。何邪。伸蒙子曰。天亡之也。吾聞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天生羲農黃帝堯舜。爲道之宗。又生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爲道之主。其言式萬代。其政訓百王。譬日月不可揜。山川不可遷也。秦人姍笑先王。絕棄禮法。悉舉而燔之。使天下之人橫目蚩蚩。無知識。無防節。是日月晦蝕。山川崩裂。天怒人怨。有滅亡之形而秦不知也。一夫呼。七廟墮。秦焚書是自焚矣。

秦坑儒是自坑矣。世未有合天而亡、逆天而存者也。故曰秦之亡。天也。

去亂

弢畋先生曰。秦弃仁義。鞭笞天下。爲後代所醜。何其烈歟。伸蒙子曰。天俾秦。然所以甚其罪而去天下之亂也。當六國相強。二周皆弱。此時已亡仁義。惟尚戰爭。故天下大亂。不一其主也。天俾秦并而一之。又不能守。故天下復一於漢。所以去天下之亂也。曰。秦曷不尚仁義以守之歟。曰。仁義者、秦人之所諱也。秦以山西之習。起而馳驅中原。惟知干戈弓矢之爲利也。惡識仁義哉。天厭六國之亂而使秦并之。天又厭秦之亂而漢得之。南方有蚖。縱毒於路。而里人惟養鴆以吞之。秦之亡六國。是鴆之吞蚖也。北方有虎。食人與獸。武士設檻以殺之。秦之自亡。是虎之投檻也。安有亂而不亡乎。故曰天之俾秦。然所以甚其罪而去天下之亂也。

鏡旨

弢畋先生曰。秦有寶鏡。照人肝膽。能使左右前後蓄不廉不忠之心者。於是鏡皆有不隱。若使後代帝王有是鏡也。則不廉不忠之人得肆於左右前後邪。伸蒙子曰。不然。是鏡也。於秦爲不忠甚矣。斯由之父子。高樂之翁壻。裒凶鞠頑。懷諂飾詐。朝夕出入於宮庭之內。其爲不廉不忠孰甚焉。而是鏡曾不能照其姦僞之一毫。則是凶鏡也。又何以取於後代乎。秦尚法律。焚詩書。肆虐於人上。危亡之不暇矣。況乎賊盜阻山。義兵四起。天下族謀以亡秦。而是鏡且不能照之。其爲不忠莫甚焉。秦負鏡哉。鏡負秦哉。

鑒旨

彧畋先生曰。三代衰亡。垂鑒千古。何後代有踵其亡哉。伸蒙子曰。三代之季。鑒於有道。不鑒於無道也。且居起欲奢。鑒之而反儉。威刑於暴。鑒之而反仁。畋游欲縱。鑒之而反禮。聲色欲荒。鑒之而反德。其猶鑒治國之政而成有道之基矣。反是、猶盜賊之類。晝觀刑戮於市。暮行誅劫於衢。豈刑戮能使之鑒邪。蓋盜賊之心。不可移也。雖知夕必禍身。而朝且殺人矣。是謂三代之季。鑒於有道。不鑒於無道也。

中篇凡三章

演忠　明諫　辨惑

演忠

鞠穰子曰。比干何如臣乎。伸蒙子曰。忠也。曰。比干諫不止。致辛有否賢之罪。名落千古。而爲後代之所醜。斯實陷君於不義。惡爲忠乎。曰。辛爲君。塗炭生民。是時天下之心皆欲亡商興周。蓋商之朝猶有賢人。賢人存則商不亡。商未亡爲天下僇。是以比干知存無益。故力諫就死。惡不爲忠乎。曰。知存無益。胡不逃去。逃去則商無賢人。無賢人則辛自亡矣。惡有剖賢人之罪爲千古醜歟。曰。苟使逃去。則無忠臣死諫之名垂於後代也。矧比干非不知辛禍胎已長。勢不可止。蓋不忍不止。則竭忠諫之。諫之不聽。亦欲垂明鏡於後代。則辛有剖賢人之罪。得無鑒戒於後代邪。是以比干之忠。不獨忠於一時。而亦忠於後代矣。

明諫

鞠耀子曰。夷齊諫周武欲存商紂。其爲義乎。伸蒙子曰。然。曰。商紂肆湯火之威。下民罹煎熬之痛。周武不忍而伐之。是時天下咸欲速兵救世。何夷齊獨諫周武之伐。存商紂之暴而爲義乎。曰。夷齊之諫。不獨吐一時之忠。抑垂千古之戒也。且人皆曰紂可伐也。獨夷齊不以爲然者。其意不亦深乎。故諫不貴納於一時之周武。而貴納於後代之諸侯。不貴存於一時之商紂。而貴存於後代之王室。知後代王室必有肖商紂之暴。後代諸侯必有習周武之志。故損身諷諫。用譏後代伐君者。恐中損身之譏。無生易國之志。此非夷齊之意深乎。若謂止周武、縱商紂爲心。是不能立昭代之謀。救下民之難。而遁跡餓死。眞曰愚矣。後聖曷稱爲賢哉。蓋立謀救難。不乏其臣。所以去之。將持終身之仁。用全諷諫之道。故有知者謂之仁義。不其然乎。迨後幽厲有商紂之暴。不爲諸侯易其國。是恐中損身之譏也。故得周室不翹於卜數。非由夷齊忠諫所致哉。鞠耀子釋然曰。夷齊之意深矣。有效夷齊者。惟知慕夷齊去周之名。豈知懷夷齊全周之義乎。

辯惑

鞠耀子曰。吾聞君子不惑。小人多惑。有諸。伸蒙子曰。人無不惑。蓋君子知其所惑而不惑矣。小人不知其所惑而惑矣。曰。吾聞古之帝王。蓄貨財。淫酒色。未有不亡國喪身矣。所以桀紂幽厲皆由是也。矧臣民士庶。由是而亡家喪身多矣。得不爲惑歟。曰。是不知其所惑矣。而惑遂至喪亡焉。設使君如堯舜。臣如夷齊。士如顏閔。前設糟丘酒池之樂。後陳鹿臺銅山之貨。左右列妲己褒姒之容。安能亂堯舜之德。汚夷齊之風。染顏閔之行而至喪亡乎。鞠耀子嘿然寤曰。誠哉。人無不惑。在知與不知耳。

下篇凡二章

分賢　彰明

分賢

甗瓮子曰。陶朱公何如人乎。伸蒙子曰。賢也。曰。中男殺人。不命長男持金如楚。誠知其無用之矣。然而長男竟將以行。曾無教訓之言。迨及其反。則笑曰吾知必殺其弟矣。是事往後言。惡得賢邪。曰。人性勇怯。非教導能移也。且雷霆倏閃。聲騰百里。則勇者神不搖。怯者眼先慄。當是時也。人非神之不欲搖。如其怯何。陶朱公知長男悋棄財之性不可移也。所以不命其行。及其行也。豈可教導以移其悋哉。曰。然則安得不奪其行邪。曰。苟奪其行。則先見自殺其子也。先自殺其子之名。則不見棄財之性。又安能明陶朱公不命其子之心乎。所以陶朱公之賢。由是而分矣。

彰明

甗瓮子曰。吾聞子夏哭子喪明。有諸。伸蒙子曰。喪明而明益彰矣。曰。喪而益彰。何如。曰。子夏之道。全於四科。垂於千古。而哭其子喪其明。書於禮。曰。吾過矣。則千古之人見之。孰不以子夏哭子喪明而鑒哉。能正天下之爲人父者乎。所以喪明明於古人。非明益彰邪。

戕畋本注。澤國有宏文先生。當時兵寇。人皆負戈甲。獨子嗜文。或曰。方事甲戈。安能用。宏文對曰。吾以宏文爲戈甲。故字从戈甲。

耡耰本注。澤國有如愚子。生於田家。家本農業。獨子捨農而務學。慕顏淵德行。遂名如愚。親族譏其忘本。乃曰。吾張耒耜於教學。有無可待矣。故名字从耒文也。

甄乳本注、澤國有虛乳子、家居山中、慕黃老方外之術、鍊形息氣、恬淡無爲、師仙人虛乳脩眞之法、而又自隱於陶、故字皆从瓦、

伸蒙子卷下

時喻二篇

上篇凡八章

明性　刺奢　顯防　伺難　治難　審類　遠化　譏惑

明性

韶夏之聲。人非不知可敬。而不能嗜也。鄭衞之聲。人非不知可去。而不能捨也。何哉。可敬者、禮節也。禮則難行。故人不能嗜矣。可去者、非禮也。非禮易惑。故人不能捨矣。是以演先王之教。不得人之樂者。教難行也。吐倡優之辭。皆得人之喜者。辭易惑也。惡有聖徒能秉其心者。復易惑而難行哉。

刺奢

一樹之花。人爭眄焉。一株之棘。人爭忌焉。且人皆愛花之鮮妍。不知鮮妍能誘人爲驕奢之患矣。人皆忌棘之傷害。不知傷害能誡人行正直之路矣。嗚呼。驕奢事極。則花爲禍人之根者也。正直路存。則棘爲利人之本者也。而人不知忌於花而忌於棘。噫。其惑人也久矣。

顯防

居暗室而望明庭者。雖隔簾幙。而妍醜亦辨矣。居明庭而視暗室者。雖去簾幙。而美惡不分矣。故君子居

其顯。進退不違規矩也。脫有一失。則庸昧者皆見而譟矣。小人處其昧。動作皆爲非僻也。曾無一是。雖尊顯者誰見而誅。是以古之聖賢。立道光顯。爲後代所瞻矚。使無一失者。得不由防其譟之邪。

伺難

舟行防覆溺之患。伺無風波。則越重溟如池沼矣。車行防虜掠之患。伺無寇盜。則踰脩嶺如康莊矣。君子行其道則先防惡人。伺其善則交之。豈知有行善而蓄惡者。難伺甚於風波寇盜乎。及中路罹其謗譖。則何啻於舟車之遇溺掠邪。

治難

習幻惑之徒。蓄其異術。每一呼吸。皆能變寒爲暑。變正爲非矣。習焚鍊之徒。蓄其神方。每一施用。皆能變石爲金。變土爲銀矣。然外物榮枯貴賤。猶能變之。而己身榮枯貴賤。不能變之。何邪。信知治外物之易。而治己身之難也。今有人行文行忠信之道。能言於人而不能行於己。與夫習幻惑焚鍊之徒何如。是知巧婦之手。不能飾醜爲容。壯夫之力。不能拔賤爲貴。

審類

負樵蘇者日跨崇巔。不告吾勞矣。乘騏驥者一涉脩途。則吾倦矣。何哉。非負樵者不勞而不告也。告之無聽於人焉。乘馬者一倦而吁。則吁有聞於人焉。是以處上位者不見下民之艱。一有不快其心者。則吁聞於天下矣。噫。豈知下民終日勞心而無告於上乎。

遠化

日月之照。孰曰偏邪。而瞽者不被日月矣。雷霆之震。孰曰隱邪。而聾者不戴雷霆矣。聖人以恩信臨人。豈得昧於天下乎。蓋習叛者瞽於恩信也。刑法示人。豈得默於天下乎。蓋習盜者聾於刑法也。嗚呼。恩信非不溥。刑法非不大。而叛民盜吏瞽聾於下。豈恩信刑法能化乎。

譏惑

絲蟲、常絲也。絆人之身。孰曰喜邪。梟鳥、常舌也。鳴人之面。孰曰怪邪。以其爲喜。未聞歸福於亂。以其爲怪。未聞降禍於德。是豈蟲鳥之動有徵邪。蓋爲小人觀聽不能無惑耳。則知妖容露於人。人皆愛也。豈知絆人之心爲疾乎。嗔語示於人。人皆惡也。豈知鳴人之過爲誡乎。

下篇凡八章

由天　警惑　辨功　愼名　指常　指公　諷失　書誤

由天

趙女有巧飾容者。越女見之。謂傾國之態難移矣。豈知習之而反自勝邪。郢人有善調歌者。巴人聞之。謂貫珠之音可奪矣。豈知習之而反不及邪。且顏容喉舌。天然也。妍醜清濁。豈有同乎。蓋以齊莊運動。不得無師矣。仲尼、昔師於老氏也。後設其教。則大於老氏焉。是師其齊莊也。妍醜豈由於老氏乎。韓非、李斯、昔師於荀卿也。後行其道。則反於荀卿焉。是師其運動也。清濁豈由於荀卿乎。若使人有能否。可褒責其師

也。則妍醜清濁。亦可移於人。不由天矣。

警惑

投數爭輸贏。一有勝之者。則呵而怒矣。卜聲伺凶吉。一有不善者。則慄而懼矣。投之卜之皆我爲也。而數與聲豈有情於我乎。夫區區於名利之途者。朝出暮入。投一章。卜一句。宜爲人所知矣。及其不知也。則或憤或戚焉。噫。殊不知自爲之也。豈知知道之人而無憤無戚邪。

辨功

傭治粟者。雖役力求精。曾不得其嘗焉。傭治膳者。雖不勞力自精。亦先得其嘗焉。矧治粟功至。僅免於誅也。治膳功至。又加其賞焉。何則。治粟、猶四方外臣也。治膳、猶左右內臣也。外不及內而然也。噫。使明目達聰。鑒難易於內外。而賞罰豈有謬加者乎。

愼名

終身爲善。而善未必聞。卒有一惡歸之。則爲善之名敗矣。終身爲惡。而惡不可揜。卒有一善歸之。則爲惡之名弭矣。鮒之職。非不專也。一旦功不至。反戾其職矣。管仲之謀。非不僭也。一旦功既霸。反高其謀也。嗚呼。服玩之器。重於千金也。忽壞則棄糞壤焉。稗草之叢。蔓於茸蘭也。忽食則同穀粟焉。

指常

昭官之膳。以膳爲常。雖疊歲飯之而心無荷焉。昭人之饌。以饌爲異。雖一旦飯之而心長感焉。人在治代

則以聚樂爲常也。疊歲受唐虞之化。孰有荷乎。人在亂代則以聚樂爲異也。一旦被湯武之德。孰無感乎。嗟夫。徒知感異恩於一旦。豈知荷常德於疊歲邪。

指公

郡起虎狼之暴。雖隔他郡。聞之亦咸有懼心也。地產珠玉之珍。雖隔異地。聞之亦咸有嗜心也。一有能殺虎狼者。衆聞之莫不喜。一有能得珠玉者。衆聞之莫不嫉。蓋殺者去衆害。公其利也。得者奪衆好。私其利也。且人心皆知喜公而嫉私也。使能得是公、去是私。而與衆人喜而不嫉者幾人乎。

諷失

設穽於路。用去害焉。害未及去而人過之。反爲害矣。稅金於市。用化利焉。利未及化而人叛之。反失利矣。且養其卒。非捕民之寇盜邪。寇盜未必由卒捕也。而先盡民之父子焉。條其吏。非勸民之農桑邪。農桑未必由吏勸也。而先奪民之粟帛焉。斯不亦用去害而爲害、化利而失利歟。嗚呼。韓非說難。嵇康養生。亦幾於是矣。

書誤

鑿井於路傍。用濟路人之渴。一有墮之者。則罪鑿井焉。立署於河側。用榷商賈之利。一有免之者。則反德立署焉。然鑿井至仁。而反不仁。立署至不仁。而反仁邪。所反者皆誤而然也。是以力仁之人。苟防其誤。則不得其仁矣。力不仁之人。不防其誤。則不全其不仁矣。嗚呼。吾見今爲不仁但多防誤者矣。孰見今爲仁

有不防誤者邪.

伸蒙子校記

卷上

喻民　猶養兒也（別本養字空格。）

演喻　性止猶土也（別本無止字。）

遷善　吾聞伊尹放太甲於桐宮（桐、原本作梧。戚是其家諱改。）

較仁　昌民得及勛民之樂歟（別本作邪。）

持危　辭天爵矣（別本作也是。）

正天下矣（別本作也是。）

岸嶼　吾不能廻（別本作違。）

卷中

合天　吾聞順天者存（別本作昌。）

鑒旨　其猶鑒治國之政（其、別本作是。）

演忠　矧比干治不知辛（矧、別本作且。）

分賢　先自殺其子之名（別本先下有見字。）

卷下

伺難　車行防虜掠之患虜、別本作鹵。

審類　非負樵者不勞而不告也別本無也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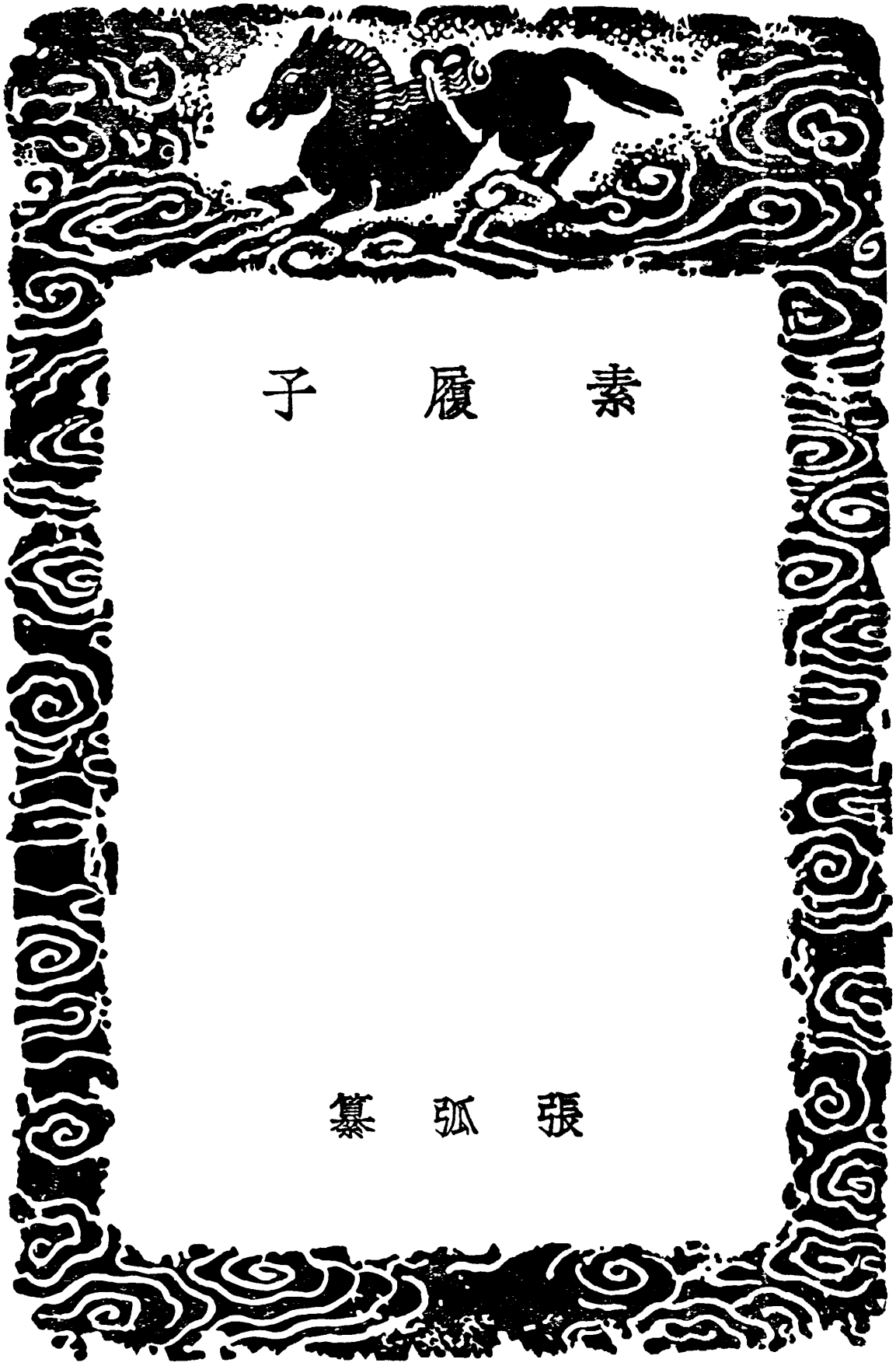
書誤　一有免之者免、別本作危。似義勝。然以下文防誤之說觀之。則免字是。

此與續孟。近來緜州李調元皆刻入函海中。余取以對校。無劉方徐等跋。有至正十三年三山陳留孫序。此書又續孟子無程鉅夫序。而有一小序無名氏。其言至正癸卯予館于林氏云云。則非林氏後裔所作明矣。乃李本補孫元復撰四字。元復、咸淳時人。至正癸卯。元將亡矣。豈別有一孫姓。其名偶同者耶。李所梓多不精。然亦有可取正者。乾隆甲辰三月十九日。東里盧文弨弓父書。

唐林愼思作伸蒙子三卷、續孟子二卷。崇文書目鄭浹溶馬貴與書目俱有之。卽吾鄉睹其書者亦鮮矣。余近得一本於故家所藏。續孟十四篇無甚高論。而伸蒙子有岸嶼洲澹砦砢戟畋、刼耰、飄甃等字。各有解說。謂不忘山水、方事戈甲、起家於耒、自隱於陶之意。亦吾閩千載不朽之高士也。黃巢寇長安。逼以僞官。不受。服孟氏舍生取義之旨。罵賊不屈。遂遇害。今稠巖讀書石室遺址尙存。夫太元擬易。卒至美新。伸蒙續孟。終成死節。百世而下。不能不爲子雲惜也。萬歷辛丑夏。三山後學徐熥謹題。

林愼思故居在長樂縣東二十五里。兄弟五人俱登第。邑大夫名其鄉曰芳桂。愼思又中宏詞科。名其里曰大宏。墓在十四都伸蒙祠後。水部次子徵、亦第進士。居渡橋。在梯雲里。明廉憲恕、其裔也。熥幼從平野先生學。見其家譜甚詳。平野名庸勳。廉憲母弟也。閩郡世家。必首樂邑林氏云。徐熥又書。

右傳同里馬君渟珊本。是徐興公家舊鈔。按愼思之死甚烈。而新舊唐書忠義傳中俱不列其名。且二書自宋人著錄外。藏書家有之者亦罕。爲可寶也。乾隆庚子秋七月。枚葊漫士吳翌鳳書。



素履子

張弧纂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范氏二十一種奇書藝海
珠塵函海皆收有此書范
氏本殘闕函海本多譌誤
故據藝海本排印

素履子卷上

張　弧　蹇弧里貫無考。唐末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子夏易傳。爲其僞著。

履道

素履子曰。道本無名。無名居天地之始。天地之始。號曰混元。混元之初。無形無象。既分二儀。能生萬象。故云之爲道。初自混漠。三皇依之設教。五帝依之置治。始於一化。淳樸自然。將明寒暑之期。遂分陰陽之序。上古聖人履之。無言無教。無心於物。物來歸之。不教於民。民皆仰之。此則履純樸。皇道也。畫卦之主。嘗草之君。皆履之而化成。至於服牛乘馬。履之而去强暴。用之而除民害。顓頊履之於忠順。帝嚳履之於清和。唐堯履謙順之道而垂裳。虞舜履孝弟之道而授讓。此履帝道也。禹行勤儉之道而治水。湯能恭敬而感天。西伯以至德而稱尊。武王以孝道而去虐。此聖人以王道設教。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此以道治世之化也。至於黃老。唯尚樸而不文。素王亦歸之於純素。莫不去華飾而作教。捨文豔以歸眞。不尚賢。使人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人不盜。責山節藻梲之宇。尚卑宮菲食之嗇。道德經云。吾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此則履道之原也。兼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此則至道者亡身。履象外之道也。至於餐霞食氣。塞兌轉丸。履離塵之道也。昔鴟夷子在俗。教民種植持生之道。竟乘舟而去。羅眞人卜肆。教人忠孝之道。乃拔宅而

昇。此乃大道不器。在物皆有。知道不虛行。物有元應。不在高臺廣廈之間。東林西域之內。近代淮南高公置延和閣求道。非也。立身行道之本。未若君睦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順妻貞。勤儉於家。忠良於國。昔夏殷文武。得道而昌。桀紂幽厲。失道而亡。夫如是。道不可捨。得之則昌。失之則亡。故聖人愛人惠俗。施德保位者也。人之於道。如魚之在水。魚失水則亡。人失道則喪。牢籠萬象。以道治之。謂之大道。欲昌其身。宜履而行之。明矣。

履德

素履子曰。太上貴德。德者、衆善所歸。百福所集。昔舜有羶德。而人歸之如蟻。羶不慕蟻。而蟻慕羶。舜不慕民。而民慕德。文王爲西伯。三分天下。歸周者二。西伯之德。猶種竹以待禽。竹不慕禽。禽爲鷙所逐。而自來投竹。周不慕民。民爲紂所虐。而自來投周。是知德可施。而虐不可肆。常以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誕敷文德。遠方來格。故古昔帝王。皆立德以垂教。五行五帝。在木曰木德。在火曰火德。在土曰土德。在金曰金德。在水曰水德。五行相生。遞相爲德。所以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九功。立教於萬祀。此德之用也。德之施也。無名在物。物皆得之則存。失之則喪。天若失德。寒暑不時。地若失德。萬物不生。人若失德。身必將傾。故大禹謀九功。皐陶謀九德。天下是治。君以慈愛立德。臣以忠孝成名。德唯善政。政在養民。養民之本。在武則有七。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文則有五。溫、良、恭、儉、讓。恭、寬、信、敏、惠。皆歸五德。德也者。能卻水火。能感鬼神。狎伏龍蛇。化敷禽獸。亦能退舍星象。亦能整復山河。桑穀自枯。妖禽亦逝。瘞蛇之

子。捨金之賓。遺藥於敵人。馳酒於盜者。捨絕纓之過。成漆身之志。皆施之於陰功而獲陽報。夫如是。宜施之於萬類。不可失之於一言。天道無親。唯德是輔。有國有家。幸其履之。瞬息無倦。昌矣盛矣。

履忠

素履子曰。忠貞者、天地之秀氣。人倫之英靈。凡觀歷世之書。唯忠賢者。名挂史筆。萬世常存。則夫不忠者。必滅亡也。昔周公至忠。事文王武王。至成王。成王自襁褓事之。於三世盡忠。金玉莫比其堅。松竹莫比其操。至於祝九齡之壽。乃自翦爲牲。託六尺之孤。遂去管蔡之佞。事雖往古。行跡常新。列於典籍之中。常爲賢哲之範。太公行王風而治周室。主霸典而滅紂邦。二人來輔於周。功業垂於萬祀。復聞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以尊周。子房佐劉氏。統鴻溝以興漢。至於召四皓而迴惠帝。抱幼主而朝諸侯。亦有臥屍折檻之士。碎首投鑊之臣。今古所推。實謂忠節。若指鹿爲馬。以元爲黃。脅弱欺孤。廢賢奪義。生則舂喉臠肉。沒爲後世責嫌。汙辱二儀之中。濫簪三才之內。是知忠賢宜旌之不朽。爲今世間傑。來世美談。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賢者履之。盛矣。

履孝

素履子曰。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兼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治國治家者。立德爲先。立德之本。孝爲之始。昔舜禹有至德。至孝存身。立德而成。皆以孝行。舜讓而尊。故云。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孝之始也。孝感天地。應乎神明。天子孝。龜龍負圖。庶人孝。草木榮茂。昔曾

子孝父母。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至於終身。跬步之間。不忘孝道。□□一切禽獸草木。取之以時。不違天道。竭力盡忠。此爲孝子之志也。夫人有百行。不孝者。如玉屑盈匣。終無用也。能行孝道者。自然神明上生。天帝添算。身安事吉。榮顯於時。幸君子履之。保百福矣。

素履子卷中

履仁

素履子曰。古者嘗草之君。教民粒食而止殺。至仁之化也。黃帝爲民除害。殺蚩尤。至仁之教也。大羅氏作網罟。除禽獸之害。至仁之用也。堯舜用八元八愷。明四目。達四聰。至仁之治也。禹鑿龍門。去水害。至仁之功也。湯去三面羅。至仁之政也。文王葬枯骨。至仁之惠也。紂失仁。武王殺之。式微子之墟。捨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乃得赤雀銜書之瑞云。仁得之。仁守之。福蔭百代。天使人君用仁守國。故罪己泣辜。吞蝗咽蛭。所以興也。秦不仁。焚書坑儒。身沒沙丘。不及二代。子嬰爲劉項所競。漢履仁約法。捨子嬰而得天下。楚不仁暴物。殺子嬰而失天下。是知履仁爲興國之本。故可履之。孔聖云。仁者愛人。亦曰。好生惡殺爲仁。愛人利物爲仁。克己復禮爲仁。慈惠惻隱爲仁。賞善罰惡。拯溺救危。皆仁人之履也。士有殺身以成仁。亡命以成仁。設食於翳桑。版築於危徑。或救黃雀。或放白龜。惠藥於傷蛇。探喉於鯁虎。博施無倦。惠愛有方。春不伐樹覆巢。夏不燎田傷禾。秋賑孤鄅寡。冬覆蓋伏藏。君子順時履仁而行。仁功著矣。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又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唯聖賢履之無倦而已。

履義

素履子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所以義者。不競於物。而物自歸之。孔子曰。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昔

周太王之太子曰泰伯。太王有疾。泰伯義讓其位。乃爲父採藥而不返。後季歷立。封泰伯於吳。夫有義必能讓。能讓必能和。王者履義讓。必能和協萬邦。賞善罰惡。立功立事。以義除不義。昔者桀惑於妹喜。亡義而喪德。紂好妲己。失義而害忠賢。周幽王寵褒姒。乖義而失諸侯。晉獻公悅驪姬。而終失義於世子。鄭莊姜寵過。致叔段不悌。龐涓疾賢。死爲不義之友。羅敷沉河。魯胡永爲乖義之夫。三閭溺於汨羅。楚懷王爲不義之主。子胥得浣紗女。終成守義之賢。士有觸槐刎頸。燻目漆身之義。管鮑陳雷立義。名標前史。是知義不可不履。而不可乖。孔子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先聖賤不義也。若不義而死。捨義而生。則浪生死矣。是不賢也。能義和骨肉昆弟。在於以義履之。有何爭哉。故君子義以爲質。履而行之。國無乖矣。

履智

素履子曰。夫智者五行之德。水。水以潤下爲德。智以謀慮爲能。智不能慮。無以爲能。水不能潤。無以爲德。是以水流不止。智用無滯。水混則濁。智撓則亂。濁則不能鑒。亂則不能慮。未若止水而能清。定智而能明。水止智定。則清且明矣。如水決流不止。則浸漬以成弊。智用不端。則惑亂以招尤矣。賢者用智。能周萬類。若夫鏡之照物。妍醜俱見其中。如朗月之當空。泉沼皆臨其內。觀照遐邇。明辨是非。知衆之苦辛。減己之逸樂。齊飽暖於一體。慮寒餒於四人。故能運智而佐帝王。設慮以防姦弊。所以子房陳平。智周而成。商鞅蘇秦。智訛而轘。夫有國有家者。履智而能慮。則禍患弗可及也。

履信

素履子曰。信之爲大。人所重焉。天失信。三光不明。地失信。四時不成。人失信。五德不行。故孔宣父云。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謂人無信。不可行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治邦不可失信。昔周幽王西患犬戎。北患獫狁。王與諸侯立信約。舉烽擊鼓。則諸侯救至。褒姒戲而舉之。諸侯皆至。無寇。乃是妃后戲耳。後犬戎逼王城。舉烽火擊鼓召諸侯。諸侯皆言妃后戲耳。遂不至。幽王乃爲犬戎所殺。此戲而失信之故也。故齊桓不遺曹劌之盟。晉文捨原以示信。俱爲霸主。諸侯皆從之。所以不乖竹馬之期。不爽虞人之約。王者履信。則神龜見矣。故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用智者之謀。勇者之斷。仁者之施。足以成治矣。詐害民信。怒害民恩。貪害民財。三害、亂之原也。是知可終身而守約。不可斯須而失信。易云。天所助者、順也。人所助者、信也。君子仗忠信而爲甲冑。履之無爽矣。

履禮

素履子曰。禮者、天地四時之正氣。人倫三綱之端首。在物皆敬。於人必周。故能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守道立德。履之方成。教訓正俗。履之方備。決爭訟。辨是非。君臣上下。父子兄弟。軍旅征伐。祭祀鬼神。履之方成其政教。郊天祀地。禮之爲大。經所備焉。夫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之道。禮之本也。士唯履之。無暫乖失。無小大。無衆寡。無敢慢。故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無欺暗室。不愧屋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賢者昏行不變節。夜浴不改容。唯

禮唯敬。履之則安。失之則危。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易曰。藉用白茅。禮敬之至也。

素履子卷下

履樂

素履子曰。夫樂者、天地四時之和也。故律呂調則陰陽和。五音調則四時敘。是故古昔帝王制禮作樂。以化民也。是以黃帝曰雲門。顓頊曰六莖。帝嚳曰五英。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王曰大武。皆八代之樂也。用彰其德。以明其功。故天地四時。皆順從其化。夫八聲之用。樂記曰。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別。別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信。信以嚴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鼙鼓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鼙鼓之聲。則思將帥之臣。五音之用也。五行之音。以調正氣。春之角。以其清濁。中人之象。春氣和則角聲調。樂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怨也。夏之徵。以其徵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樂記曰。徵亂則哀。其事勤也。季夏之宮。以其嚴大。樂記曰。宮亂則荒。其君驕也。秋之商。以其濁中。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樂記曰。商亂則陂。其臣壞也。冬之羽。以其嚴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樂記曰。羽亂則危。其財匱也。此五音八聲之用也。所以人情不能免也。用之祭天地。乃天神降。地祇昇。用之祭山川。則神鬼饗。用之化人。則人民和。故得其節。則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用失其節。則鄭衞之音作。桑間濮上之風行。所以治世之音

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又淸爲君。濁爲臣。淸爲陽。濁爲陰。淸濁不亂。君臣和平。陰陽順序。賢者聽其音而知其治秩然。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至於禮情主敬。樂情主和。敬之與和。萬代不易。是以禮節之於繁。樂節之於過。禮繁則亂。樂過則淫。節樂止淫。履之本也。

履富貴

素履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當修德而取富貴。修德也者。持盈守成。恭儉謙讓。節用而愛人。克己而復禮。施而不望報。惠而不費財。不濫其居。不飾其服。遇凶年不儉。遇豐歲不奢。是以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則君子當其位。行其道。不逾越而奢侈。不儉陋而乖禮。不過淫以聲色。不貪暴於貨財。絕驕奢。去耽嗜。貶酒闕色。去嫌遠疑。濟物利人。安民和衆。常守謙愼之心。不忘忠孝之志。道經云。知足者富。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又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履貧賤

素履子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君子憂道不憂貧。不患貧而患不安。昔釣魚之叟。蓬嵓之士。貧而遂道。故賢。子夏之鶉衣。原憲之桑樞。顏子之一

簞食。一瓢飲。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其或正冠而纓斷。納履而踵決。整襟而肘見。曳屣而歌商頌。聲滿天下。若出金石。天子不得爲臣。諸侯不得爲友。此致道者亡身。養志者亡命。此皆貧而樂道者也。亦有門栽五柳。庭植三荆。叩角而歌。採樵而詠。皆履貧之士也。賢者在事。載士而歸。留犢而去。常遠三惑。早愼四知。士之廉而履貧者也。或捨金存寶。棄費重言。不嫌蝸舍之居。而守蓬蒿之室。飲水食菜。守道安貧。悉士之至賢。高尙其道。孔宣父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命者、窮達之分。皆自樂天知命而已。若好勇疾貧。臨財苟得。非君子之人。欲慕賢哲之蹤。則不恥緼敝之袍。篳門圭竇者矣。

履平

素履子曰。稱之用也。取之於衡。車之行也。通之於轍。衡平。則毫釐不差。轍通則轅轂無滯。稱若失之於毫釐。則權衡不正。車若虧之於轅轂。則轍迹難通。欲稱之平。則愼之於毫釐。欲轍之通。宜治之於轅轂。毫釐不失。轅轂無虧。則謂天平地成。乃取易象。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履之時用。居安慮危。履平慮蹶。所以禮云。積而能散。安而能遷。此君子履平而思進也。子房素書曰。衣不舉領者倒。走不視地者顚。士若耽逸遊。好財色。嗜酒多私。則平地生坑坎。安處有危亡。是以易曰。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亦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故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皆如履薄臨深。履平之至也。

履危

素履子曰。居屯蒙危難之時常見。易象云。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初九。盤桓。利居貞。復見山下有險。險而止。蒙。退則困。險進則閡。山、蒙以養正。乃聖功也。君子以果行育德。屯之時用。利在居貞。蒙之時宜。利於養正。是知貞之與正。可以涉危難矣。虞舜潛居中冀。仁孝之心唯堅。周公出往東征。忠貞之志益盛。展禽三黜而不已。直道。子文三已而無慍辭。西伯拘羑里。仁德愈明。冶長囚縲絏。而賢行不替。遭匡不改仁聖。厄陳不徹鼓琴。君子福至不喜。禍至不懼。不緇不磷。潔白之德益彰。不凋不衰。清貞之操彌盛。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又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聖賢若是。所以長思鴟鴞之篇。鵩鳥之賦。然而履虎尾。畏懼愬愬。涉險難。慎危兢兢。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又曰。進退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履道亨矣。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周生烈子及其他四種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楊驥盛　潘同曾　孫平治）

宓壽平

G一八七七上